

玉梨魂

甲子春地五自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重版

玉梨魂

全一册

實價國幣

91.00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徐枕亞

華書局

發行人

樊劍剛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藝苑

陳惜誓

秋風自雪長沙涕不爲尋春恨較遲聊借美人託芳潔哀吟愁絕楚湘棠
缺月昏燈夢似烟還珠曲裏恨綿綿啼殘多少哀鴟血幼婦新詞墨淚緣
居然錦瑟有知音驪訣無端百感侵我未成名卿已寡傷心更比古人深
擣麝拗蓮總可哀青陵幽怨付誰裁情天顛倒鴛鴦劫埋骨成灰恨未灰
勻碧輕衫檢睡痕十年抑塞付銷魂可憐莽莽黃塵裏只博蛾眉一笑恩
我亦幽情欲語難茶靡開落幾春寒舫船一櫂樊川恨日袖君詩忍淚看

枕亞

翠慵紅悶夢迢迢扇掩桃枝淚不銷楚客歌成香草怨秦樓人望玉梅嬌
圖新峽蝶驚崔髻帶重蒲萄困沈腰撥
畫蠻絃商恨絕那堪重問秦娘橋
身羅越網結千絲練線空挑連理枝血雨噴來紅艷慘香雲剪後綠參差
嬌雌影對春風冷花豸啼深曉月知手
劈藍箋五十版怪他青鳥誤佳期
鴛鴦鳳格恨徒存靜理伽文畫閉門一點心燈灰有餘三生夢鏡石無言
黃花翠竹空中色幡影鐘聲警後魂不

玉梨魂 藝苑

是薰禪求解脫。斑斑暮雨奈黃昏。
空刺辛夷媚小亭。隔花人誦蕊珠經。溫郎玉鏡容。夕照羸女銀簫恨。獨聽冤死雙魂迷。鳳子長生一管威。牛星風輪轉劫。鶯花幻豈獨馮家有小青。

題詞

張含蘭

筠青梨白盡凋傷。慘淡胸襟，激烈腸。敢冀雙飛同彩鳳，非關浩劫，歷紅羊。蓉湖風月淒聞怨，鄂渚煙雲弔國殤。生既無聊，甯惜死男兒，端合殞沙場。

情自纏綿意自癡，迢迢往事繫人思。休嗟兒女鴻毛命，誰識英雄馬革屍。俠義兩全，甘虎口，死生一半係蛾眉。淒涼遺冊傳千古，端賴芳魂好護持。

唐左儂

不是巫山也，斷腸落花庭院夜淒涼。三生緣法憑心印，一縷情絲惹恨長。清夢單寒，懷倩女，芳魂繚繞哭娘真。那堪回首梨花塚，滴滴猶餘血淚香。（夢霞）

淒風苦雨掩重門，病骨支離夢不溫。兩字情緣餘碧血，一燈慘淡冷黃昏。前生應欠想，思債此日來償未了冤。想得報君無別物，生時雙淚死時魂。（梨娘）

訴遍相思倚遍闌，強行作合太無端。由來好事摧殘易，到底歡場美滿難。千種淒涼絃外聽，一腔怨恨曲中彈。如花天女散花去，問郎心安不安。（筠倩）

相○思○底○事○太○情○真○未○許○文○君○誤○此○身○絕○好○良○緣○桃○代○李○難○忘○猶○是○意○中○人○
絕○命○書○來○不○忍○看○無○端○風○雨○泣○花○殘○春○蠶○到○死○絲○猶○縛○不○是○鴛○鴦○別○亦○難○
寃○得○兒○姑○不○自○由○空○餘○明○月○伴○妝○樓○早○知○未○有○雙○修○福○悔○煞○當○年○作○寒○修○
投○筆○從○戎○去○戰○爭○男○兒○難○獲○是○榮○名○拚○將○一○死○酬○知○己○莫○笑○書○生○竟○殉○情○

罡○風○一○夜○太○猖○狂○零○落○梨○花○滿○地○霜○收○拾○塞○香○埋○淨○土○不○圖○同○調○有○瀟○湘○
一○縷○情○絲○逐○絮○飛○亭○亭○花○下○想○依○稀○春○蠶○作○繭○牢○相○縛○欲○綰○同○心○願○已○違○
青○衫○淪○落○無○知○己○紅○粉○憐○才○獨○讓○卿○霜○雪○不○渝○柏○松○操○許○從○芸○閣○結○詩○盟○
難○將○赤○手○挽○情○波○好○事○從○來○磨○竭○多○蜚○語○舍○沙○兼○吠○影○虛○名○誤○賺○奈○卿○何○
小○別○誰○知○成○永○別○癡○必○猶○冀○話○梨○花○再○來○人○已○仙○凡○隔○淒○絕○江○南○何○夢○霞○
書○生○投○筆○請○長○纓○情○障○消○除○事○遠○征○不○願○成○名○願○裹○革○良○緣○重○證○祝○來○生○

夢○款○銀○屏○到○若○耶○工○愁○平○子○尙○無○家○劇○憐○樺○燭○高○燒○夜○纔○照○紅○妝○淚○已○賒○

二
陶采疇

張荇青

霍楚材

紅蕉剝盡心將碎。黃蘗茹殘苦尙含。吐到纏綿絲上箔。同功無繭怨春蠶。
騷怨連番託楚詞。杜鵑春恨夕陽知。如何纔損香桃骨。又被并刀殺藕絲。
比目王餘未乞盟。武昌魚慘校人烹。徐陵別有傷心處。愁倚東風數落英。

何警秋

無端雙隕連城壁。誰道天公非虐。筠帶啼痕梨留夢影。一縷深情如昨。春魂依約且咽。住悲哀平情商。權負笈東瀛。寸心肯被微名縛。早知百年一夢。願室家捐棄。形駭拋却。料得佳人並肩攜手。閒跨仙山鸞鶴。黃泉碧落且兩處。追尋仙蹤。何着敵愛浮生。避沙場劍鏑。

(右調臺城路)

吳聽猿

弄珠璣。哀梨競爽。豔情眞怕。回首斷魂玉。隕香銷後。聽澈聲聲。蓮難再覩。問那得英雄肝胆。仍如舊。似無還有。看殉國如生。殉情加矢。空剩灞橋柳。脂粉獄。憑仗白描聖手。盥微莊誦。良久沉冤孽。海空明鏡。指雙熱先生孽。冤鏡)不讓王前盧。後憐翠袖。更秦柳蘇辛。題徧詞千首。幽魂安否。歎僕本恨人。相思入骨。無語數紅豆。

(右調陂塘柳)

李沅芷女士

底事文人苦費才。情苗愛葉筆輕栽。啼鵑血與哀猿淚。迸向毫端湧溢來。

玉梨魂題詞

埋香對泣太無端。天遣相逢欲絕難。郎縱多情儂薄命，茂陵舊曲不須彈。
不許癡情越禮防。相思味苦自甘嘗。梨花拚向東風隕，總爲憐才惹斷腸。
絕命詞成恨自緘。纏綿猶是舊嬌憨。生雖不作鴛鴦偶，結得知音死亦甘。
一縷魂先取次銷。英雄事業未能拋。名成身死酬知己，始信佳人慧眼高。
語到椎心忍淚看。哀詞一讀一辛酸。喚醒世上癡兒女，情網深羅解脫難。

序

(雙熱)

嗟情種都成眷屬問阿誰如願以償孽冤浪說風流知幾輩同聲相應愧我攀登恨海愛潮隨心血俱平憐君坐困愁城急淚與情灰其熱怪春風燕鳥閒窺失意之人看明月梨花悄作可憐之色天涯淪落舉目無親客况蕭條隻身有影托幽蘭以寫恨可泣可歌挑詠絮之吟才且驚且喜從此春光漏洩贈來及第之花詩思蒙茸抽盡相思之草快向詞場樹幟戰蛾眉不惜才華更從香國望塵印鴻爪都成豔蹟忽陷愛魔之窟暗暗無光且登尊儂之臺搖搖欲墜兩地多愁多病不藥春心大家宜笑笑宜嗔難爲人面嗟嗟撮合山功虧一簣欲罷不能如意珠價值千金何修而得畢竟羞爲薄倖敢始亂之終棄之乎居然強作莊嚴期發乎情止乎禮耳未許文君志誓調紅粉而重整恩情甯教司馬魂銷撫青衫以徒捐涕淚無可奈何報知己除非一死必不得已續良緣誓以來生好事銷磨美人憔悴至於此極夫復何言何幸移花接木了其未了之情那知雲散風流空作太空之夢薄命花雙枝遞委可憐蟲百足皆僵爾乃馬勒懸崖不墮英雄之氣鵬搏大野忽攀定遠之風是七尺奇男死當爲國作千秋雄鬼生不還家豈不壯哉亦可哀矣從此玉梨成卅章之史有心人替雪不平火事炙一味之哀普天下同聲一哭

玉梨魂目次

第一章	葬花	一
第二章	夜哭	六
第三章	課兒	一一
第四章	詩媒	一七
第五章	芳訊	二二
第六章	別奏	二七
第七章	獨醉	三四
第八章	贈蘭	三九
第九章	題影	四七
第十章	情耗	五三
第十一章	心潮	五八
第十二章	情敵	六三
第十三章	心藥	六八
第十四章	孽媒	七五
第十五章	渴暑	七八
第十六章	燈市	八五

第十七章	魔劫	八九
第十八章	對泣	九五
第十九章	秋心	一〇一
第二十章	噩夢	一〇六
第廿一章	證婚	一一二
第廿二章	琴心	一二八
第廿三章	翦情	一二六
第廿四章	揮血	一三二
第廿五章	驚鴻	一三五
第廿六章	鵲化	一四〇
第廿七章	隱痛	一四六
第廿八章	斷腸	一五一
第廿九章	日記	一五六
第三十章	憑弔	一六四

玉梨魂

海虞徐枕亞著

第一章 葬花

曙煙如夢朝旭騰輝光線直射於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牆玉立豔籠殘月香逐曉風望之亭亭若縞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繽紛淚痕狼藉玉容無主萬白狂飛地上鋪成一片雪衣此時情景卽上羣玉山頭遊廣寒宮裏恐亦無以過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則更有辛夷一株輕苞初坼紅豔欲燒曉露未乾壓枝無力芳姿嫵娜照耀於初日之下如石家錦障令人目眩神迷寸剪神霞尺裁晴綺尙未足喻其姿媚至牆東之梨花遙遙相對彼則黯然而泣此則嫣然而笑兩處若各闢一天地同在一境而非神態度不一其情榮悴開落各殊其遇此憔悴可憐之梨花若爲普天下薄命人寫照者相對夫弄姿鬪豔工妍善媚之辛夷實逼處此其何以堪梨花滿地不開門花之魂死矣喚之者誰耶扶之者誰耶憐惜之者又誰耶時則殘鶯三四飛集枝頭促啾啼聲若爲花弔此外則空庭寂寂惟有微風動枝碎片飛舞空中作一場白戰而已乃俄焉而窗闌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瀟灑而神情慘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爲替花擔憂而一夜未睡者時彼倚窗能立其目光直射於半殘之梨花訝曰一夜東風已墮落如斯矣吾可愛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爾耶時微聞歎息窗左之辛夷與窗內之人固甚接近曉日濃烘迎面欲笑霞光麗彩掩映於衣袂間而彼則視若無覩

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對於已殘之梨花。何君是之多情耶。對於方開之辛夷。又何若是之無情耶。人之所棄。彼獨愛之。人之所愛。彼獨棄之。彼非別有懷抱。而為情場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則蘇臺夢。霞生是。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詩人欺人語也。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此詩人寫真語也。有人於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耳。閉窗長夜未闌。不解照花而燒燭。此無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無不鍾情於花月。既鍾情矣。無不以愛惜示表情之作用。花好月圓。一年幾度。會謂自負多情者。而忍戀於黑甜鄉。撒月拋花。孤負此無價之韶光哉。夢霞生棲身寓館。寄跡窮鄉。繆緒羈愁。無可告訴。所可借以為寂寞中之良伴。淒涼中之膩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夢霞不啻視為第二生命。愛惜之惟恐不至。保護惟恐之不力。日則見花於藥。夜則見花於夢。花之色與香。花之魂與影。時時氤氳繚繞於夢霞之心。舍縈迴往復於夢霞之腦海。此時聞亂鳥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試回思其未起之前。並遞想其未睡之前。蓋昨夜恰值月圓三五。花放萬株。大好良宵。正逢客裏。夢霞不忍拋擲。此一刻千金之價值。蹀躞徘徊於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時而就花談話。時者替花獻祝。或對影而長嗟。或攀枝而狂舞。獨立獨行。癡態可掬。泊乎銀壺漏盡。燈花案。眠夜深寒。重砭骨難支。始別花而就枕。鰥魚雙目徹夜常開。花魂隨之以俱來。睡魔驅之而徑去。直至東方既白。固未嘗稍合其眼簾也。

雖然。夢霞多情矣。夢霞多情。而以花為命矣。則當抱博愛主義。胡獨注情於梨花。而忘情於辛夷耶。夢霞非有所偏愛也。情有所獨鍾也。夢霞寓居此館。僅閱二旬餘。其初來之時。已未及見梨花之盛開矣。枝枝帶雨。憔悴可憐。

片片隨風飄零。莫定花如有情。見夢霞來。忽欷泣。空開笑靨。以歡迎。此多情之主人。翁夢霞於舟車勞頓之餘。來此舉目無親之地。淒涼身世。暗淡生涯。偏與此薄命之梨花。無端會合。其相憐相惜之情。如磁引針。如湯融乳。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彼辛夷一株。則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嫩畏人看。炙愁日損。桃羞杏讓。嫵媚動人。夢霞則殊淡漠。視之蓋相形之下。此雖可愛。彼更可愛。可憐。夢霞意興蕭條。性情悽惻。常處身於憔悴寂寞中。與繁華熱鬧。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別情。故護花之精神。不無偏屬也。當時夢霞推窗而望。慘見夫枝頭。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觸眼劇生悲痛。夢霞惜花而早起。花已棄夢霞而長逝耶。癡望良久。遂巡退入室中。徐從左室門出。繞迴廊下。庭塔一路。瓊瑤踏碎。步步生香。逕趨樹旁。以臂抱樹而泣。曰。吾可愛之梨花乎。花魂安在。夢霞來矣。薄命哉。花乎。託根於家。寂無人之境。重門靜掩。深鎖東風。不求人知。不邀人賞。而偏與我窮愁之客。結短促之緣。花開我不見。花落我纔來。尋芳有意。去已嫌遲。花之命薄矣。我之命不更薄耶。我若早來數日。則正值乍開時節。玉鱗點點。素艷亭亭。月夕風晨。吾猶得獨憑欄杆。飽接花之香色。我若遲來數日。則已被風欺雨濺。玉碎珠沈。倩影不留。殘香難覓。雖獨對空枝。亦增傷感。然已屢過後之思量。總不敵當前之惆悵。乃不自我先。不曰我後。邂逅之時。便是別離之候。冥冥中若有爲之顛倒。作合胡亂。牽引者。一其月不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一醉哉。專制之東皇。旣已風力逼花。殘生復借將死之花魂。淪我於悲境。我欲叫天。關叩碧翁。胡憤憤。若

嗚呼。夢霞殆其痴矣。花豈真能解語者。而與之刺刺不休耶。委地之花。永無上枝之望。而風姨肆虐。且乘夢霞神傷。魂斷之時。故使之增其悲痛。一陣狂吹。亂打樹上。落不盡之餘。花撲簌簌。下如急雨。亂片飛揚。襟袖幾爲之滿。夢霞上撫空枝。下臨殘雪。不覺腸迴九折。喉咽三聲。急淚連綿。與碎瓊而俱下。大聲呼曰。奈何。奈何。花真有知聞。夢霞哭聲。魂爲之醒矣。強起對夢霞作迴風之舞。若旣感其一片痴情。而尙欲乞憐於死後者。夢霞自念我旣爲花之主人。當盡其保護之責。今日觀其橫被摧殘之慘。已等於愛真能助。則此花死後之收場。舍我更又誰屬。忍再便之沾泥墮溷。飄蕩無依耶。於是徐撲去其衣上之花瓣。逕返室中。荷鋤攜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於囊。且行且掃。且掃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盡爲夢霞之囊中物矣。夢霞荷此飽盛花片之錦囊。欲供之於案上乎。或藏之於箱中乎。則此花遺蛻。尙在人間。此時雖暫免泥污。他日恐仍無結果。欲投之於池中乎。則地非園林。何處覓一泓清水。夢霞急欲妥籌一位置之法。而躊躇再四。不得一當。忽猛省曰。林響。卿葬花爲千秋佳話。埋香塚下。畔一塊土。卽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情。人。用情固當。如是我何靳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不負完全責任。而爲壘脚所笑乎。語畢。復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已矣。遂欣然收淚。背負花囊。抖擻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嗟。忽忽。短夢催醒。東風渺渺。相思恨。生南國。地老天荒。可憐人會當此日。蜂愁蝶怨。傷心者。何以爲情。夢霞旣至假山石畔。尋得淨土一方。鋤之成窖。旋以花囊納諸其中。後以鬆土掩其上。使之墳起。以爲後日之認識。料理

既畢復入室取案上常飲之玻璃杯傾瓶出酒少許再至塚前向塚之四圍遍灑之此時夢霞之面上突現出一種愁慘淒苦之色蓋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飄絮蕩其命之薄正復與此花如出一轍薄命之花猶得遇我癡人痛憐深惜爲之收豔骨卜佳城草草一坏魂棲有所不可謂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則潦倒半生淒涼孤館依人生活斷梗行蹤子期不逢流水長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無路後顧難堪我生不辰命窮若此誰從死後識方千耶於是高吟響卿（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之句不覺觸緒生悲因時與感鶯花易老天地無情歎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遙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蒼涼感喟不知涕泗之何從埋香塚前之響卿猶有一癡寶玉引爲同調今夢霞獨在此處繼續響卿之舉響卿固安在耶笑夢霞之癡者何人耶能與夢霞表同情而賠淚者又何人耶夢霞之知己則僅此塚中之花耳夢霞乃含悲帶淚招花魂而哭之曰塚中之花乎三生癡夢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長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叢以伴汝魂慘酒一杯以爲汝奠淒禽一聲以爲汝弔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嗟嗟舊日風情今成泡影却悲淨質猶在塵寰燕子樓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還魂誰見亭亭之影然而笳聲咽月文君有歸漢之期指印留環玉簫踐再生之約花如知感則來歲春回應先着東風早胎異卉以償余之深情慰余之癡望耳夢霞至此已哭不成聲矣歷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曾安枕經此劇痛體益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無一人惟有新墳一尺四圍皆夢霞淚痕點點滴滴沁入泥中黏成一片而已

第二章 夜哭

小院春深亞枝日午炊煙縷縷搖曳空中正黃梁飯熟時矣夢霞自晨起後卽赴樹下拾花葬花哭花瘁心憊力半日於茲入室後體倦欲眠而館僮適取午膳至須臾飯畢飲清茗一杯以醒詩脾環行於室中者數周仍倚窗而立時辛夷方大開映日爭光流霞成彩突然觸其眼簾夢霞對之而歎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豔也倚托東風之勢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幾爲渠占盡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後封姨之恩威並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此花旣受其吹噓必仍被其摧折後日亦終與塚中之花同歸於盡腥紅萬枝吾視之直點點血淚耳夢霞獨自沈思滿目閒愁苦難擺脫乃就案頭壁箋拈管賦詩二首曰

梨花

幽情一片墮荒村花落春深晝閉門知否有人同潑淚問渠無語最銷魂粉痕欲化香猶戀玉骨何依依夢未溫
王孫不歸青女去可憐孤負好黃昏

辛夷（卽木筆）

脫盡蘭胎豔太奢蕊珠公裏鬪春華
浥枝曉露容方溼隔院東風信尙賒
錦字密書千點血霞紋深護一重紗
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

書竟復朗誦一遍擱筆沉吟百無聊賴繼念香魂雖有依歸新塚尙無表識於心不能無歎夢霞固擅雕龍之技

者。乃取白石一方。刷而平之。伏案奏刀。二時始就。其文曰。

梨花香塚。

己酉三月青陵恨人題。

呼館僮持去。立之塚前。而夢霞此時實倦極矣。遂倒榻而眠。沉沉睡去。不復知夕陽之西下也。

金烏沒影。珠蚌剖胎。一天涼意。滿地流波。比及夢霞醒時。已月移花影上欄杆矣。壁上時鐘正叮嚀敲十下。月光從窗罅透入帳中。照衾枕上。花紋盡現。時覺寒氣驟加。夢霞深深擁被。方擬重續殘夢。忽聞隱隱有嗚咽之聲。不知何自而至。夢霞大驚異。倦眼朦朧。豁然清醒。側耳靜聆。細察其聲浪所傳出之方向。則決其爲來自窗外者。聲幽咽。淒淒切切。若斷若續。聞之令人惻然心動。夢霞驚定而怖。默揣此地白晝尚無人跡。深夜何人來此哀哭。嗚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感余埋骨之情於月明人靜。後來伴余之寂寞。呼閱者諸君。此不過夢霞之理想。實亦事實上所決無者也。

夢霞膽驟壯。急欲起而窺其究竟。披衣覓履。躡行至窗前。露半面於玻璃上。向外窺之。瞥見一女。郎在梨樹下。縞裳練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秀娟。態度幽閒。凌波微步。飄飄欲仙。時正月華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觀其黛娥雙蹙。撫樹而哭。淚絲界面。鬢低而纖。腰欲折。其聲之宛轉。纏綿。淒清流動。如孤鸞之啼。月如雛鴈之呼。羣一時枝上棲禽。盡聞聲而驚起。哭良久。忽見女郎以巾拭淚。垂頸注視地上。狀

甚驚訝。旋回眸四矚。似已見新塚上之碑識。纖腰徐轉細步行來。既至塚前。遽以纖掌摩撫碑文。點首者再。繼巡視塚前一周。又低眉沉思半晌。而哭聲又作矣。此次之哭。比前更覺哀痛。嗚咽淒入心脾。與顰之哭埋香塚。誠可謂無獨有偶。此時夢霞與女郎之距離。不過二三尺地。月明之下。而顰角眉尖。下而襪痕裙褶。無不瞭然於夢霞之眼。中乃二十餘絕世佳人也。夢霞既驚其幽豔。復感其癡情。又憐其珊瑚玉骨。何以禁受如許夜寒。一時魂迷意醉。腦海中驟呈無數不可思議之現象。忽聞錚然一聲。夢霞如夢初醒。蓋出神之至。不覺以額觸玻璃。作聲也。再視女郎。則已不見。惟有寒風惻惻。涼月紛紛。已近三更。天氣矣。無可奈何。乃復就枕。此夜之能安睡與否。則夢霞未以告作書者。以意度之。固當爲夢霞誦關雎三章耳。

咄咄。女郎何來。女郎何哭。哭又何以哀痛。至是。哭花耶。哭塚耶。抑別有所苦耶。吾知女郎殆必與梨花同其薄命。且必與夢霞同具癡情。其哭也。借花以哭。已耳。嗚呼。夢霞幸矣。茫茫宇宙。固尚有與之表同情而陪淚者乎。瀟湘沉恨萬劫不消。頑石回頭三生可證。蓋此夜之奇逢。卽夢霞入夢之始矣。

閱者諸君。亦知此女郎果爲何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與多情之夢霞。皆爲是書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來歷。當先悉夢霞之行蹤。

夢霞。姓何名憑。別號青陵。恨人籍隸蘇之太湖。其生也。母夢彩霞一朵。從空飛下。因以夢霞爲字。家本書香。門推望族。父某爲邑名諸生。生女一子二。長字劍青。次卽夢霞也。夢霞以生有夢異。父母尤鍾愛之。雙珠雙璧。照耀門

楣親友咸嘖嘖羨。夢霞幼時冰神玉骨。頭角嶄然。捧書隨兄累累。兩小時了了。譽噪神童。長更。繁繁人呼才子。其父每顧夢霞而喜曰。得此佳兒。以娛晚景。世間真樂無過於此。是父本淡於功名。且以夢霞非凡品也。不欲其習舉子業。入名利場。夢霞乃得專肆力於詩古文辭。旁覽及夫傳奇野史。心地爲之大開。而於諸書中。尤心醉於石頭記。案頭枕畔。頃刻不離。前生夙慧。早種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頭記一書。弄才之筆。談情之書。寫愁之作也。夢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擔憂。爲癡兒叫屈。驚春雁。夜月夕。風晨不知爲寶黛之情。孽緣。慳拋却多少。無名血淚。而於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斷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闊情長。時或咄咄書空。悠然遐想。冀天下有似之者。書窗課暇。嘗戲以書中人物。上自史太君。下至傻大姐。各綜其事。迹繫以一詩。筆豔墨香。銷魂一世。其晤友某見之曰。痴公子。釐生。修到君。有忻慕心。以是因果。恐將跌入大觀園裏。受諸苦惱去也。夢霞知其諷己。一笑置之。噫。孰知不數年。而其友之言果驗。一紙淚痕。竟爲情券耶。

十年踴躍。踢落霜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夢霞雖薄視功名。亦曾兩應童試。皆不售。抑鬱無聊。空作長沙之哭。適值變法之際。青年學子咸棄舊業。求新學。負笈擔簣。爭先恐後。夢霞亦於此時。別其父母。肄業於兩江師範學校。卒以最優等畢業。時年已及冠矣。姊適弘農楊氏。早賦于歸。劍青亦已授室。行抱子矣。父母欲卽爲夢霞卜婚。藉了向平之願。夢霞殊不願問其故。則不答。固問之。則茫然欲涕。父母疑有外遇。徧偵其同學。莫得端倪。心竊異之。

不知夢霞之心事。固有難以告人者。顧影自憐。知音未遇。佳人難再。魂夢爲勞。一片痴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輕問。津於桃源俗豔。蓋此乃畢生哀樂問題。原非可以草草解決者也。

無何。靈樁失蔭。家道中落。劍青遠遊楚閩。夢霞亦以家居無聊。擬橐筆作餬口計。適其同學有爲之介紹於蓉湖某校。函招之往。夢霞雅不願獻身教育界。而其母以蓉湖有遠戚。崔氏六七年不通音問。力愆。慮夢霞應該校聘。得以便道。就詢近狀。夢霞不忍拂慈母意。卽擇日治裝往。襖被一條。破書半篋。自此而夢霞遂棄其家庭之幸福。飽嘗羈人之況味矣。

春帆一角。影落蓉湖。旣登岸。則該校固地處窮鄉。與城市隔絕不通。夢霞亦不嫌其冷僻。轉喜其得遠煩囂。惟校舍湫隘。下榻處黝暗無光。殊不適於衛生。乃便詢崔氏居則相距僅半里許耳。是晚夢霞卽呼校役導之往。中途忽念臨行時忘問阿母。彼家係何戚屬。作何稱謂。一無所知。而貿然晉謁。將如何酬應耶。但已至此。亦無奈之旣屬疏遠之戚。則年長者呼以伯叔。年相若者呼以兄弟。卽有乖誤。想亦不至被人家笑話。夢霞此時正如醜媳將見翁姑。踟躕愧赧。至不可狀。

燕子窺人。鸚哥喚客。夢霞入門投刺。主人知爲姑蘇遠戚。倒屣出迎。則一六十餘之頽白叟也。登堂讓坐後。卽現其極和藹之貌。出其極親愛之語。謂夢霞曰。百年姻眷。一水迢遙。斷絕音書。於茲六載。今日春風兒吹得吾姪到此。真令老夫出於意外。怪道晨來喜鵲繞屋亂噪也。繼問若翁及若母俱無恙否。夢霞泫然答曰。謝老伯垂念。先

父見背已一年餘矣。門庭冷落。家業凋零。寡婦孤兒。孰加存問。語至此。備述其應。聘來錫及臨行。老母數囑。便道探詢。意崔父聞言。亦歎。歎不止。繼而曰。吾姪遭家不造。孤苦零丁。聞之令我心痛。然觀吾姪頭角。凌雲胸襟。吞海青年。飽學騰達。有期。有子克家。死者有知。亦當瞑目泉下。所難堪者。老夫耳。老夫中年始得一子。去歲忽病疫死。昊天不弔。奪吾愛兒。垂暮之年。淪斯逆境。何命之窮也。西河賢者。痛抱喪明。東野達人。詩傳失子。老夫何人。而能爲太上之忘情。忍使青春少婦。便上望夫之臺。黃口孤兒。難覓阿爺之面。傷矣。傷矣。殘年無幾。後顧茫茫。今幸吾姪掌教。是鄉。辱日。季末之親。遺此一塊肉。意欲重累吾姪。爲老夫訓迪。俾得略識之。無不墮詩書舊業。皆出吾姪所賜。老夫雖死。亦銜感靡涯矣。夢霞起立而答曰。承吾伯厚愛。敢不從命。但恐侄才微力薄。有負重託。敢問令孫年幾何矣。崔父曰。僅八齡耳。孩提之童。尙不能離其母。既吾侄不棄。敢請移榻。敝廬。俾得朝夕過從。老夫亦得快瞻。喬采。飽接清譚。何幸如之。夢霞私念。校中正無設榻處。去彼就此。計亦良得。遂慨然允諾。崔父喜曰。吾姪真快人哉。東壁一書舍。地頗僻靜。亡兒在日。讀書其中。自渠死後。老夫不忍至其地。封閉已久。是舍面山背池。風景絕佳。庭前亦略具花木。尙可爲吾侄醉吟遊憩之所。吾侄不嫌唐突。今夜便將行李移來。何如。夢霞曰。甚善。崔父隨喚婢媪。問汝梨娘。取鑰啓書室門。將室中灑掃收拾。夢霞亦囑校役。回校取行裝。至是夜。卽下榻其中焉。

第三章 課兒

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秋月春風。等閒輕度。昔人謂釋氏因緣兩字。足補聖經賢傳之闕。人生遇合。到處皆緣。緣未

至不得營求。緣既至無從規避。夢霞家虎阜之麓。忽泛蓉湖之棹。既應聘而任錫校之教職。忽更輾轉而爲崔氏之寓。公是非所謂緣耶。然夢霞以爲緣而夢霞之緣尙未至也。半月光陰孤愁滋味十分寂寞。萬種牢騷不得已而寄其情於花。寄其情於花之魂而拾花而葬花而哭花。種種奇情介紹種種奇緣。落花半畝五夜獨來皓月一輪兩心同照。一夜相思之夢百年長恨之媒。嗚呼夢霞豈知從此遂淪於苦海乎。

殘月窺簾。寒風撼壁。碧紗窗上。映一亭亭小影。窗內時聞微歎。噫誰家女郎深夜不眠而獨坐愁苦耶。時女郎悄對銀釭。以手支頤。低眉若有所思。兩顰間淚痕猶濕。真如帶雨梨花。不勝其憔悴可憐之狀。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女郎之心誰知。之女郎之淚亦誰見之耶。未幾忽聞帳中兒啼聲。女郎乃拭淚而起。入帳撫兒。旋亦卸裝就睡。而絳幘鷄人已連聲報曉矣。

嗚呼。碧紗窗內之女郎。非卽梨花塚前之女郎耶。兒啼聲中之女郎。非卽夢霞眼裏之女郎耶。記者筆下之女郎。非卽崔父口中之梨娘耶。梨娘何人。白氏之長女而崔氏之新孀也。結褵八載。永訣八朝。鬼伯驅人不分。皂白孀雌對影。無奈昏黃。檣前鸚鵡聲猶喚。梳頭怪他枕上鴛鴦。夜夜何曾入夢。負負年華。纔週花信。茫茫恩愛。遽歎風流。傷心哉。塚上白楊已逝。作柱閨中紅粉爭不成。灰梨娘之命。不猶梨娘之怨。何如耶。已分粧臺。菱碎黃鶯。吟成誰知。空谷蘭馨。白駒聲至。美人薄命。名士多情。五百年前。冤未了。夢霞不來。而梨娘之怨。苦夢霞來。而梨娘之恨。更長矣。

青衫、舊淚、黃口、新聲。夢霞自寓居崔氏後。日則自去自來。夜則獨眠獨坐。幸梨娘之兒。年方束髮。性具慧根。笑啼之態。呀呀之聲。唇齒未清。丰姿可愛。案頭燈下。頗解人懷。而夢霞以其爲無父之孤兒。尤加意護持。盡心撫恤。雖值悲憤莫洩之時。見兒來。則化愁爲喜。破涕爲歡。從未嘗以疾言厲色。驚彼嫩弱之膽囊。蓋其慈祥仁愛。出於天性。使然。並非對於崔氏之兒。而另換一副心腸也。兒名鵬郎。夢霞字以霄。史蓋祝其異日擣風萬里。而翱翔於天霄也。鵬郎初入學。一夕便能識字數十。夢霞以其聰穎異於常兒。愛之彌甚。撫抱提攜。直以良師而兼慈母。鵬郎則動靜自然。天真爛漫。以得夢霞之憐愛。故對夢霞殊多依戀之誠。略無畏懼之意。章莊有曉。傍柳陰迎竹馬。夜偃燈影。弄先生之句。不啻爲夢霞鵬郎詠矣。

梨娘青年早寡。遺此孤雛。其鍾愛之深。自可想見。方夢霞之來也。崔父告梨娘。欲遣鵬兒從之學。梨娘不敢違翁命。而柔腸輾轉。竊焉憂之。蓋恐鵬郎喜嬉畏讀。憨跳性成。夢霞或少年浮燥。不諳兒性。一不如意。毒施以無情之夏楚。強迫以過嚴之功課。步步約束。重重壓制。豈非傷吾可愛之兒。梨娘方以私意窺測夢霞。孰知夢霞竟出梨娘意外。而大有以慰梨娘耶。每夕鵬郎入室就讀後。梨娘輒顰眉獨坐。忐忑不寧。密遣侍兒。潛至窗外偵聽。繼知夢霞教養兼施。憐恤倍至。其愛鵬郎。直如己子。梨娘爲之大慰。不覺以愛其子之故。遂有敬慕夢霞之心。以爲彼君子兮。溫其如玉。性情若是其醇篤。才華必極其穠郁。吾兒何幸得此良師耶。忽又轉念。彼江湖落魄客。舍傷春舉目無可語之人。仰首作問天之想。其境遇之窮。實堪憐憫。燈光黯黯。羈縈緒。少年意氣。消磨已盡。豈非天下

之傷心人歟。蓋至此而兩人暗中一線之愛情已怛怛欲動矣。

（月姊曾看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夢霞雖爲崔氏之遠戚。竟不知崔氏家中之眷屬。然鵬郎無父。夢霞固早知之。則鵬郎有母。夢霞豈不知之。况梨娘之名已出。於崔父之口。耶。然夢霞雖知有梨娘。而梨娘之年之貌之才。均未一一深悉。第得諸婢媼無意道及。梨娘日間每自課鵬郎手書。方字。教之讀繡餘之暇。輒以一卷自遣。有時或拈筆微哦。披箋屬草。案頭稿積盈尺。而架上則萬軸牙籤。琳琅滿目。其整理之精潔。陳設之幽雅。絕不類香閨繡閣。於是夢霞始知梨娘爲多才之女子。其撫孤足與晝荻之歐陽媲美。其敏慧又足與詠絮之道韞抗衡。惜乎女子才多。每遭天忌。紅顏一例。今古同悲。非早年蕙折蘭摧。卽中道鸞離鳳拆。月老荒唐。錯注姻緣之譜。風情銷歇。開開愁恨之天。小草有情。可憐獨活。好花無恙。只是將離。如梨娘者。卽可爲普天下薄命女兒作一可憐之榜樣矣。夢霞傾慕梨娘之心甚殷。愛憐梨娘之心更摯。因慕而生戀。因戀而成痴。未幾而窗外聞聲。月中偷眼。素娥鬪影。倩女歸魂。來若鶯鴻。去如飛燕。夢霞固決其爲梨娘也。三生因果。今夜奇逢。一塚淒涼。他生莫卜。望風灑淚。兩人同此癡情。對月盟心。一見便成知己。夢霞又不暇爲已死之梨花吊。而爲現在之梨娘悲矣。

誦聲朗朗。人影雙雙。夢霞課鵬郎讀。每夕以二小時爲限。鐘鳴九下。則呼館僮抱之出。不欲久稽時刻。以苦之也。鵬郎旣出。梨娘必喃喃問今日誦幾字。先生愛汝否。汝會觸怒先生否。先生作何事。觀書乎。作字乎。必待鵬郎一答畢。乃徐徐爲之脫衣解履。抱置於床。而下帳焉。吁嗟。孀婦鞠育孤兒。月照空閨。遲迴不能遽寢。輒就燈下刺。

繡遣此長宵。鵬郎則鼾然熟睡。睡中或作囈語。疊呼阿母。著意催眠。梨娘一陣傷心。每爲鵬郎喚起。未嘗不泣。然而涕也。

一夕鵬郎嘻嘻然白其母曰。先生愛兒甚。加兒於膝。攬兒於懷。握兒手。吻兒頰。笑問兒曰。鵬郎。鵬郎。汝肯離却慈母。而伴余眠乎。鵬郎曰。汝知余獨宿無聊。寢不成寐乎。梨娘聞鵬郎言。腦海翻騰。恨海之潮。心灰撥起。情灰之熱。表愁有淚。長歎無言。默念晚近世人情。不古。飄若輕雲。寡婦孤兒。每受人白眼。彼誠多情人哉。誠熱腸人哉。撫我愛兒。無微不至。從此梨娘私心耿耿。非特敬慕夢霞已也。且至於感激涕零。而有不能自己者。

錦上添花。雪中送炭。炎涼世態。到處皆然。人生不幸。拋棄家鄉。飄飄客土。舟車勞頓。夜館燈昏。形影相弔。一身之外。可親可昵者。更有阿誰。譬之寄生草。然危根孤植。護持灌溉之無人。其不憔悴以死者。幸矣。嗟嗟。草勞人頻驚。駒影飄飄。遊子未遂。烏私帶一腔離別之情。下三月鶯花之淚。異鄉景物。觸目儘足傷心。浮世人情。身受方知意薄。一燈一榻。踽踽涼涼。誰爲之問。暖噓寒誰爲之調。羹進食。此客中之苦况。羈人無不嘗之。而夢霞之寄跡蓉湖。則獨占旅居之幸福。獨得主人之優待。不覺有絲毫之苦。賓至如歸。幾忘却此非吾土。日則有崔父助其閒談。夜則有鵬郎伴其岑寂。衣垢則婢媪爲之洗滌。地污則館僮爲之糞除。而其飲饌之精潔。侍奉之周至。卽求之於家庭。亦得未曾有。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皆出梨娘意也。夢霞知之。夢霞德之。於是教育鵬郎。更瘁心力。間或向鵬郎微露感謝梨娘之意。鵬郎童子也。童子喜饒舌。苟有所聞於先生者。入必學舌。以告其母。嗚呼。

驚而悲而歎而泣而點首而支頤一寸芳心焚然亂矣而彼夢霞亦復如此其最終之心事則惴惴焉惟恐鵬郎傳言於梨娘梨娘或有愠意於是自悔孟浪毋乃失言一夜思量寢不安席嗚呼此夕梨娘夜况何如則正與夢霞同病耳。

第四章 詩媒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斯言蓋深慨夫知己之難得也所謂知己者心與心相知我以彼爲知己彼亦以我爲知己兩相知故兩相感既兩相感矣則窮達不變其志生死不易其心一語相要終身不改此知己之所以得之難而當風塵失意窮途結舌之時欲求一知己尤難之又難也詞人負骯髒不平之氣懷才不遇飄蕩頻年境遇坎坷情懷抑鬱好頭顱自憐斌媚滿肚皮都是牢騷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流俗無知遭逢不偶幾於無眼不自有口皆黃茫茫人海知我其誰不得已而求之於粉黛中則有癡心女子慧眼佳人紅粉憐才青娥解意一夕話飄零之恨淚滿青衫三生留斷碎之緣魂招碧血國士無雙向茜裙而低首容華絕代掩菱鏡以傷神名士沉淪美人墜落憐卿憐我同命同心此候朝宗所以鍾情於李香君韋癡珠所以傾心於劉秋痕也夢霞之於梨娘亦猶是焉耳所異者彼則遨遊勝地此則流落窮鄉彼則曲院嬌娃此則孀閨怨婦其情其境倍覺泥人一樣淒涼雙方憐惜則夢霞之於梨娘其鍾情其傾心較之候李韋劉有不更增十倍者哉

傷別傷春我爲杜牧多愁多病渠是崔娘夢霞邂逅梨娘於月下在夢霞雖偷眼私窺在梨娘固會心不遠夢霞

不能忘情於梨娘。梨娘豈遂能忘情於夢霞乎？既不能忘情，則當有以通情。然兩人此時雖情芽怒茁，情思勃生，猶有所遲徊顧忌而不能遽發者。夢霞欲通詞於梨娘，則恐流水無心，豈容唐突？梨娘欲致意於夢霞，則恐屬垣有耳，難釋嫌疑。心旆搖搖，一時難繫情絲，縷縷兩地相牽，簾中人影窗內書聲，若即若離，殊有咫尺天涯之感。桂府可登，須借吳剛之斧，蓬瀛在望，誰助王勃之帆。如蕉倒餐，佳境豈能遽至？如瓜落蒂，熟期須待。自然則兩情之由離而合，由淺而深，漸至如膠如漆，難解難分，尙須大費工夫也。無賣花娘，無崑崙奴，能爲兩人任作合介紹之責者，舍管城子其誰屬歟？

夕陽慘淡，暮靄蒼茫，野風襲裾，雜花自落，看一角春山大好，可惜黃昏時，則有閒雲片片渡澗，而歸流水一灣，斷橋三尺山影倒俯於波中，屈曲流動，演成奇景，炊烟幾縷，出自茅舍，盤旋繚繞於長空，作種種回環交互紋山之麓，水之濱，牧童樵叟行歌互答，往來點綴於其間，橋邊老樹數株，杈枒入畫，歸鴉點點零亂縱橫，啞啞之聲不絕於耳，似告人以天寒日暮，歸歸歟，行客聞之，每爲心動，此絕妙鄉村晚景圖也。過橋而西，檻之間，忽露牆角數椽小築，一曲幽棲，頗得林泉佳趣。此崔氏之後舍也。白板雙扉，鎮日虛掩，門內有小圃，春韭半畦，青翠可愛。過此有精舍，一卽夢霞寄居之所也。於斯時也，橋下有一人獨行踽踽，因舉步過急，風枝時觸其帽簷，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伊何人？伊何人？非夢霞耶？夢霞何來？蓋自校中歸也。步履何匆遽？耶？神情何惶急？耶？亂烟啼鳥，暮色絕佳，夢霞竟不暇獨立斜陽，領略此一霎可憐之景。蓋彼終日爲校務勞神，而待休息，加以心事悠悠，情思疊疊，伊

人不見。延佇徒勞。反不若斗室流連。左圖右史。得藉以排遣閒愁。彼道旁之閒花野草。曾何足以動其心而移其情哉。

推扉而入。闔其無人。連呼館僮。迄無應者。平日夢霞所居。每出必扃。由館僮司鑰。今日乃雙扉洞開。何哉。逡巡入室。則室中所見。有突觸於夢霞之眼。而足令生其驚訝者。蓋案上圖書。已稍稍變易其位置。怪而檢點之。則他無所失。惟前所著（石頭記影事詩）之稿。本已不翼而飛。遍覓而不可得矣。偶一俯首。拾得茶蘼一朶。猶有餘香。把玩之餘。見花蒂已洞一穴。定是簪痕。夢霞乃恍然曰。入此室者。殆梨娘矣。梨娘解詩。故今日攜我詩稿去也。其遺此花也。有意耶。抑無意耶。夢霞此時一半驚喜。一半猜疑。於是心血生潮。又厚一層情障矣。

窗衣漸黑。燈豆初紅。夢霞方手撚殘花。凝神冥想。而館僮適至。夢霞問之曰。汝不在此。往何處去耶。舍門未掩。前後無人。設有行竊者。來試眩僂術。室中物將無一存在矣。且我扃門而出。以鑰交汝。誰啓此鎖者。汝知之乎。館僮答曰。今日午後。主人遣我入城購物。以鑰交於秋兒。行時經過此門。鐵將軍固狃然當關也。後此非我所知矣。夢霞又問曰。秋兒何人。僮曰。梨夫人之待兒也。夢霞不語。揮僮使去。旋又呼之使返。囑之曰。去便去。勿向秋兒饒舌。僮佯諾之。既出於廊下。遇秋兒。卽詰以鑰所在。啓鎖者何人。秋兒曰。鑰爲夫人取去。誰入此室。我亦不知。或卽夫人乎。僮乃以夢霞囑語告秋兒。并囑其勿語夫人。秋兒頗慧黠。聞僮言亦佯諾之。旋卽盡訴之於梨娘。時梨娘方獨坐紗窗。燈下出夢霞詩稿。曼聲嬌哦。驟聆此語。不覺失驚。蓋梨娘知夢霞失稿。必將窮詰館僮。故遺花於地。神

知取者爲我必默而息矣。初不料其仍與僮曉曉也。但未知其曾以失稿事語之否。若僮知此事以告秋兒。尙無妨也。脫洩之於阿翁者。將奈之何。我誤矣。我誤矣。我固以彼爲解人也。今若此。梨娘因愛生惱。因惱生悔。因悔生懼。一剎那間。腦海思潮起。落不定。寸腸輾轉如懸線。然掩卷沈吟。背檠暗忖。良久忽轉一念曰。此我之過慮也。夢霞而果多情者。則必拾花而會意。決不與僮多言也。乃徐問秋兒曰。僮尙有他語否。曰。無。梨娘驚魂乍定。愜意全消。亦如夢霞之囑。僮者囑秋兒曰。汝此後勿再與僮喋喋。如違吾言。將重責汝。不汝宥也。秋兒唯唯。

苦茗一甌。殘香半爐。夜館生涯如此而已。時則新月上窗。微風拂戶。夢霞挑燈以待。鵬郎捧書而來。課畢後。夢霞出一函授鵬郎。謂之曰。持此付若母。更寄語若母石頭。遺恨須要償也。鵬郎不知其意。謹記先生語。持函往告諸梨娘。梨娘手接一封書。歡生意外。耳聽兩面語。神會個中。於是拔簪啓絨。移檠展幅。誦其書曰。

夢霞不幸十年蹇命。三月離家。曉風殘月。邊停茂苑之樽。春水綠波。獨泛蓉湖之棹。迺荷長者垂憐。不以庸材見棄。石麟有種。託以六尺之孤。幕燕無依。得此一枝之借。主賓酬酢已越兩旬。夙夜圖維。未得一報。而連日待客之誠。有加無已。遂令我窮途之感到死難忘。繼聞侍婢傳言。殊佩夫人賢德。風吹柳絮。已知道韞才高雨濺。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緣愛子情深。殷殷致意。爲念羈人狀苦。處處關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淚。又濕今宵。淒涼閨裏。月早占破鏡之凶。惆悵鏡中人。空作贈珠之想。蓬窗弔影。同深寥落之悲。滄海揚塵。不了飄零之債。明月有心。照來清夢。落花無語。捫遍空枝。蓬山咫尺。尙慳一面之緣。魔劫千重。詎覓三生之果。嗟嗟。哭花

心事兩人一樣癡情恨石因緣再世重圓好夢僕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應動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見
梨容帶淚今日淒清孤館何來蓮步生春卷中殘夢留痕卿竟攜愁而去地上遺花剩馥我真視物相思個中
消息一綫牽連就裏機關十分參透此後臨風雪涕閒愁同戴一天當前對月懷人照恨不分兩地心香一寸
甘心低拜嬋娟墨淚三升還淚好償冤孽莫道老嫗聰明解人易索須念美人遲暮知己難逢僕也不才竊動
憐才之念卿乎無命定多悲命之詩流水湯湯淘不盡詞人舊恨彩雲朵朵願常頡幼婦新辭倘荷泥封有信
傳來玉女之言謹當什襲而藏緘住金人之口自愧文成馬上固難方李曰之萬言若教酒到愁邊尙足應下
娘之十索此日先傳心事桃箋飛上粧臺他時可許面談絮語撲開繡閣

梨娘讀畢且驚且喜情語融心略含微惱約潮暈頰半帶嬌羞始則執書而癡想繼則擲書而長歎終則對書而
下淚九轉柔腸四飛熱血心灰寸寸死盡復燃情幕重重揭開旋障既而重剔蘭鐙獨開菱鏡對影而泣曰鏡中
人乎鏡中非梨娘之影乎此中是影怎不雙雙既未嘗昏黑無光胡不放團圞成彩而惟剩有一個愁顏獨對於
畫眉窗下乎嗚乎梨娘爾有貌天不假爾以命爾有才天則償爾以恨貌麗於花命輕若絮才清比水恨重如山
此後寂寂窗紗已少展眉之日悠悠歲月長爲飲泣之年矣爾自誤不足而欲誤人乎爾自累不足而欲累人乎
已矣已矣爾亦知情絲縷縷一縛而不可解乎爾亦知情海茫茫一沈而不能起乎弱絮餘生業已墮落何必再
惹游絲憑藉其力強起作冲宵之想不幸罡風勢惡孽雨陣狂極力掀騰盡情顛播恐不及半天便已不能自主

一。陣。望。空。亂。颺。悠。悠。蕩。蕩。靡。所。底。止。此。時。飄。墮。情。形。更。何。堪。設。想。乎。言。念。及。斯。心。灰。意。冷。固。不。如。早。息。此。一。星。情。火。速。斷。此。一。點。情。根。力。求。解。脫。劈。開。愁。恨。關。頭。獨。受。淒。涼。理。飄。零。生。活。懸。崖。知。勒。馬。原。爲。絕。大。聰。明。隔。水。問。牽。牛。毋。乃。自。尋。苦。惱。今。生。休。矣。造。化。小。兒。弄。人。已。甚。自。弄。又。奚。爲。哉。豈。不。知。變。愈。好。而。天。愈。忌。情。愈。深。而。劫。愈。重。耶。梨。娘。輾。轉。思。量。芳。心。撩。亂。至。此。乃。眉。黛。銷。愁。眼。波。乾。淚。掩。鏡。而。長。歎。一。聲。背。鏡。面。低。頭。半。晌。心。如。止。水。風。靜。浪。平。已。無。復。有。夢。霞。二。字。存。於。腦。之。內。府。梨。娘。之。心。如。此。則。兩。人。將。從。此。撒。手。乎。而。作。此。玉。梨。魂。者。亦。將。從。此。擱。筆。乎。然。而。未。也。梨。娘。此。時。雖。萬。念。皆。消。一。塵。不。染。未。幾。而。微。波。倏。起。於。心。田。驚。浪。旋。翻。於。腦。海。漸。漸。掀。騰。顛。播。不。能。自。持。惱。亂。情。懷。有。更。甚。於。初。得。書。時。者。是。何。也。此。心。不。墮。沈。迷。萬。情。皆。可。拋。撇。惟。此。憐。才。之。一。念。時。時。觸。動。於。中。終。不。能。消。滅。盡。淨。也。於。是。一。吟。怨。句。百。年。恨。事。兜。心。再。展。蠻。牋。半。紙。淚。痕。透。背。旋。死。旋。生。忽。收。忽。放。瞬。息。之。間。變。幻。萬。千。在。梨。娘。亦。不。自。知。也。嗚。呼。孽。矣。

第五章 訪訊

一。情。相。引。萬。恨。齊。攢。梨。娘。得。夢。霞。書。倏。而。悲。倏。而。喜。倏。而。悟。倏。而。迷。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梨。娘。何。自。苦。乃。爾。嗚。呼。梨。娘。非。自。苦。也。磨。霞。苦。之。也。夢。霞。深。苦。梨。娘。夢。霞。未。嘗。不。自。苦。方。鵬。郎。之。持。書。而。去。也。夢。霞。目。送。之。而。魂。隨。之。心。頭。鵲。突。腦。蒂。蠅。旋。惕。惕。然。如。待。鞫。之。囚。尙。未。定。讞。不。知。是。死。是。生。有。時。癡。立。窗。前。如。木。鷄。有。時。呆。坐。案。頭。如。參。禪。有。時。環。行。室。中。如。轉。磨。其。心。專。注。於。鵬。郎。持。去。之。書。而。懸。揣。夫。梨。娘。之。得。此。書。也。其。驚。耶。其。疑。耶。閱。此。書。也。其。怒。

耶其喜耶如其怒也則我此時之書必已擲之於地或投之於火矣如其喜也則梨娘味書中之語想書中之人會書中之意必引上書者爲解人爲知己一封有情書此時必得彼有情人之淚層層濕透於字裏行間矣夢霞一念旋生一念旋滅如露如電頃刻皆幻而梨娘之閱此書其喜其怒夢霞固未能預決實亦未嘗不可預決也蓋梨娘既攜詩稿而去則非無情於夢霞矣夢霞之書迎機而入結果必佳固不必夢想究竟惟恐其不生效力也然夢霞已爲一縷情絲牢牢縛定神經全失其作用不覺惶急萬分歷碌萬狀徬徨不定疑懼交加此夜夢魂爲顛倒夢霞亦自覺從未如此五更如度五重關耳

次日夢霞課畢卽返較平日早一二小時家中人固莫知其心事但覺其稍異於常而已不知夢霞固心懸乎昨夜之書而急盼夫好音之至公事畢治私事跂而望之坐以待之豈容有一刻逗留於外耶乃夫幾而金烏西墜矣未幾而玉兔東升矣心急矣眼穿矣鵬郎來矣此時之夢霞又別具一種替亂迷離之狀如死囚之上斷頭臺時惟此最後五分點之解決耳

「重疊魚中素幽絨手自開斜紅餘淚迹知着臉邊來」鵬郎徐行而前有一物焉其形狹而長緊握於鵬郎之嫩腕值刺於夢霞之饑眼此何物耶非夢霞終日盼望之一紙好音耶夢霞夢霞喜可知已鵬郎以書授夢霞夢霞驚喜之餘偏欲強示鎮靜逆知其中消息必不惡正不必急於剖視姑置書於案頭而課鵬郎讀若不甚注意者直至夜課已畢鵬郎就睡後乃開絨閣之其文曰

白簡飛來紅燈無色盪誦之餘情文雖豔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閨寂寂猶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錦字一篇般般慰問於淒涼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也梨影不敏奇胎墜地早帶愁來粗識之無便爲命妬翠微宮裏不度春風燕子樓中獨看秋月此自古紅顏莫不皆然才豐遇齎貌美命惡凡茲弱質一例飄零豈獨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一步想則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幾分顏色略帶一點慧根正合薄命女兒之例不致墮落風塵爲無主之落花飛絮亦已幸矣今也獨守空幃自悲自弔對鏡而眉不開峯撫枕而夢無來路畫眉窗下鸚鵡無言照影池邊鴛鴦欺我此中滋味大是難堪然低首一思則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譴免受墮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尙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鬢卿得一古今獨一無二之情種賈寶玉深憐痛惜難解難分而情意方酣奸謀旋中人歸離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塚淚賸未清香魂先化人天恨重生死情空夙因如彼結果如斯梨影何人敢嗟命薄使梨影而不抱達觀亦效鬢卿之怨苦自狀感目前之孤另念來日之艱難回文可織夜臺絕寄書之郵流淚不乾恨海翻落花之浪病壓愁埋日復一日試問柔軀脆質怎禁如許消磨恐不久卽形銷骨立魂弱喘絲紅顏老去恩先斷而命亦隨之俱斷黃土長埋爲人苦而爲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憐者自悲又轉以自悲者自解也迺者文旆遙臨高蹤蒞止辱附馥葶不嫌苜蓿鵬兒有福得荷裁成梨影無緣未瞻丰采自愧深閨弱翰漫誇詠絮之才側聞閨苑仙才頗切傾葵之願私心竊慕己非一朝繼而月中夢花塚碑文燈下誦紅樓詩句尤覺情痴次碎樓樓交繫才

思如雲綿綿、不斷幾疑君爲怡紅後身。自古詩人每多情種、從來名士無不風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處、不足以售其才何處、不足以寄其情而願來此斷腸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讀君之書纏綿悱惻。若有不能已於情者、梨影雖恐能不知感然、竊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慳矣、長對春風而喚奈何矣。獨坐紗窗、回憶却扇年華、畫眉情景廿四番風花真如夢、一百六日春竟成烟破鏡。豈待重圓、斷釵烏能復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沈薄命之身、誠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既未雙修、來世情緣何妨。先種彼此有心、則碧落黃泉會當相見。與君要求月老注鴛牒於來生、償此痴願可耳。梨影非無情者而敢負君之情、不以君爲知己、但恐一惹情絲便難解脫。到後來歷無窮之困難、受無量之恐怖、增無盡之懊惱、只落得青衫淚濕、紅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觀蕪稿、梨影略解吟哦、未知門徑繡餘筆墨、細若虫吟、殊足令騷人齒冷。君固愛才如隨園、苟不以梨影爲不可教而置之、女弟之列、梨影當脫簪珥爲賢異日拜見先生、滌硯按紙願任其役、當不至倒捧冊卷貽玷師門。此固梨影所深願、當亦先生所不棄者也。區區苦衷盡布於此、淚點墨花、渾難自辨。惟君鑒之、梨影謹白。

記者述筆至此發生一疑問、請問者一思、夢霞讀梨娘之書、當生何種感情。夢霞之書一幅、深情、梨娘之書若有情、若無情、怨不深而自深、辭不嚴而自嚴、言外已有謝絕之意。以常情測之、夢霞讀此書、將怨梨娘之薄情、而含失望之恨矣。不知梨娘固非文君、夢霞亦非司馬、兩人之相感、出於至情而非根於肉慾。夢霞致書於梨娘、非挑

之也。憐其才而悲其命。復自憐而自悲。同是天涯。一般淪落。自有不能已於言者。梨娘覆書內容如此。正與夢霞之意不謀而合。梨娘深知夢霞之心。乃有此盡情傾吐之語。此正所謂兩心相印。梨娘惟如此對待夢霞。乃真可爲夢霞之知己也。不然稗官野史。汗牛充棟。才子佳人。千篇一律。况夢霞以旅人而作尋芳之思。梨娘以嫠婦而動懷春之意。若果等於曠夫怨女。採蘭贈芍之爲。不幾成爲笑柄。記者雖不文。決不敢寫此穢褻之情。以污我寶貴之筆墨。而開罪於閱者諸君也。此記者傳述此書之本旨。閱此書者不可不知者也。

夢霞梨娘交感之真相。既如上述。則夢霞此時對於梨娘之書。其感情究如何乎。曰。與梨娘之閱夢霞書時。正相同耳。始則執書而痴想。繼則擲書而長歎。終則對書而下淚。蓋夢霞固知梨娘決非薄於情者。書中之語。借曠達之觀。寓怨恨之情。宛轉纏綿。淒涼哀感。依戀之誠。溢於言外。至欲割愛斷情。癡作他生之望。執經問字。願列弟子之班。其語雖似薄情。然惟愈薄於情。乃愈深於情。自此而夢霞乃愈不能忘情於梨娘矣。梨娘欲力祛情魔。夢霞已漸沈苦海。夢霞不免爲情所誤。梨娘獨能免乎。嗟嗟。可憐身世。從今怕對鴛鴦大好。因緣詎料。竟成木石。普天下有情人。能不同聲一哭哉。

青鳥佳音。深喜飛來。天外素娥真影。尙難喚到人間。次日夢霞自校中出。彳亍而歸。遠遠望見舍後似有人影。倚門閒佇。衣光鬢影。掩映於籬花牆草之間。神情態度。頗似梨娘。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梨娘殆有所盼乎。比夢霞行至門前。則芳蹤已杳。纖影無痕。惟有遠山盛恨。溪水瀉愁。一抹殘陽。黯然無色。如助人之淒戀而已。斷腸人

遠癡立何爲。不如入此室。慮再理客窗生活。甫入戶。突見案上膽瓶。中插有鮮花一枝。迎而若笑。照眼欲眩。異哉。此花何來。是必梨娘所貽矣。梨娘之貽此花也。又何意耶。此花形如喇叭。色勝胭脂。嫵媚之中。有一種驕貴氣。咄咄逼人。此花何名。夢霞似曾相識。而一時竟不能復憶矣。俟鵬郎來問之。鵬郎曰。此及第花也。吾家後院左右凡兩株。今春開花甚繁。先生如愛之。可遣秋兒再折幾枝來。無所惜也。夢霞却之曰。得一枝供養已足。况我見此花亦殊不喜。鵬郎乃無言。夢霞既聞此花之名。知梨娘之貽具有深意。不覺觸起十年前事。淹滯之感。淪落之悲。兜上心來。舊恨新愁。併成一種。而一注目間。見硯盒下露一紙角。墨痕隱現。急取閱之。乃小詞一闕也。

鷓鴣天

(偶感)

罵煞東風。總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癡偶。攜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情切切。淚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詞。落花語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帷。

第六章 別秦

小字簪花清詞。夏玉夢霞將梨娘詞回環捧誦。不覺悲從中來。喟然而歎曰。佳人難得造物不仁。有才無命。一至於斯。此中塊壘。斯時無酒澆之。亦當以筆掃之矣。於是濡淚和墨。疾書八絕曰。

病也。懨懨夢也。迢啼鴛何事。苦相招。多情似說春將去。一樹殘香半已銷。

深情縷縷暗中傳。佇立無言夕照邊。對面如何人更遠。思量近只在心前。

吟魂瘦弱不禁銷。尙爲尋芳過野橋。欲寄愁心與楊柳。一時亂趁晚風搖。
 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會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
 浮生換得是虛名。感汝雙瞳剪水清。痛哭唐衢心跡晦。更拋血淚爲卿卿。
 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萍飄一葉身。已分孤燈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雲箋。賦得愁心爾許堅。只恐書生多薄福。姓名未註有情天。
 夢雲愁絮兩難平。無賴新寒病骨輕。一陣黃昏纖雨過。愁人聽得不分明。
 夢霞書畢。別取一慘綠箋。作一小簡。加函交鵬郎。攜去簡曰：

既惠錦箋。復頒玉屑。有詞皆豔。無字不香。清才麗思。已見一斑。而一種纏綿淒楚之情。時流露於行間字裏。如卿者。可以怨矣。夢霞風塵潦倒。湖海飄零。浮生碌碌。知己茫茫。無江淹賦別之才。有杜牧傷春之恨。一誦此詞。百感交集。率成八章。聊當一哭。

一緘多事兩字。可憐香閨翰墨之緣。紅袖結金蘭之契。自是以後。管城卽墨。時爲兩人効奔走。雖少見面之時。不斷相思之路。有句則彼此鶴和。有書則來往蟬聯。而密函之交遞。皆藉鵬郎爲青鳥。使金刀雖快。剖不開繭。是同功玉尺。雖長量不完。才如縵錦。疊韻雙聲。此中得少情趣。劈箋擲管。泱旬費盡。吟神愁裏。光陰變作忙中。歲月無窮。恨事化爲絕妙。詩情綺思。難殺節序。易更一已。是轉瞬間清和天氣矣。

夢霞來蓉湖至此已逾匝月窮鄉獨客舉目無親幸得一閨中膩友終日唱酬藉慰寂寞此外更締一新交境遇雖各懸殊性情頗相投契異地相知得之非易傾蓋清塵盍簪剪燭夢霞固自謂三生有幸也其人性秦名心字石癡卽某校之創辦人也年長於夢霞二歲肄業於南洋公學者有年才華卓茂器宇軒昂固一鄉之佼佼者也是鄉處蓉湖之尾閭遠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圍十里分南北兩岸回環屈曲形如一螺兩岸均有人家地極偏僻人至頑鈍蓋風氣之閉塞久矣石癡熱心教育綦情桑梓思有以開通風氣畢業後獨資創一兩等小學以造福於鄉人士夢霞任事之日是校已辦三學期矣石癡父名光漢耆年碩望一鄉推爲里老家本豪富生子僅石癡一人愛逾掌珠珍如拱璧恣情任性驕縱異常幸石癡雖性喜揮霍而能自檢束花柳場中樽蒲隊裏從未涉足其間惟遇關於公益之事則慷慨囊千金無吝色其父本非頑固者流以石癡之能加惠於鄉里也深喜其能有爲無事不遂其欲故石癡熱心與學歲需巨款獨力支持無所掣肘亦幸得此良好之家庭能諒其心而成其志也

萍蹤偶聚蘭臭相投石癡爲人風流倜儻豪放自喜襟懷落落態度翩翩有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氣象洵近來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與夢霞一見如舊識志同道合學伴才均文字因緣一朝契合非偶然也校址卽其家莊舍與石癡居室僅一牆之隔石癡無日不來校中彼亦自任英文格致等科課畢後輒與夢霞散步曠野飽吸新鮮空氣增進實物知識鄉村風味遠異城市煩囂聯袂偕行流連晚景行歌互答幽韻宜人意態飄然如閒雲野

鶴直至暮鳥歸林。夕陽送客。乃分道而歸。如是日以爲常。亦客居之樂也。有時鍵戶不出。兩人同坐斗室中。或論文。或說詩。或叙失意事。或作快心談。茗烟初起。清言愈希。端緒續引。冥酬肆應。時或縱談天下事。則不覺憂從中來。痛哭流涕。熱血沸騰。有把酒問天。拔劍斫地之概。蓋兩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憂時之士也。石癡之處境。雖稍裕於夢霞。而其遭逢之不偶。性情之難合。與夢霞如出一轍。慨念身世。孤蹤落落。瞻懷時局。憂心忡忡。同是有人。宜其情投意洽。相見恨晚。而有高山流水之感也。

嗚呼。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開天下最可惜。最可憐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若夢霞與石癡之抱負之氣。概所謂志士者。非耶。而一則旅居異地。一則蟄伏里門。相逢乃相惜。相惜復相憐。既相憐。相惜矣。於是欲謀久聚。石癡嘗從容謂夢霞曰。校舍卑陋。不足駐高賢之駕。君寄居戚家。晨夕奔波。弟心亦有不妥。蝸廬尙有下榻地。請君移住舍間。日則與君同理校務。夜則與君同聚一室。刻燭聯吟。烹茶清話。抵足作長夜談。一吐平生之志。何快如之。石癡言之者。再夢霞俱辭却之。石癡以夢霞尙未能脫略形跡。頗怪其相知不深。不知夢霞固別有佳遇。別知有音。孤館寒燈。自饒樂趣。此中情事。不足爲石癡道也。

新雨泥人。東風催客。夢霞離故鄉。來客土。以乖僻之性情。操冷淡之生涯。自知不合於時。到處受人白眼。此去投身寓館。踽踽涼涼。當嘗遍編人况味。受盡流俗挪揄。不料於無意中得一巾幘。知音更於無意中得一風塵。同志不可謂非客中之佳遇。而亦不可謂非夢霞一生之快事也。惜乎西窗剪燭。情話方殷。南浦征帆。別離遽賦。正值

蠶事方興之日。便是驪歌齊唱之天。蓋石癡忽於四月上旬。有扶桑之行矣。石癡之行。夢霞實促成之。石癡家道既富。父母俱存。年力富強。志趨高尚。正大可有爲之時。與夢霞之迫於境遇而頽喪其志氣者。自不相同。而石癡自南洋畢業後。但知瘁力於桑梓。不知熱心於家國。坐使黃金時刻。擲於虛牝。夢霞殞惜之。故每與石癡談及國事。輒流涕勸之曰。時局阡危。人才難得。命終泉石。我恨非濟世之材。氣壯山河。君大是救時之器。以君之年之力。之才之志。正當發憤自勵。努力進行。乘風破浪。做一番烈烈轟轟事業。爲江山生色。爲閭里爭光。方不負上天生材之意。而可慰同胞屬望之心。奈何空抱此昂藏七尺。不發現於經世作人之大劇場。而埋首泥塗之內。跼足里閭之間。以有用之光陰。賦閒居之歲月。弄月吟風。長此終古。弟竊爲君不取也。今者名士過江紛紛。若鯽勵我青年。救茲黃種。急起直追。此其時矣。君倘有意乎。石癡聞夢霞言。頗感其勸勉之誠。游學之心。怦然欲動。謂夢霞曰。弟非戀家忘國。自問性情落落。與俗相違。頻年勾留滬濱。廣接四方英俊。曾無一人能知我如君者。一肚皮不合時宜。無從發洩。不覺心灰意冷。負笈歸來。不復作出山之想。今聞君言。如大夢之初醒。如死灰之重撥。君固愛我。弟敢不自愛。而以負君者。自負耶。弟志已決。一得家庭允許。便當整理行裝。乘輪東渡。但弟去之後。校中事。弟無力兼顧。須仗君一人主持。責艱任重。耿耿此心。殊抱不安耳。夢霞慨然曰。君不河漢弟言。而作祖生聞鷄之舞。弟不勝感幸。校中一切。弟雖不能獨擔責任。亦當稍効綿薄。盡弟之心。副君之託。君不負弟。弟又何敢負君。石癡大喜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感君厚愛。此去苟有寸進。皆君所賜。海可枯。石可爛。我兩人之交情。永永不磨。

滅。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離別爲人生最苦之事。而客中送客。尤爲別情之最慘者。石癡歸家。以遊學之事白諸父母。父母甚喜。亦力促其行。適其同學某。自皖來書。中言近擬會合同志。共赴東瀛。亦勸石癡棄家求學。束裝同行。石癡立作覆書。約期同集滬壩。乘某號日輪東渡。成行之前夕。沽酒與夢霞話別。夢霞是夜不歸寓舍。與石癡對飲暢談。盡竟夕歡。酒酣。石癡不覺觸動離情。愀然謂夢霞曰。弟與君相識未久。相聚無多。衷腸未罄。形骸遽隔。今日拋棄故鄉。遠適異國。與君一別。地角天涯。重續舊歡。不知何日。言念及此。能不黯然。言已。欷歔不止。夢霞舉杯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竊願誦此二詩。以壯君行。前途無量。勉之。勉之。異日學成歸國。君不吝其所得。分餉儉腹。君之惠也。弟之幸也。吾輩相交。契合以心。不以形迹。交以形者。雖覲面握手。終覺情少。辭多。交以心者。雖萬水千山。亦可魂來夢去。人非鹿豕。豈能長聚。何必效兒女子態。多灑此一掬傷離之淚哉。所難堪者。君去而弟不能追隨。驥尾看人。勃發恨我。蹉跎今日。片帆飛去。我獨送君於青艸湖頭。他年衣錦歸來。君仍索我於綠衫行裏耳。遠志出山。君非小草。離情着骨。味等酸梅。聚首之緣。只爭數刻。弟也不能無與感。一時意到。八絕吟成。半以自傷。半以相贈。君如不棄。可藏諸篋中。留爲後日之紀念。夢霞首至此。遂置酒不飲。起就案頭。抽毫作艸。石癡亦停杯而起。獨步庭中。時夜將半。月華滿地。萬籟無聲。四顧空寥。凄然淚下。佇立良久。覺夜寒砭骨。衣薄難支。乃復入室。時夢霞稿已書就。取付石癡。石癡受而誦之。

羨君意氣望如鴻。學浪詞鋒。世欲空。恨我已成下。風手。弄花榆。莢。哭。春風。
情。瀾。不。竭。意。飛。揚。密。坐。噤。吟。未。厭。狂。沽。酒。莫。忘。今。日。醉。楊。花。飛。盡。鬢。無。霜。
唐。衢。哭。後。獨。傷。情。時。世。梳。粧。學。不。成。人。道。斯。人。憔悴。甚。於。今。猶。作。苦。辛。行。
不。堪。重。聽。秦。娘。歌。我。自。途。窮。涕。淚。多。高。唱。大。江。東。去。也。攀。鴻。無。力。恨。如。何。
榜。童。夷。唱。健。帆。飛。鄉。國。雲。山。回。首。非。但。使。蓬。萊。吹。到。便。江。南。雖。好。莫。思。歸。
更。無。別。淚。送。君。行。擲。下。離。觴。一。笑。輕。我。有。倚。天。孤。劍。在。贈。君。跨。海。斬。長。鯨。
河。橋。酒。幔。去。難。忘。海。關。天。長。接。混。茫。日。暮。東。風。滿。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
林。泉。佳。趣。屋。三。間。門。外。紅。橋。閣。後。山。君。去。我。來。春。正。好。菴。湖。風。月。總。難。閒。

石癡讀畢。謝夢霞曰。辱君厚貺。既感且慚。弟意欲勉武數首。以答雅意。而此時別緒離思。縈繞心舍。方寸已亂。一字難成。姑俟既到東京。有暇和就。附書郵奉。如何。夢霞曰。亂吟八章。直書弟之胸臆。媿未能壯君行色。君取意。而略其詞可也。何勞辱和。古人云。小坐強於去後書。此時一刻千金。不容再以空談孤負矣。因復取酒相與痛飲。直至魚更向盡。蠟淚漸乾。荒鷄一村。殘月半天。僕夫荷裝相催。舟子解維以待。石癡乃歸家。別其父母。復來與夢霞作別。時則晨光熹微。行人尚稀。鳥聲送客。草色牽裾。一人立岸上。一人立舵頭。相與拱手致詞。一聲珍重。行矣。哥哥。煙水茫茫。去帆何處。夢霞獨佇江干。良久。乃曙。然而返。

第七章 獨醉

殘樽零燭。情話如昨。石癡既去。夢霞益復無聊。雖無戀別之情。未免索居之感。而况飛鴻遇順。看人得意。揚帆殢燕。待蘇誰念。孤身失路。人皆集苑。我獨向隅。十年場翼。斷虞翻骨相之屯。一夕傷心。變潘岳鬢華之色。知非吾士。安能鬱鬱久居。走遍天涯。終覺寥寥。無偶石癡之行。夢霞送之。而以不得與之同行爲恨。讀其贈別之詩。其所以自傷者深矣。故別時情景。未覺淒涼。去後思量。不勝抑鬱。石癡行矣。迢迢千里。夢霞之心。石癡不知也。知之者惟梨娘耳。知之而能慰之者。亦惟梨娘耳。

夢霞與石癡話別。一夜未歸。梨娘不審何事。次日轉詢館僮。而知其故。梨娘深處閨中。亦素聞石癡之名。知其人品學問。與夢霞實堪伯仲。至氣概之激昂。性情之醇厚。夢霞似又過之。而命之豐。蓄境之順。逆不同。若此。彼則翱翔爲鸞鳳侶。此則潦倒作獼猴王。相形之下。能不大爲夢霞叫屈。是夕梨娘作一書致夢霞。書中勸其棄此生。涯力圖進取。以君之才。長此蹉跎。埋沒殊爲可惜。何不乘此時機。出洋遊歷。數年之功。爲將來吐氣揚眉之地。且有長途資斧。旅居薪水。如虞不給。願盡力相助。等語。夢霞得書。心大感動。自念頻年顛沛。父死兄離。斷無餘資。可供個人求學之費。一片雄心。久爲逆境消磨淨盡。今送石癡之行。空作攘臂下車之想。殊有望塵莫及之嗟。相知如石癡。亦從未以一言相慰。而閨中一弱女子。乃能獨具憐才之眼。慕通財之義。慧心俠骨。可感可欽。夢霞讀畢。梨娘書不覺感極而泣。腸迴心轉。刺激萬端。良久忽拍案而起。曰。天乎。薄命之夢霞。負我梨娘矣。梨娘愛我。書不

可不答也。心迷意亂，不暇擇詞。遂疾書四絕於梨娘之牘尾，以授鵬郎。

梨娘得書，訝其爲已原函也。大驚不解，夢霞何意。默念書中，得無有失檢之處乎。取而閱之，至終幅，乃見連真帶草，狂書一百十二字曰：

名場失手早沈淪，賣盡癡度幾春名。士過江多若鱗，誰憐窮海有枯鱗。

感卿爲我惜青春，勸我東行一問津。我正途窮多涕淚，茫茫前路更無人。

此身已似再眠蠶，無補明時合抱慙。事業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

世事悠悠心漸灰，風波險處每驚猜。斯人不出何輕重，自有憂時命世才。

蘭缸踏踏蓮漏遲，遲錦字銷魂玉容沈。黛梨娘此時讀夢霞之詩，不能不爲夢霞惜矣。不能不爲夢霞悲矣。爲夢

霞惜，又不能不自惜爲夢霞悲，又不能不自悲如線懸腸，轆轤萬丈如針刺骨，痛苦十分其命之窮耶。其才之誤

耶，夫是之謂同病。夫是之謂同心。輾轉思量，情難自制，而梨娘於是乎泣矣。一吟一哭，一字一淚，啼珠連繇，著紙

與墨痕混合爲一悲傷之至，真有難以言喻者。嗚呼！因此一念，而兩人之情遂愈覺纏綿固結，不能解脫。若有緣

若無緣，顛之倒之，彼蒼蒼者果何心耶。彼兩人者又何苦耶。此書此詩爲兩人第二次之通詞，梨娘之書足繫夢

霞之情，夢霞之詩更足傷梨娘之心。一聲長嘆，無可奈何。其感同而其癡一也。前此偶然邂逅，尚在若離若合之

間，今則漸入沉迷，竟有難解難分之象。蓋經石癡東渡之波折，遂引起兩情之動機。有此一番交感，乃真成爲生

死。知。已。是。石。癡。實。不。管。間。接。爲。兩。情。之。主。動。也。

草長花飛日長人倦殘鶯意盡新葉陰多此何時耶非所謂奈何天氣耶極目四野甚黑麥黃採桑之婦聯袂於田間荷蓑之人接踵於岸畔古人詩云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非身歷其境者固不能知其景之實而情之真也此時距夢霞離家蓋已四十餘日矣客裏光陰疾於飛矢窮愁萬種叢集一身念老母之獨居晨昏寂寂傷阿兄之遠別涕淚遙遙盼斷白雲來鴻絕影遊子天涯蓋有難乎爲懷者而况春光易老恨事重逢三生舊夢空留零落之痕一卷新詩更種離奇之果回憶葬花時節掬土心情原屬羈緒無聊閒情偶寄熟知卽爲相思之起點招恨之媒介人世悲歡亦復何定斷腸消息尙可問乎曾幾何時春衫換去紈扇歸來日月不居心情大惡我生不辰傷心事多長逝者年華而長留者深恨嗚呼夢霞夢亂如烟日長如歲將何以自遣哉

夢霞答詩之次日適星期休課平日每遇假期夢霞輒與石癡攜手出門隨一小奚奴登高舒嘯臨流賦詩命春酌聆時鳥尋幽探勝竟日爲樂今則室邇人遙舊遊難續獨行無偶尙不及索居有味故是日夢霞既不赴校遂懶於出門焚香掃地取次回疑雨集危坐讀之情詞旖旎刻露深永一縷情絲又爲牽動掩卷長歎起步庭前則一坏荒土草色青青碑石兀然突觸眼際嗚呼此斷腸地也

夢霞自葬花之後風晨月夕每至其處輒盡情一哭新舊淚痕重重可認花魂雖死得夢霞之淚朝夕滋養培植已有一絲生意而回視昔時燦爛之辛夷則已紅銷香褪血盡顏枯零片無蹤空枝有影相逢遲暮煞甚可憐歎

息容華何能久。恃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既屬萬般紅。紫實當隨例。飄零夢霞之用。情本無所謂。厚薄也。特其情不用於繁華熱鬧之場。而用於寥寂淒清之境。塚中之梨花埋夢霞之恨。眼前之辛夷亦足傷夢霞之情。固知前日之辛夷。方具得意之態度。尙未至可憐之地位。故夢霞對之漠然不爲所動。實非故以冷眼相看也。

空庭無人淚花不春。一經回首爭不傷神。夢霞臨風雪涕。徒倚徘徊。歎榮悴之不常。感韶華之難再。及時行樂。自苦何爲。砌下梨花一堆雪。人生能得幾清明。今則砌下之花變爲地下之花。清明時節變爲清和時節。芳時長負。豔福未修。無蘇學士曠達之胸襟。而有杜司勳惆悵之心。情罩眼愁。雲焚心恨。火自尋煩惱。解脫無方。人非金石。奈何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幸也有糟邱伯在。能爲夢霞解厄。時已薄暮。微雨催暝。夢霞返身入室。案上有玻璃瓶。取而注之。猶有餘醇。倚窗而坐。盡情傾倒。而獨酌無侶。飲輿不暢。欲舉杯邀月。效青蓮故事。而此時之嫦娥且匿居廣寒宮中。呼之不出。酒入愁腸。酒未醉而愁先醉。不三杯而玉山頽矣。既爲掃愁帚。且作釣詩鉤。醉意方酣。詩情遂動。夢霞乃擊桌而歌曰。

夢霞夢霞爾何爲。身長七尺好男兒。爾之處世如鈍錘。爾之命惡如漏卮。待爾名成志得。遂蒼蒲須有開花期。憶爾幼時舌未穩。凌雲頭角削玉姿。偷筆作文學塗抹。聰明刻骨驚父師。觀者謂是丹穴物。他年定到鳳凰池。而今此事幾遷移。爾何依舊守茅茨。十年蹭蹬霜蹄蹶。看人雲路共奔馳。今日人才東渡正紛紛。爾何不隨驥。

尾。甘。守。雌。鳥。雀。常。苦。肥。孤。鳳。不。得。竹。實。而。常。飢。鳥。雀。皆。有。棲。孤。鳳。不。得。梧。桐。而。傷。離。人。生。及。時。早。行。樂。爾。何。工。愁。善。病。朝。秋。暮。唱。而。長。噫。飢。驅。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寒。餓。孤。燈。一。束。詩。拋。盡。心。力。不。知。疲。爾。何。不。詠。清。廟。明。堂。什。惟。此。寫。愁。鳴。恨。紙。勞。墨。瘁。爲。此。酸。聲。與。苦。詞。爾。生。二。十。有。一。載。世。間。百。憂。萬。慣。何。一。不。備。羅。少。壯。情。懷。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顏。衰。吁。嗟。乎。爾。之。生。兮。不。如。死。胡。爲。乎。迷。而。不。悟。恨。極。更。成。癡。看。花。得。意。馬。蹄。疾。爾。之。來。兮。獨。遲。遲。落。紅。狼。藉。難。尋。覓。空。對。春。風。生。怨。思。閒。愁。滿。眼。說。不。得。以。酒。澆。愁。愁。不。辭。傾。壺。欲。盡。剩。殘。灑。灑。遍。桃。葉。與。桃。枝。一。日。愁。在。黃。昏。後。一。年。愁。在。春。暮。時。兩。重。愁。并。一。重。愁。今。夜。無。人。悲。更。悲。三。更。隔。院。聞。子。規。窗。外。孤。月。來。相。窺。此。時。之。苦。苦。何。似。游。魂。飄。蕩。氣。如。絲。淚。已。盡。兮。繼。以。血。淚。血。皆。盡。兮。天。地。無。情。終。不。知。擲。杯。四。顧。憤。然。起。一。篇。寫。出。斷。腸。詞。是。墨。是。淚。還。是。血。寄。與。情。人。細。認。之。

一。歌。而。悶。懷。開。再。歌。而。酒。情。湧。三。歌。而。哭。聲。縱。攔。筆。而。起。身。搖。搖。若。無。所。主。遂。和。衣。倒。榻。而。眠。一。霎。便。甜。然。入。夢。已。是。上。燈。時。刻。矣。館。僮。以。夜。膳。來。室。中。不。見。夢。霞。遍。燭。之。亦。無。有。正。詫。異。間。忽。覺。酒。氣。襲。人。出。於。帳。中。揭。帳。視。之。則。見。夢。霞。酒。紅。上。頰。睡。意。正。濃。館。僮。知。其。醉。也。不。復。驚。之。悄。然。自。去。未。幾。秋。兒。送。鵬。郎。入。館。連。呼。先。生。不。應。鵬。郎。年。幼。好。弄。潛。至。床。前。將。夢。霞。竭。力。推。之。秋。兒。在。旁。吃。吃。笑。夢。霞。睡。夢。中。受。搖。撼。之。力。若。有。所。覺。醉。眼。朦。朧。睡。意。惺。忪。口。中。嚙。語。繇。繇。不。絕。鵬。郎。推。不。已。夢。霞。忽。清。醒。轉。其。軀。向。外。問。曰。汝。何。人。太。不。解。事。擾。我。清。睡。鵬。郎。曰。先。生。鵬。郎。來。矣。先。生。今。夜。睡。何。早。其。有。所。苦。乎。夢。霞。曰。是。汝。乎。吾。無。苦。偶。困。於。酒。耳。夢。霞。言。時。語。尙。含。糊。眉。目。間。有。倦。態。

蓋宿醒猶未盡解也。鵬郎復問曰：先生今夜尙上課乎？夢霞曰：夜如何矣？鵬郎回視壁上鐘答曰：九句一刻矣。夢霞曰：我憊甚不能起。汝自去溫習舊課，勿溷我。鵬郎唯唯爲之下帳。就案頭攤書自讀。時秋兒已去，室無他人。此冷清清之境，地靜悄悄之時，間內惟有燈下之書聲，榻上之鼾聲，與壁上之鐘聲，高下疾徐相爲問答而已。秋兒入告梨娘，梨娘知夢霞醉臥，恐鵬郎擾之不安，亟遣秋兒喚鵬郎入。鵬郎聞喚，方收拾書本欲行。夢霞好夢方回，微呻一聲。鵬郎知其已醒，面榻低聲曰：先生請安睡。鵬郎去矣。夢霞曰：汝去乎？案上鎮紙下壓一箋，可攜將去。我此時腹中微餓，呼僮爲我煮粥半甌。我自起歡之。鵬郎應諾，呼館僮來，妥爲料理，而自攜稿與秋兒徑去。玉箭闌珊，銀缸黯淡，一陣急雨垂簷，搗瓦作戰鬪聲。窻護薄紗雨點亂灑，其上玲瓏剔透，若暗若明，幾疑爲霧。之。熹微也。此時牕內有何人？則梨娘也。夜深矣，梨娘胡不睡待鵬郎也？梨娘獨守空幃，與鵬郎相依爲命。鵬郎索歸寢，梨娘從未先就枕，而梨娘於此時則更粉臉半沈黛眉，雙蹙以手支頤，悄然若有所思。蓋秋兒方告以夢霞醉且睡，睡正酣而卽遣之招鵬郎來也。秋兒方去之頃，鵬郎未來之先，梨娘之心一念念鵬郎，一念又欲念夢霞。念夢霞平日雖知其嗜飲，然未見其醉。今夜何以獨酌而醉？且至於不能起，是必忽受劇烈之感觸，無可告訴，不得已遁入醉鄉爲借酒澆愁之計，是亦大可憐，大可悲矣。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梨娘之魂不啻隨秋兒俱去，至夢霞榻前爲夢霞之看護婦也。梨娘凝思之際，忽聞一聲呼曰：阿母，則鵬郎已與秋兒俱來矣。

第八章 贈蘭

闌風長雨入夜紛紛。靈靈變變似與愁人對語者。梨娘坐待鵬郎。鵬郎冒雨而至。乃詳詰夢霞醉後情狀。鵬郎一爲具言。袖中出一紙授梨娘曰。此先生教兒持付阿母者。梨娘受之以置奩右。而先遣鵬郎睡。時已夜半。窗外風雨聲更厲。夜寒驟加。絲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膚生慄。此時梨娘尙不卸裝就睡。斜倚床側。拔釵重剔殘缸。展夢霞稿。從頭細閱。一幅米顛狂艸若龍蛇飛舞。字字帶欹斜之勢。知爲醉後所書。故筆情放佚。自如不能整齊一致也。繼誦其句。則閒愁十斛。憤火一腔。胸中鬱勃之氣。盡宣洩之於毫端。自怨自艾。語語憤激。殊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其才如此。其遇如彼。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今來名媛淑女。爲憐才一念所誤者。何可勝數。梨娘自賦離鸞心。如止水。不知何以遇一素不相識之夢霞。忽動憐才之念。無端邂逅。有意纏綿。既無前因。復無後果。如蠶縛絲。如蛾撲火。同沈苦海。竟不回頭。已到懸崖。渾難撒手。此非所謂孽冤纏人。有不可以自由解脫者耶。夜窗風雨。淒寂無聊。夢霞已由醉鄉而入睡鄉。梨娘則心如懸旌。繫念夢霞不置。忍寒久坐。對影不雙。淚珠濺上。雪藍隱隱。作殷紅色。梨娘尙不忍釋手。反覆展視。誦至人才東渡正紛紛。不隨驥尾甘守雌之句。頓悟前日之書。實大傷夢霞之心。此書之語。本出於一片熱誠。乃知己相待之實情。固不料夢霞見之。觸其心事。而增其悲痛也。梨娘獨坐念夢霞。不知書舍中之夢霞。且迷離恍恍。夢境隨心。若與梨娘晤對一室。共訴無窮之心事也。寒鄉孤鬼。愁苦萬狀。村深絕竇。客窗晦無儔侶。忘憂焉得。萱草解悶。惟有杜康清樽。湛綠獨酌。誰勸愁不能解。攻之以酒。酒不能消。掃之以詩。故夢霞近日既中酒病。更爲詩瘦。古人云。客子鬪身強。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

而夢霞因昨夜爲酒所困。次晨竟病不能興。繼念校課未容荒曠。不得不扶病而起。披衣下榻。足未着地。身若騰空。頭涿涿然。如壓千鈞之石。煩懣填於胸。悲痛壓於腦。眼底皆花。心頭作惡。夢霞之身體。蓋已失其健全之作用矣。晨曦上窗。人影在戶。則館僮已取臉水至。夢霞正盥洗間。沐則心覆。一陣昏眩。胸膈作奇痛。喉間有物。躍躍欲出。哇然一聲。遺吐在地。館僮驚呼曰。先生驚余哉。此頑然者何物耶。先生何爲而吐。此夢霞一吐之後。覺胸前若空洞無物。身飄飄如在雲霧間。幸其倚桌而立。未致傾跌。聞僮驚詫。乃向地下注視。則見猩涎幾點。色勝紅冰。亦自愕然。此時欲強自鎮攝。而體益不支。脫不有館僮爲之攙扶。已離桌而倒矣。

館僮扶夢霞至榻上。時夢霞面色轉白。慘無人狀。氣息微微。一絲僅屬。徐謂僮曰。速往校中爲吾向李先生請假。恐上課時間已過。學生久待矣。李先生者。亦蓉湖人。卽該校之副教也。館僮諾而出。室中惟一方病之夢霞。繞床轉側。伏枕呻吟。支心攪腹。痛苦萬狀。而地下纔吐之新紅。其色且由赤而殷。直刺病者之目。深院寂寂。長日遲遲。杳無一人過問。半晌夢霞支床而起。取鏡自照。歎曰。我心傷矣。我病深矣。我恨長矣。我命短矣。傷哉。夢霞黃塵客。夢已將辭枕。而駢白髮。親心猶自倚門。而望傷哉。夢霞汝竟至此耶。夢霞一陣悲愴。心冷於冰。復擲鏡而頽然僵臥。

(未完)

淡日籠窗。淒風入戶。夢魂飛越。病骨支離。嗚呼。年少作客。人生不幸事也。客中而病。尤作客者之大不幸事也。此不幸事。此大不幸事。夢霞竟重疊遇之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客苦矣。客而病。其苦更加十倍。苦哉。夢霞病裏思。

家床前三尺便是天涯。危哉夢霞。恨壓愁埋。愴然撫枕。能不悲耶。

亭院陰涼。蜂靜脾香。此闌寂無人之書舍中。惟聞夢霞呻吟之聲。如病猿啼。月老馬嘶。風令人聞而生怖。日已亭午。有二人入室。視夢霞則崔父與館僮也。館僮出後。即以夢霞病狀奔告其主人。崔父亦大驚。別遣一僕赴校。爲夢霞請假。而自與僮來視。夢霞見崔父來。以手支枕。作欲起狀。崔父急止之。注視其面而問曰。三日不見。吾侄竟清減如許矣。夢霞帶喘答曰。浦柳之質。朝不保暮。偶沾寒疾。已憊不能起。迺蒙長者關懷。移玉垂視。愧不克當。崔父曰。吾侄春秋鼎盛。丰采麗都。後此無窮之希望。全恃此有用之身軀。小有不適。本無足介意。但客中殊多苦况。起居飲食。容有不慎。老夫爲東道主。不能盡調護之責。負罪良深。吾姪之病。得毋沉憂所致。咯紅。瘧。非尋常癘疥。尙望掃除煩惱。放開懷抱。排愁自遣。破涕爲歡。心得所養。則病魔自祛。天下多不如意之事。憤憤。何爲世間有不能平之情。鬱鬱焉。太苦。牢騷。煩憂。足以消磨壯志。隱種病根。朱顏未老。來日方長。自伐自戕。殊爲可惜。此則老夫竊有規於吾侄者也。夢霞聞言。心感之。答曰。金玉之言。當鐫心版。姪敢不自愛。而負長者之惓惓乎。崔父又曰。北郭外有費醫生者。盧扁之流亞也。當代相延。一爲診治。夢霞雅不欲服藥。而不能拂崔父意。則亦聽之。崔父卽遣僮出郭招醫。未幾費至。診視畢。曰。此心疾也。恐藥石不能爲功。無已。姑試一劑。然終須病者能自養其靈台。勿妄想紛馳。勿牢愁固結。則服之方有效力耳。費醫坐談有頃。開方徑去。時已夕陽辭樹。暝色上窗。崔父恐以久談勞病者之神。囑夢霞善自調養。囑館僮好爲看護。若有所需。速來告我。叮嚀至再。乃扶杖出門去。

暮。靄。蒼。蒼。關。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單。床。冷。席。孤。寂。如。鶩。此。如。何。地。位。耶。藥。鑰。茶。竈。相。依。爲。命。此。如。何。生。活。耶。而
夢。霞。以。一。身。當。之。不。其。殆。哉。夢。霞。之。病。也。初。不。知。其。病。之。所。由。來。且。不。知。其。病。之。何。以。速。纔。拋。酒。盞。遽。結。藥。緣。憔悴
病。容。嶙。峋。瘦。骨。夢。霞。又。不。禁。自。危。自。懼。恐。一。病。之。沈。酣。竟。生。機。之。斷。絕。終。日。心。煩。慮。亂。勞。神。焦。思。而。病。且。日。加
大。凡。病。者。之。心。情。宜。於。散。而。不。宜。於。悶。其。生。命。全。托。之。於。侍。疾。之。人。醫。藥。其。末。也。假。息。在。床。無。事。靜。臥。氣。促。力。綿
唇。乾。口。燥。無。聊。之。極。往。往。萬。念。叢。生。病。而。在。於。家。則。待。疾。者。爲。其。家。人。骨。肉。必。能。爲。之。殷。殷。調。護。飲。食。寒。暖。時。加
注。意。或。借。閒。談。以。解。其。悶。或。作。慰。語。以。安。其。心。周。詳。審。慎。體。貼。入。微。務。使。病。者。忘。其。病。之。苦。至。病。在。客。中。則。有。難
言。者。矣。一。燈。一。榻。舉。目。無。親。藥。餌。而。外。別。無。療。疾。之。物。卽。有。侍。者。爲。之。疊。被。鋪。牀。調。湯。進。藥。而。人。不。關。情。意。終。隔
膜。夢。霞。沉。悶。之。中。時。時。念。及。其。老。母。且。謂。我。平。安。無。恙。昕。夕。盼。望。而。劍。青。則。遠。客。天涯。音。書。隔。絕。不。知。我。已。纏。綿
床。褥。命。弱。如。絲。設。不。幸。而。奄。然。就。斃。戴。逵。竟。應。災。星。則。終。身。不。遂。烏。烏。之。私。阿。兄。且。抱。鴈。行。之。痛。夢。霞。竟。日。昏。昏
思。量。萬。種。氣。色。日。見。灰。敗。病。勢。日。形。沉。重。投。之。以。藥。如。石。沈。水。英。姿。颯。爽。之。少。年。竟。爲。墟。墓。間。之。游。魂。矣
夫。以。夢。霞。之。病。之。時。病。之。境。病。之。情。極。人。世。之。至。苦。不。病。尙。難。以。支。持。旣。病。決。無。倖。生。之。望。而。熟。知。事。竟。有。不。然
者。三。日。之。前。病。見。其。增。三。日。之。後。病。見。其。減。未。幾。而。夢。霞。已。離。床。而。起。二。豎。退。舍。占。勿。藥。之。喜。矣。奇。哉。此。病。其。來
也。無。蹤。其。去。也。無。影。閱。者。諸。君。閱。至。夢。霞。病。中。亦。曾。念。及。梨。娘。乎。多。情。之。崔。父。猶。聞。病。而。時。加。存。問。豈。知。心。如。梨
娘。平。日。暗。中。爲。夢。霞。之。看。護。者。今。知。其。病。乃。視。同。秦。越。處。之。漠。然。不。有。以。分。其。苦。而。慰。其。心。耶。梨。娘。聞。信。之。後。腸

爲之斷心爲之裂。以格於嫌疑。不能出而看視。不知於無人處。拋却多少眼淚。夢霞之病。瘳而梨娘之心。血亦盡矣。

病耗飛來。愁腸百結。梨娘知夢霞之病。非藥石所能療。凡病者所需之物。一湯一水。必親自檢視。然後付僮攜出。且時遣鵬郎出詢病狀。鵬郎來。輒戀戀不去。徘徊床前。作種種小兒戲。態至活潑。夢霞病中。亦爲之破顏。病之第三日。鵬郎忽與秋兒俱來。欣然有喜色。秋兒捧蕙蘭兩盆供之。案上鵬郎曰。此我家後院中物。吾母最愛。此花今以先生臥病。深苦寂寞。故向母索之。來爲先生病中一好伴侶也。夢霞謝之。鵬郎視秋兒已去。探懷出一絨。擲諸夢霞。遽畔。遽返身疾馳去。夢霞隨後喚之曰。鵬郎勿奔仔細。戶檻絆汝倒也。

幽芬。繚。逸。清。氣。吹。噓。靜。沈。一。室。暗。襲。重。衾。夢。霞。悶。極。無。聊。聞。此。奇。香。神。志。爲。之。一。清。胸。襟。爲。之。一。爽。不。啻。服。一。劑。清。涼。散。也。感。念。梨。娘。以。此。花。相。貽。是。真。能。知。我。病。者。是。真。能。治。我。病。者。其。用。情。之。深。不。知。幾。許。我。亦。不。虛。此。病。矣。雖然。我。病。若。此。梨。娘。必。聞。而。驚。懼。此。數。日。中。其。善。蹙。之。眉。頭。正。不。知。爲。我。添。幾。重。心。事。也。乃。取。枕。畔。函。折。而。閱。之。斯。時。夢。霞。爲。蘭。香。所。薰。心。地。豁。然。病。已。去。其。大。半。非。復。昏。悶。之。狀。轉。身。向。外。攤。書。於。枕。上。而。讀。之。曰。

醉歌方終。病魔旋擾。深閨閒耗。神爲之傷。祇以內外隔絕。瓜李之嫌。理所應避。不獲親臨。省視。稍效微勞。中心焦灼。莫可言宣。聞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傷情者則病之所由來也。鮮紅一掬。此豈可以兒戲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棄此昂藏七尺乎。嗚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無後嗣。一肩甚重。莫便。

灰頽梨影。誠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愛梨影者。則先當自愛。留此身。以待且及時。以行樂。眼前雖多煩惱。後此或有機緣。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請君卽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長生國。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聞醫者亦謂君病係心疾。服藥不能見效。夫心疾須以心治之一念之苦。樂生死之關頭也。但使靈臺不昧。何須藥石爲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清心平氣。以祛病魔。言蓋於此。願君之勿忘也。芳蘭二種。割愛相贈。此花尙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爲養心之一助焉。臨穎神馳。書不成字。紙短情長。伏惟珍重。

大一品

一品名休羨家貧無好花。素心人此夕應共惜芳華。

小荷

故與淡烟遮銷魂。是此花藉茲情種子。伴爾病生涯。

深情若揭。好語欲仙。披覽之餘。神魂俱醉。夢霞之病。本係傷心所致。但夢霞自知之。而不能自藥之。梨娘之言。不特深悉其病源。且切中於事理。不啻孔明之。以十六字醫周郎也。一封書。具有妙用。二枝花。聊寄相思。夢霞思真。病故梨娘。以真情動之。而夢霞爲之霍然矣。奇疾奇醫。奇人奇事情。之弄人。其轉移之捷。感化之速。竟乃爾耶。彼

崔父勸慰之詞。雖屬殷勤懇至。殆所謂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藥爐烟裏。蘭幕香中。臥病之夢。霞已躍然而起。精神復舊。言笑如常。時正伏案作艸。所艸何詞。蓋以答梨娘者也。

既。惠。名。花。復。頌。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蘇。謹。答。二。章。聊。誌。感。謝。之。意。

馨香遠贈寄深情。露眼如將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瘦來只恐香成淚。淡極應惟我稱卿。

今日素琴須一奏。忘言相對兩相傾。

春風識面太遲遲。令我瀟湘係夢思。佩豈無緣終不解。芬猶未盡恐難持。他羣卉誇顏色。只願終身伴素姿。

一掬靈均香草淚。蘭閨同此斷腸時。

附詠花名小詞兩闋

思佳客 (大一品)

報。答。春。暉。擢。紫。芽。盈。筐。合。獻。帝。王。家。頭。銜。品。自。無。雙。貴。芳。國。香。應。第。一。誇。承。雨。露。嗜。烟。霞。却。甘。淡。泊。洗。鉛。華。

余情已向幽叢託。不愛春風及第花。

憶羅月 (小荷)

花。嬌。欲。語。搏。露。如。擎。雨。再。再。情。根。還。乞。護。恐。有。鴛。鴦。魂。駐。相。遺。多。感。情。深。合。歡。夢。裏。同。尋。卿。心。幽。如。蘭。性。儂。

心。苦。比。蓮。心。

第九章 題影

日長如歲。人瘦於花。夢霞戰退病魔。脫離鬼趣。然僵臥數日。玉骨一把矣。病愈之後。對鏡自照。減盡舊日風神。手脚輕旋。坐立渾難自主。蓋病之起伏。雖爲情之作用。而身軀實大受其影響。此日之夢霞。已非復昔日腸肥腦滿時之夢霞矣。梨娘知其痊後尙需調養。勸其將息數日。暫緩赴校。恐一經勞碌。病或乘之復發。且仍爲之延費醫服。一二滋補之劑。以消除積疾。彌補本分之虧。至於飲食一切。凡關於衛生者。尤非常注意焉。夢霞安之。而一種感激之私。真有印腦砭骨。流涕被面。欲圖報而不得者。

藥裹層層。爐烟裊裊。病中之藥。如石投水。病後之藥。如風掃葉。效力之有無。非藥爲之。乃心爲之也。夢霞服藥閒眠。手一卷自遣。時或階前試脚。覺筋骨之舒暢。步履之輕健。已逐漸恢復其常態。惟畏風甚。不敢時出室門。空齋無侶。則與管城子相周旋。或吟短句。以寄遙情。或揮長幅。以傾積慕。而鵬郎則爲之奔走於兩間。倏去倏來。如梁燕之碌碌。如是者十餘日。梨娘之待夢霞益誠。夢霞之感梨娘益切。兩情之熱度。至此竟驟增至沸點。以上夢霞因病曠職。已週兩旬。屈指石癡行程。計時當已達目的地。海天縹緲。尙無片羽飛來。慰故鄉之舊雨。夢霞病中石癡之父。亦曾數遣人慰問。今病已大瘳。靜處一室。亦覺異常幽悶。明日決意投校補課。且擬先往石癡家見其父。一則謝病中慰問之意。一則詢石癡去後之情。預計已定。是夜就枕亦較早。蓋蓄力養神。以備明日之早行也。

黎明即起。盥洗畢。見爲時尙早。恐爲曉寒所中。不遽行。蹀躞室中。驀念老母。據案作書。備述客中近况。獨不及臥病事。蓋恐老年人聞之。深抱不安也。函封既固。呼僮攜去。投諸郵筒。

亂鵲繞簷。鶯鶯萬聲。有何喜事。報告主人。時壁上時計。已叮嚀十下。夢霞正鍵戶欲行。忽郵使遞兩函。至接而視其一封。面有「石癡自長崎發」字樣。大喜。急拆閱之。書中略謂弟此次東渡。海波不驚。眠食無恙。堪以告慰。惟今晨抵長崎。中途遇雨。行裝盡濕。備受旅行之苦。今擬在此盤桓數日。暫息征塵。計抵東之期。當在菰葉搏青。蒲芽懸綠時矣。讀竟暫置一旁。再視其一。則函面字迹。有突觸夢霞之眼簾。而足令其喜生望外者。蓋書乃自閩中來。劍青所發者也。劍青於去年秋間。隻身游閩。迄今已十閱月。夢霞行時。劍青固未知也。夢霞來錫後。曾次第發兩緘。迄未得覆。今忽於意外飛來一紙。喜可知已。窺其內容。乃知劍青現於某署司文牘。近况尙佳。且言定於五月下旬。束裝歸里。屆時正值吾弟暑假之期。可得一月晤對。俟秋涼時再定行止。夢霞一讀。一喜。預計與劍青握手之期不遠。久別弟兄。一旦聚首。其愉快爲何如。欣慰之餘。神爲之往。不啻已與劍青覲面交言。共訴別後情事。嗚呼。哀樂無常。隨時而變。外感之來。又往往不出以單獨。而與之重疊相遇。夢霞病時。未嘗不思兄憶友。而消息沉沉。杳無一字。今病方痊。好音雙至。此其中若有人焉。爲之播弄。而故使快意事叢集於一時者。送來歡喜十分。卸却離愁。一擔唐。實休有句云。「緜緜遠念近來多。喜鵲隨函到綠蘿。」夢霞此時之情景。其殆似之。

朝陽皎皎。含笑出門。一路和風拂袖。嬌鳥喚晴。兩旁麥浪翻黃。秧鍼刺綠。曉山迎面。爽氣撲人。遠水連天。寒光映

樹曉行風景別具一種清新之致。烟消日出。不見人非身處。江鄉亦不能領略。此天然佳趣。夢霞半月以來。蟄伏斗室中。久不吸野外新鮮空氣。悶苦莫可名狀。今日破曉獨行。野情駘蕩。傍隄行去。一路鮮明。喜事尙在心頭。好景盡來眼底。殊覺心胸皆爽。耳目一新。同一景也。失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憐。快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樂。心理因時變易。而外物之感情。遂因之大異。夢霞此行。若非適當欣洽之餘。則草草勞人茫茫前路。重衾辜負行色。忽忽正不知其道。左徬徨。當如何懊喪耳。

既入校。校中人咸來問訊。學生均趨前致敬歡呼。面有喜色。此可見與夢霞平日感情之厚矣。是校共有教員二人。一卽李某也。石癡未行時。每日亦授課一二小時。去後所遺鐘點。均歸夢霞獨認。夢霞病假。全班課程。由李一人庖代。李爲新學界人物。頗染時習。與夢霞不甚相洽。且喜自炫已長。搢人之短。夢霞亦不與之較。特心鄙其人而已。李聞夢霞至。欣然就見。夢霞謝之曰。小病數日。遂致曠職。勞君獨任我心何安。李謙遜畢。且曰。幸君病愈。近日天氣和燠。風日晴朗。大好旅行之時。聞鵝湖各校成績甚佳。弟意擬於明日星期。率學生赴該處旅行。調查其成績之優劣。藉收觀摩之效。且時值初夏。萬綠叢生。隨地觀察。對景留連。亦可增進實物上之知識。特恐君新病之後。不禁跋涉。如許同行。實所深願。夢霞諾之。散課後。通知學生。約期於明日晨刻齊集。鵝湖錫屬一重鎮也。其地雖一村。落而戶居之。櫛比商賈之。輻輳不啻具一都會之縮影。土著多華姓。族中人才輩出。多有名於時。蓋所謂明山水秀之區。人傑地靈之域也。是鄉風氣開通較早。已辦各校。有果育學校。有鵝湖

女學。有私塾改良之小學。叢爾一鄉。而各校林立。學務至爲發達。且辦理無不合法。成績無不優美。求之錫金各屬。固不可再得。卽求之全國各地。亦烏容數觀。其地與夢霞所任之校。相約。距二十餘里。舟行半日始達。夢霞來錫後。久欲一覽鵝湖之勝。而苦無閒日。可鼓遊興。今假旅行之便。得以一償其宿願。故平日與李某意見不甚相合。今日提議旅行。頗贊成其說也。

次晨。夢霞早起到校。學生五十餘人。已各新其衣冠。麤集以待。李某方飭校役。預備旅行所需之物。時已八時許。舟子亦來相催。夢霞曰。往返四十餘里。需時間甚多。到後又須延擱。若不及早就道。恐誤歸期也。乃與李先率學生至操場。列隊報數。將平日所授旅行之種種規則及儀制。重加申述。令各堅憶。訓練畢。卽整隊出。舟泊半里外。計共二艘。既至。兩人各挈學生二十餘人。乘其一。旋解纜行。幸好風相助。帆飽舟輕。速率驟加。約十一時許。舟已雙泊於鵝湖之濱。時岸上人家。正炊煙四起也。乃各率學生舍舟登岸。擬先赴果育參觀。問道以往。時正日高。風小路不揚塵。履聲囊橐。旗影翩翩。進退有序。步伐有章。道旁觀者咸嘖嘖歎曰。此蓉湖某校學生也。其精神之活潑。行列之整齊。非受良教師之教育。曷克臻此。

果育爲鵝湖最初之校。開辦有年。成效夙著。其中任事者。多學界名流。富於學識經驗之人。夢霞此行。得與彼都人士握手。心竊爲之愉快。既至該校。學生整隊出迎。行禮畢。一面唱歡迎歌。一面唱參觀歌。以表敬愛之誠。旋散隊入室參觀。日已亭午。由該堂留膳。飲饌甚精。學生羣歌醉飽。膳畢略憩片時。卽由該校學生列隊前導。赴各校

參觀一路軍樂悠揚。歌聲宛轉。蜿蜒如常山蛇。隨路幾折不絕。隨而觀者。途爲之塞。嗚呼。盛矣。參觀既訖。時已薄暮。果育校長。請同赴曠野。作拋球之戲。夢霞辭以時宴。遽起與辭。學生亦各興盡思返。各校學生復聯隊至江干。歡送如儀。落日歸舟。中流容與。一帆風送。雙槳如飛。然到校時。亦已萬家燈火。鬧黃昏矣。

學生各散歸其家。夢霞亦疲甚。乃別李歸寓。方入門。燈光中。鵬郎迎面問曰。今日星期。先生却往何處尋樂。教人盼煞。夢霞語以故。鵬郎不待言畢。卽狂奔以去。夢霞入室。亦不遑檢點各物。卽向榻上和衣而倒。蓋終日勞頓。亟資休養矣。乃甫就枕。覺衾中有物。突觸胸際。冷如潑水。大驚。急以手撫之。黑暗中不辨爲何物。移燈注視。乃鏡架一具。中貯影片。其觸膚生冷者。乃鏡面之玻璃也。再審視鏡中人。不覺心花怒放。肺葉大張。蓋鏡中非他人。卽梨娘之影也。夢霞喜生望外。私念梨娘今日必獨自來館。留小影於衾中。以慰我相思之苦。何其用情之深。而寄意之遠也。繼又念梨娘既來。以此相遺。此外必更有遺跡。可尋。此時夢霞已盡忘困倦。遽起攜燈就案。詳細檢視。啓匣則墨藩猶存。拈管則毫尖尙濕。而遍案窮搜。未遺隻字。乃燭之地上。則見紙灰零亂。遍地皆是。撥之得未燼之紙角一取而閱之。得七字曰。「悠悠人亦去。如潮。」異哉。梨娘既就案作書。胡爲而又焚之耶。旣焚之矣。復於亂灰中留此七字。又何意耶。此悶葫蘆。一時殊難以打破也。

倩影不留餘蹤。可玩。夢霞對此一角燼餘之紙。摩挲者良久。思索者又良久。終不得梨娘命意之所在。一天歡喜。化成一塊疑團。橫梗胸臆。不能放下。晚膳雖具。粒食不能下咽。矣。冥搜刀索。又久之。忽若豁然。有悟曰。今日休課。

梨娘知我決不赴校，故特有心過訪。或別有所商，而不虞我有旅行之舉也。其所留之句，殊有人邇人遙之感。意若怨我不先告以行蹤者，而我亦深悔從李生之言，隨同人之興，臨行又默不一聲，悠然而逝，致梨娘虛此一行。思至此，不禁拍案狂呼曰：大誤大誤，不先不後，一去一來，大好良緣，輕輕錯過矣。閱者諸君，梨娘係出大家，今爲婦，非蕩檢踰閑者可比。雖與夢霞誼屬姻親，不妨相見以禮。然親疎有別，內外有嫌，况於青天白日之中，效密約幽期之舉，縱不差自獻，寧不畏人言乎？梨娘雖戀愛夢霞，亦斷不致輕率至此。其來也固先探知夢霞之不在也。然夢霞此時方如癡如醉，決知梨娘有就見之心，而恨爲旅行所誤，短歎長吁，若不勝其懊惱者，因賦詩二首以寄意。詩曰：

鵝湖泛棹偶從行，負却殷勤訪我情。
湘管題詩痕宛在，紙灰贖字意難明。
室中坐久餘蘭氣，窗隙風過想瑤聲。
我正來時卿已去，可堪一樣冷清清。

暫駐芳蹤獨自看，入門如見步珊珊。
更勞寄語悲人遠，爲覓餘香待漏殘。
命薄如儂今若此，情真到爾占應難。
青衫紅袖同無主，恨不勝銷死也拚。

夢霞吟畢，復取梨娘贈影，端詳審視，畫作西洋女子裝，花冠長裙，手西籍一冊，風致嫣然，把玩之餘，目不旁瞬。晝中愛寵，呼之不出，心忽忽若有所失。旋拓開鏡背，取出影片，又題二詩於其後。

意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
好與幽蘭存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
含情欲證三生約，不語平添一段春。

未敢題詞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眞眞畫裏喚如何。鏡架生寒漫費呵。一點愁心攢眼底。二分紅暈透腮渦。深情遞遞抵瑤罽。密意重重覆錦窩。除是焚香朝夕共。於今見面更無多。

第十章 情耗

眼前無恙。心上難拋。一着思量。曷勝招恨。梨娘得詩後。卽作書覆夢霞。有曰。我來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來。留詩一句。出自無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遺。實出於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瓊瑤之報。蓋梨影以君爲知己。君亦不棄自影。引爲同病。然梨問此生。恐不能再見君子。種玉無緣。還珠有淚。不敢負君。亦不敢誤君。浮萍斷梗。聚散何常。此日重牆間隔。幾同萬里迢遙。一面之緣。千金難買。異日君歸遠道。妾處深閨。更何從再接霞光。重圓詩夢。贈君此物。固以寄一時愛戀之深情。卽以留後日訣別之紀念。夢霞讀此書。如受當頭之棒。如聞警夢之鐘。其情正在熱度最高之時。不覺漸漸由熱而溫。而涼。而冷。冷且死。黯然魂銷。掩面而泣。淚簌簌下如貫珠。良久歎曰。相見不相親。何如不相見。說是無緣。何以無端邂逅。說是有緣。何以顛倒若斯。情之誤。耶命之厄也。雙之深。耶造化弄人。抑何其虐耶。茫茫人海中。似此知音。何可再得。亦何惜此淪落之餘生。不爲瑯琊之情死。耶因立揮二絕答梨娘。詩中有「來生願果。堅如鐵。我誓孤棲。過此生」之句。梨娘讀之。心大不安。復答書勸慰。委曲之詞。情至義盡。字字從肺腑流出。一幅書成。芳心寸斷矣。此數日中。密絨往還。倍形忙碌。而碧紗窗外。埋香塚前。

淚雨淒迷愁雲籠罩觸耳皆斷腸之聲舉目盡傷心之景此黑暗之愁城中幾不復有一絲天日之光矣。大凡愛情之作用其發也至迅捷其中也至劇烈其吸引力至強其膨脹力至大然其發也中也吸引也膨脹也亦必經無數階級由淺而深由薄而厚非一蹴而即可至纏綿固結不可解脫之地位也。卽如夢霞與梨娘其始不過游絲牽惹之情能力至爲薄弱其後交涉愈多而愛戀愈切至於今肺腑之言不覺盡情吐露使梨娘願效文君夢霞竟爲司馬則玉容無主金徽有情前輩風流不妨繼武夜館無人何難了此一重公案無如梨娘固非蕩子婦夢霞亦非輕薄兒發乎情不能不止乎禮義深情欲醉而好夢難圓遂致雙生紅豆願託再世春風十烏絲痛寫一腔憤血其才雖可敬而其遇亦可哀矣夢霞之誓出自真誠梨娘多一言勸慰卽夢霞增一分痛苦夢霞得梨娘之書更不能已於言乃披肝瀝膽濡淚和血作最後之誓書其辭曰

頃接手書諄諄苦勸益以見卿之情而益以傷僕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無聊之慰藉而使僕孤腸寸寸斷也。僕非到處鍾情者亦非輕諾寡信者卿試思之僕之所以至今不訂絲蘿者何爲乎僕之所以愛卿感卿而甘爲卿死者何爲乎卿誦僕紅樓影事詩可以知僕平日之心卿誦僕連次寄贈之稿可以知僕今日之心卿謂僕在新學界中閱歷斯言誤矣僕十年鬪翼一卷行吟名心久死迄今時時變遷學界新張旗幟僕安能隨波逐流與幾輩青年角逐於詞林藝圃哉今歲來錫爲飢寒所驅聊以託足熱心教育實病未能卿試視僕今所謂新學界有如僕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僕尤不敢企及僕非登徒子前書已言之矣狂花俗豔素不關心

一見相傾。豈非宿孽。無奈陰成綠葉。徒傷杜牧之懷。洞鎖白雲已絕。漁郎之路。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卿之命薄矣。僕之命不更薄乎。無論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卽有之。僕亦不肯鍾情於二。既不得。卿寧終。鯨耳生既無緣。寧速死耳。與卿造因於今生。當得收果於來世。何必於今生多作一場春夢。於來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至嗣續之計。僕亦未嘗不先爲計及。僕雖少伯叔。幸有一兄。去歲結褵。行將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斬。則不孝之罪。應亦可以略減也。僕亦聞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若食我言。願與薄倖人。一例受罰。卿休矣。無復言矣。我試問卿。卿之所以愛僕。憐僕之才乎。抑感僕之情乎。憐才與感情。二者孰重。孰輕乎。發乎情止乎禮義。僕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爲僕不安乎。或者長生一誓。能感雙星。冤死千年。尙留孤塚。情果不移。一世鴛鴦。獨宿緣如可續。再生鸞鳳。雙成此後。苟生一日。則月夕風晨。與卿分乎。淒涼之况。味幸而天公見憐。兩人相見之緣。不自此而絕。則與卿對坐談詩。共訴飄零之恨。此願雖深。尙在不可知之數耳。嗚呼。僕自勸不得。卿亦勸僕不得。以卿之勸僕者。轉以勸卿而僕之心苦矣。而僕之恨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僕體素怯弱。旣爲情傷。復爲病磨。前日忽患咯紅。當由隱恨所致。大凡少小多情。便非幸福。僕年纔弱冠。而人世間之百憂萬憤。業已備嘗憔悴。餘生復何足惜。願卿勿復念僕矣。

書後更附以四律曰。

杜牧今生尙有緣。撥燈含淚檢詩篇。聰明自誤原非福。遲暮相逢倍可憐。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無處買芳年。

回頭多少傷心事。願化閒雲補恨天。

顧影應憐太瘦生。十年心跡訴卿卿。佳人日暮臨風淚。游子宵分見月情。碎剪鄉心隨燕影。驚殘春夢減鶯聲。客中歲月飛星疾。剩剩空條繭盡成。

萬里滄溟涸片鱗。半生蕭瑟歎吾身。文章增命才爲累。花鳥留人意獨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餘春。金樽檀板能銷恨。莫負當前笑語親。

才盡囊餘賣賦金。果然巾幗有知音。寒衾今夜憐同病。滄海他年見此心。靜散茶烟紅燭冷。凍留蕉雨綠窓深。蕭寥形影空酬酢。夢醒重添苦楚吟。

鏤心作字。嚙血成詩。萬千心事盡在個中。一字一吟腸一斷。梨娘閱此書。誦此詩。悲傷之情真不可言喻矣。淚似珠聯。心如錐刺。初不料夢霞之痴。竟至於此也。其言如此。其心可知。脫異日果踐其言。則彼將終身鱗居。無復生人樂趣。雖孽由自作。而情實可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祇緣兩字憐才。竟演一場慘劇。我將何以對人。且何以自解耶。天乎。天乎。沈沈浩劫已陷。我於孤苦淒涼之境。而冤孽牽連。復有此自投情網之夢。霞抵死相纏。絲毫不容退讓。迷迷惘惘。終日顛倒於情愛之旋渦中。不能解決。此事果從何說起。薄命孤花。竟是不祥之物。自誤不足而誤人一誤不足而再誤。苦念及此。轉不若早歸泉下一瞑不視。黃土青山。紅顏白骨。同歸於盡。亦免在人世間怨苦顛連。有情難遂。有恨難平。苦挨此奈何天中之歲月時。而攢眉時。而酸眼時。而刺心時。而剜腸劍樹。

刀山。生受。地獄。之。苦。夫。又。何。苦。來。耶。癡。哉。夢。霞。爾。何。不。自。愛。乃。爾。爾。何。不。相。諒。乃。爾。挖。心。嘔。血。掬。誠。相。示。惓。惓。深。情。我。非。不。爾。感。也。事。已。無。可。奈。何。雖。癡。何。益。不。若。大。家。撒。手。各。了。今。生。之。事。喃喃。設。誓。又。奚。爲。者。今。爾。言。若。此。我。豈。能。安。癡。哉。夢。霞。何。逼。人。太。甚。耶。我。不。知。我。前。生。孽。債。究。欠。下。幾。許。將。於。何。日。清。償。也。嗟。乎。嗟。乎。梨。娘。固。無。如。夢。霞。何。矣。如。怨。如。慕。亦。感。亦。哀。蓋。梨。娘。此。時。對。於。夢。霞。祇。有。勉。爲。勸。慰。之。責。任。實。無。代。爲。解。決。之。能。力。然。夢。霞。之。言。既。出。夢。霞。之。志。已。決。必。非。虛。言。勸。慰。所。能。有。效。者。梨。娘。明。知。之。而。無。術。以。挽。回。之。感。之。深。怨。之。亦。深。梨。娘。怨。夢。霞。固。不。能。棄。夢。霞。也。既。不。能。棄。矣。則。梨。娘。固。終。不。忍。使。夢。霞。竟。踐。其。誓。言。也。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勞。塵。滾。滾。只。博。青。娥。一。笑。之。恩。長。夜。迢。迢。更。下。白。傳。千。行。之。淚。一。言。激。烈。生。死。以。之。記。者。固。不。敢。謂。夢。霞。過。也。然。而。一。餅。師。鏡。已。荒。荒。破。霍。女。釵。難。兩。兩。全。一。秋。娘。已。老。杜。牧。休。狂。人。生。不。幸。而。遇。此。惟。有。運。慧。劍。以。斬。斷。情。絲。持。毅。力。以。抑。制。癡。念。既。未。亂。之。何。妨。棄。之。兩。相。棄。則。兩。得。保。全。兩。相。戀。則。兩。增。煩。惱。此。中。得。失。亦。自。分。明。而。當。扇。者。迷。每。欲。倒。行。逆。施。強。售。其。情。不。知。情。與。情。戰。必。有。一。傷。或。且。兩。敗。而。俱。傷。吾。輩。用。情。祇。能。用。之。於。可。用。之。地。不。能。用。之。於。不。可。用。之。地。於。不。可。用。情。之。地。而。必。欲。用。其。情。貿。貿。焉。挺。身。入。情。關。爲。背。城。借。一。之。計。其。始。也。則。如。佛。經。所。云。恐。怖。顛。倒。夢。想。究。竟。受。盡。萬。種。淒。涼。嘗。遍。一。切。苦。惱。而。終。不。得。美。滿。之。效。果。徒。剩。此。離。奇。悽。恍。之。事。迹。長。留。缺。陷。於。天。地。間。博。後。人。無。窮。之。涕。淚。而。已。豈。不。可。憐。豈。不。可。笑。記。者。泚。筆。至。此。未。嘗。不。感。夢。霞。之。多。情。又。未。嘗。不。深。怪。夢。霞。之。無。情。推。其。心。殆。必。欲。將。可。憐。可。愛。之。梨。娘。置。之。死。地。而。後。已。此。情。而。入。於。癡。癡。

而流於毒者也。

閱者諸君亦知梨娘得書之後。欲拋拋不得。欲戀戀無從。血其魂。飛心和。淚熱恨。壓眉峯。不知爲夢。霞添上。幾許。嚶。皺。愁。擔。香。肩。不知爲夢。霞增加幾分重量。蓋彼決不肯使夢霞爲我。失盡人生之幸福。必欲籌一兩全之法。使之能取消其誓。而又不欲孤負其情。輾轉思量。不得一當。魂夢爲之不安。飲食爲之漸減。以多愁多病之身。怎禁受如許折磨。不三日而梨容憔悴。病中三分矣。

第十一章 心潮

夏氣初和。春寒猶戀。這般天氣。大是困人。窗外雲愁如夢。日瘦無光。陰慘之氣。籠罩於閒寂之空庭。芭蕉一叢。臨風聳翠。葉大如旗。當窗卓立。又如捧心西子。懷抱難開。異哉蕉有何愁。而其心亦卷而不舒也。受淡日之微烘。掩映於窗紗之上。若隱若現。易慘綠作水墨色。此時窗外悄無一人。惟有此映日之蕉。偃窗作窺探狀。若訝窗內之人。每晨必當窗對鏡。理妝。今何以日已向午。窗猶深鎖。其夜睡過遲。沈沈不醒。耶。抑春困已極。懶懶難起。耶。而此時窗內繡牀之上。正臥一魂弱喘絲之梨娘。眉尖宿雨。鬢角翻雲。不勝其憔悴零落之狀。非失眠也。非春困也。嗚呼。病矣。梨娘病臥深閨。別無良伴。爲之看護與慰問者。惟鵬郎秋兒。斯時又皆不在。鴛帳半垂。鴨爐全熄。簾櫳黯黯。黯悄無人聲。絕好香閨。竟同幽宅。梨娘正在伏枕無聊之際。星眸驚欠。突見窗上現一黑影。疑爲人作微呻。亦不勦。細認之。知爲焦影。嗚呼。病骨支離。足音闕寂。呻吟之苦。孤零之况。極人世之慘淒。惟有此多情之綠天翁。細窗

搖曳頻作問訊此情此景其感傷爲何如此日幸有晴光設易晴而雨一陣廉纖敲葉作響斷斷續續送入病者之耳窓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爾時情景恐更覺難堪也

梨娘因感夢霞而成病夢霞之誓書實爲梨娘之病證而梨娘之病固又別有一原因在古人云憂能傷人勞以致疾憂也勞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病人梨娘爲夢霞所顛倒其傷心也至矣然梨娘近日憂思固深積勞亦甚之以勞足以介紹病魔繼之以憂足以增進病候蓋是鄉蠶桑之業頗甚發達每當春夏之交麥黃如酒桑碧於油南阡北陌間採桑之婦絡繹不絕崔氏莊後亦有桑田十餘畝家中育蠶甚多由梨娘司其職梨娘非長腰健婦提筐摘葉之勞雖雇傭工作而祀蠶神理蠶室日移場夜餵葉審寒暖辨燥濕鞠育之苦看護之勤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三眠之後上箔之前梨娘恆徹夜不眠盡心作蠶母比三日開箔萬繭成團已不知費却幾許心力矣蠶老人先老蠶眠人亦眠而夢霞之書滴乘其隙積憂與積勞交戰瘦弱之軀疊受大創雖欲不病烏可得耶祛愁無術招病有媒獨枕難支百端交集病中之梨娘其苦有倍於病中之夢霞者自來女子善懷情人多怨蘭閨靜質足不出深闌一步蘆簾紙閣落寞不堪秋月春風等閒輕度身軀之運動失其自由腦筋之作用甚形發達然平居無恙或刺繡以消永晝或觀書以遣良宵猶得將一擔閒愁暫時放下設一旦病魔忽集與枕席爲緣淚縈眼角空餘未斷之魂苦溢心頭中有難忘之事舊恨新愁一時勾起無窮心事不盡思量如驚濤如怒浪一剎那間澎湃而起此卽所謂心潮也嗚呼梨娘腸迴九曲欲斷不斷此時之苦莫可名言則回憶夫深閨待字之

年與諸姊妹鬪草輸釵簪花對鏡爾時之快樂今日已同隔世又回憶夫畫眉時節却扇年華有肩皆並無夢不雙方期白首同盟詎料紅顏薄命今生休矣夫復奚言舊情未了觀念再生如蠶抽絲如蟻旋磨凡家常瑣事聞聞閒情平日所毫不記憶者此時一一從心窩中翻騰而出歷歷若前日事最後則念及與夢霞之交涉花前灑淚燈下傳書兩月以來種下幾許情苗恨葉而歸結於此次夢霞之一書梨娘雖病思昏昏猶不忘夢霞思籌一對付之法一寸心潮忽起忽落伏枕喘息者良久時則有雙燕穿簾入繞室飛鳴其聲淒絕與梨娘呻吟之聲相應非復昔日呢喃中之含樂意矣燕乎燕乎何多情乃爾耶而此多情之梨娘乃與此多情之燕結病中之良伴耶是則大可憐矣

情生病耶病生情耶梨娘之病爲夢霞也爲夢霞之書也則夢霞之情不能自解梨娘之病終不能就痊此可斷言者藥梗香喉床支瘦骨心懸百丈病到十分梨娘非不自愛也夢霞不自愛梨娘烏得自愛人以爲病深而梨娘且曰病深不敵情深也人以爲病重而梨娘且曰病重不如情重也諺云心病還須心藥醫曩者夢霞不嘗病乎梨娘以兩種名花一封錦字醫其心而病若失此次梨娘之病亦豈藥石所能療者夢霞苟不忘前日之惠當代謀救治之方蓋梨娘之病實視夢霞之心爲轉移夢霞欲使梨娘病愈其事亦非大難祇須書傳一紙以前言之戲絕後日之情豁開心地勘破情天梨娘有不爲之霍然乎然使夢霞果以此意對付梨娘恐梨娘之病愈而夢霞之病將復來病且至於死夢霞病且死梨娘又將如何要之此生此世兩人終不能斷絕關係揆情度勢爾

人俱有必病之理。由且俱有必死之理。由死且不惜病何足言情之誤。人乃至於此。吁亦慘酷矣哉。
月。韜。鏡。匣。風。約。簾。鈎。淒。涼。難。訴。窓。前。鸚。鵡。無。聲。孤。另。誰。憐。枕。上。鴛。鴦。不。夢。此。幽。寂。之。病。室。中。半。日。無。人。過。問。良。久。
忽。聞。有。人。與。病。者。問。答。之。聲。則。鵬。郎。已。入。內。來。視。其。母。童。子。無。知。知。愛。其。親。因。母。病。不。起。頓。改。其。平。日。遊。嬉。之。態。
度。此。時。方。假。倚。床。頭。手。撫。梨。娘。之。胸。而。呼。曰。阿。母。阿。母。病。矣。阿。母。欲。服。藥。乎。兒。當。告。祖。父。遣。人。去。延。醫。生。來。也。梨。
娘。低。言。曰。兒。勿。多。事。兒。知。母。之。苦。乎。心。中。之。苦。已。是。難。受。若。再。飲。苦。口。之。藥。不。將。苦。死。耶。鵬。郎。聞。言。哇。然。而。泣。曰。
母。何。苦。兒。願。代。母。苦。梨。娘。執。其。手。而。笑。曰。痴。兒。此。何。事。而。可。相。代。兒。勿。憂。母。固。無。病。也。鵬。郎。乃。止。泣。而。喜。旋。從。懷。
中。出。一。緘。置。之。枕。上。曰。今。日。先。生。未。赴。校。中。去。兒。以。母。病。告。彼。彼。即。書。此。付。兒。梨。娘。微。愠。曰。誰。教。汝。又。向。渠。饒。舌。
繼。復。長。歎。一。聲。徐。啓。函。倚。枕。閱。之。鵬。郎。在。旁。不。語。室。中。又。寂。無。聲。息。

梨娘讀夢霞問病之書曰。

聞。卿。抱。病。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來。耶。相。去。蒞。牆。咫。尺。如。隔。蓬。島。萬。重。安。得。身。輕。如。燕。飛。入。重。簾。揭。起。鮫。綃。
一。觀。玉。人。之。面。以。慰。我。苦。惱。之。情。閱。聊。齋。孫。子。楚。化。鸚。鵡。入。阿。寶。閨。中。事。未。嘗。不。魂。爲。之。飛。神。爲。之。往。也。雖。然。
終。少。三。生。之。果。何。爭。一。面。之。緣。即。得。相。見。亦。將。淚。眼。同。看。那。有。歡。顏。相。對。觀。卿。病。裏。之。愁。容。適。以。撥。我。心。頭。之。
憤。火。固。不。如。不。見。之。爲。愈。矣。嗟。乎。梨。姊。夢。斷。魂。離。霎。時。僕。狀。今。到。卿。耶。卿。病。爲。誰。夫。何。待。言。愁。緒。繁。心。引。病。之。
媒。也。誓。言。在。耳。催。病。之。符。也。我。無。前。書。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夢。霞。夢。霞。無。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吾。

姊矣傷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於卿身也。此可驚可痛之惡耗。乃入之於我耳也。此偌大之宇宙。可愛之歲月。乃著我兩人也。我欲爲卿醫。而恨無藥可贈。我欲爲卿慰。而實無語可伸。我欲爲卿哭。而轉無淚可揮。我不能止卿之不病。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近來積恨愈多。歡情日減。今又聞卿病信。亂我愁懷。恐不久將與卿俱病耳。尙有一言。幸垂愛察。但我書至此。我心實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聲。書不成字矣。我之誓出於萬不得已。世間薄福原是多情。我自狂痴本無所怨。卿之終寡命也。僕之終鰥命也。知其命而牽連不解。抵死相纏。以至於此者。亦命也。我不自惜。卿固不必爲我惜矣。卿尤不宜爲我病矣。痛念之餘。痴心未死。還望愁消眉霽。勉留此日。微生休教人去樓空。竟絕今生餘望。

是書筆情瑟縮。墨色慘淡。瘦勁之中。時露淒苦之態。初視之。幾不辨爲夢霞所書。想見其下筆時。百感奔赴於腕下。手隨心轉。故字跡遂失其常態也。書後另附一箋。上書八絕句。字裏行間。淚珠四濺。作梅花點點。斑斕滿紙。未讀其詩。已覺觸目不堪矣。

麥浪翻晴柳颭風。春歸草草又成空。庾郎未老傷心早。苦誦江南曲。一終
一日偷閒六日忙。忽聞卿病暗悲傷。舊愁不斷新愁續。還較蠶絲一倍長。
佳期細叩總參差。夢裡相逢醒不知。訴盡東風渾不管。只將長恨寫烏絲。
半福蠻箋署小名。相思兩字記分明。遙知潑盡香螺墨。一片傷心說不清。

怯試春衫引病長。鷓鴣特爲送淒涼。粉牆一寸相思地。淚漬秋來發海棠。
晚晴多在柳梢邊。獨步徘徊思杳然。目送斜陽不見遠。山幾處起蒼烟。
惻惻輕寒早掩門。一絲殘淚閣黃昏。不知今夜空床夢。明月梨花何處魂。
綠窗長合伴殘燈。一度劉郎到豈曾。只覺單衾寒似鐵。爭教清淚不成冰。

梨娘閱未竟。顏色慘變。一陣劇痛。猛刺心頭。不覺眼前昏黑。忽若昏迷。喘絲縷縷。若斷若續。波淚盈盈。忽開忽閉。身不動而手微顫。如是者良久。疊經鵬郎呼喚。梨娘乃痛定而醒。瞪目視鵬郎。欲哭又止。恐驚之也。斯時書紙數幅。尙在手中。徐徐納之函內。擲諸枕旁。微吁一聲。若已無力作長歎者。旣而謂鵬郎曰。我倦欲眠。汝且去。勿擾我也。言已合眼。作入睡狀。鵬郎乃出。嗚呼。梨娘非真睡也。蓋欲背鵬郎而偷搵其一掬傷心之淚耳。

第十二章 情敵

藕絲不斷。藥性難投。梨娘病臥兼旬。迄未能愈。鎮日昏昏。如被鬼祟。不語亦不食。不睡亦不醒。曾幾何時。而花羞月閉之梨娘。已花蔕月暗。瘦不成人。繡牀一尺地。變作愁城。萬疊枕邊被角。繡遍淚花。斑斑點點。梨娘一人見之。耳啞弱於絲肉。銷見骨朽腐。王嬙狐狸鑽穴相窺。其期當不遠矣。誰爲爲之。而令若此。

嗚呼。吾書至此。吾爲梨娘危。吾不能爲夢霞恕矣。忍哉夢霞。旣以一封書逼其病。更以一封書加其病。是直立意欲制梨娘之死命。豈復尙有人心者。嗚呼。路旁枯骨。仁者動心。門內哭聲。行人變色。夢霞與梨娘。其感情果屬何。

等而忍以無聊之語作催命之符。耶世不乏有情人。能不爲梨娘叫屈。

雖然夢霞非不知梨娘之病之何因。且非不知梨娘之病之當用何藥也。誓言既出。萬難追悔。欲對症發藥。雖足愈一時之病。而盡拋往日之情。夢霞之所不肯出也。其意若曰。梨娘病。我與之俱病。梨娘死。我亦與之俱死。死生事小。惟此嘔心。嚙血之誓。言當保存於天。長地久。而不可銷滅。其作書慰問也。明知梨娘閱之。其病有加無減。以傷心語作了世事。亦心有所不能安情有所不容已耳。嗚呼。梨娘在病中。夢霞雖不病。亦無日不在奈何天中。以眼淚洗面。一日十二時。心戀神傷。一夜五重。魂飛夢杳。自聞病耗以來。不知爲梨娘絞出多少淚汁。瘦減幾許。風神人遙。兩地實已四目全枯。使兩人此時一面當必有相對失聲者。易地以觀。其苦適相等耳。

榴火飛紅。荷錢漾碧。斯何時耶。非已屆各校之暑假。耶。夢霞離家數月。歸思如雲。固急盼夫假期之至。得以離此愁城。還我樂土。慰老母倚閭之望。且得與久別之劍青握手。言歡。重叙天倫之樂事。今假期已屆。而梨娘之病。尚無起色。歸心雖急。不得不爲之滯留數日。夢霞不能捨梨娘。又烏能捨病中之梨娘。而掉頭竟去耶。然梨娘之病。非急切所能愈者。梨娘一日不愈。卽夢霞一日不能歸。日來憶念梨娘之心。與思母思兄之心。交戰於胸。輻輳萬狀。一重愁化作兩重愁。人非金石。何以堪此。嗚呼。夢霞。恐亦殆將病矣。

相持不決。兩敗俱傷。爲梨娘危。又爲夢霞危矣。孰知梨娘之病。與前此夢霞之病。同其病情。且同其病態。不數日間。梨娘已不病。夢霞且得歸。如此驚波。如此危象。頃刻間。煙消雲散了。無痕跡。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古

人不我欺也。蓋屆此各校放假之時。梨娘忽於鵬郎秋兒外。多一侍疾之人。梨娘得此人。因思得一對付。夢霞之法。心事已了。病亦旋愈。此侍疾者何人。梨娘病中之救星。而實夢霞眼中的勁敵也。

記者暫擱筆。先有一言。報告於閱者諸君。諸君已知夢霞與梨娘爲玉梨魂之主人翁矣。不知此外固更有一寶中之主。主中之寶在也。此人未出現以前。玉梨魂爲一種情書。此人既出現以後。玉梨魂爲千秋恨史。有離奇之情節。無良好之結果矣。其人厥名。筠倩。崔氏之少女也。

閱者諸君。尙憶及玉梨魂第一章葬花一節乎。夢霞所葬者爲已落之梨花。庭中不更有方開之辛夷乎。梨花爲梨娘之影。而此弄姿鬪豔。工妍善媚之辛夷。又爲何人寫照。知閱者蓄此疑問也久矣。豔哉辛夷。有美一人。遙遙相對。但此人來而夢霞與梨娘之情將愈淪於悲苦之境。記者所以遲遲不忍下筆也。

記者於此更有一疑問。欲爲諸君解決。夢霞寓居崔氏已近三月。知否崔氏之眷屬。舍梨娘鵬郎等以外。尙有筠倩其人。諸君試檢閱第二章夢霞之詩。其咏辛夷一首。末有「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風前咏此花」之句。此詩固非借花寄興。漫無所指者也。特筠倩肄業於鵝湖女學。每月一歸省其親。夢霞僅於初至時一識春風之面耳。今請先略述筠倩之歷史。崔父生子女二人。長爲鵬郎之父。次卽筠倩也。筠倩十歲喪母。猶猶無依。視梨娘若姊妹。梨娘亦視之若妹。時梨娘亦年僅十八耳。梨娘出自大家。素嫻文字。筠倩質美而秀。慧根種自前生。於是又以梨娘爲師。閨房之內。衣履易著。几案同親。其融融洩洩之象。卽求之同姓之姊妹。恐亦無此親暱也。乃未幾而梨娘

遽喪所天。銜哀終古。銅情僅此一兒。中途分手。悲慟與梨娘相等。淒涼身世。孤苦零丁。兩人同嗟。命薄從而親愛。有加。相依若命。大有一日難離之勢。平日間雖不無外家姊妹。鄰舍嬌娃。慕兩人之慧美。時來閨中。伴寂寞。妮妮作狎暱態。兩人殊淡漠。遇之。不甚與之款洽。而若輩猶相勸不休。或招赴踏青之遊。或約共鬪草之戲。兩人由是益厭之。竟謝絕焉。嘗笑相謂曰。此皆俗物也。胸無點墨。貌豐而肥。塗脂抹粉。醜態畢露。見之令人作十日惡。那有閒心。情與若輩周旋哉。噫。諺有之。癡人多福。若輩俗則俗矣。而命乃獨隆。一生飽享家庭之幸福。彼不俗者。才清貌秀。矯矯不羣。不爲惡物摧殘。定遭天公妬忌。負才畢世。飲泣終年。千古紅顏。竟成慣例。一世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一嗚呼。小青之言。驗矣。彼梨娘與筠情。非皆小青之流哉。

筠情年漸長。益秀麗。柔姿媚態。傾絕人寰。而一種元傲之氣。時露於眉宇間。有不可親近之色。所謂豔如桃李。而凜若冰霜者。非耶。戊申之秋。肄業於鵝湖女學。得與四方賢女士交。眼界爲之太擴。學術因之驟進。一洩從前禁錮深閨中。無限不平之氣。每歸語其家人曰。黑暗女界。今日始放光明。而環顧吾同胞。猶沈埋地獄。不知覺悟。吾他無所惜。所惜者梨嫂耳。以嫂之天資穎敏。心竅玲瓏。使得研究新學。與幾輩青年女子角逐於科學世界。必能橫掃千人。獨樹一幟。惜乎生不逢辰。才尤惜命。青春負負。問誰還乾淨之身。墨獄沈沈。早失盡自由之福。來者縱尚可。追往者已不可。諫梨嫂。梨嫂胡兄之死也。早而嫂之生也。亦早耶。

自筠情就學鵝湖後。梨娘失一良伴。益復無聊。雖遇良辰佳節。恆鬱鬱不歡。視他人之物發。嗟實命之不猶。中心

感憤莫可名言。幸筠倩月必一歸。歸必三四日始去。積匝月之離思。傾連宵之情話。尙可藉以抵償。筠倩尤善談諧。能解梨娘頤。兩人恆徹夜不眠。擁衾待旦。別後則彼此以書代語。浹旬之間。必有數函往復。魚箋疊疊。忙煞寄書郵。梨娘孤棲半世於世。已等畸零。彼視筠倩而外。更無第二親愛之人。孰知孽緣未了。冤債正多。筠倩去而夢霞來。恨海翻騰。情場變幻。梨娘心腦中。遽多增一親愛者之影。然梨娘雖移其愛於夢霞。而於筠倩一方面。別時惆悵去後。思量郵函往還。仍未嘗稍形冷落也。

方夢霞之初至也。筠倩適告假歸。夢霞於窗櫺門望見之。雖驚其豔。而覺其斌媚中含有一種英爽氣。令人不敢平視。既見之後。如浮雲之過太空。腦海中不復留其影象。至筠倩之於夢霞。則更形淡漠。在家時少。在校日多。平日間但知家中有夢霞其人。而於夢霞之年貌品性。固屬茫然。卽夢霞之里居姓氏。亦未能一一詳悉。彼性本落落。素不作小兒女之喋喋。此時方專肆志於學問。校課以外。不問他事。非過事忽略。實未暇旁鶩也。卽歸家後。除與梨娘談話時間外。輒終日兀兀伏案如老儒。或溫習舊課。或翻閱新籍。家中事概置不理。故梨娘與夢霞交涉。史彼竟纖毫未悉。而梨娘亦深自隱密。心中事不敢輕遣小姑知也。

入門帶笑見面。含愁鵲報檐前了。無喜意。鸚迎窗下亦少歡聲。筠倩久別梨娘。懷思頗切。兩星期來。又爲預備試驗。未暇作書問訊。考試事竣。卽鼓棹還鄉。自念得與久別之梨嫂。攜手碧窗。談衷深夜。紅燈雙影。笑語喁喁。此後遲遲夏日。家庭之樂事正多。可以追昔時聯榻之歡。而償數月分襟之苦。帆影如飛。家門在望。風花片片。烟草離

離。昔。日。見。之。以。爲。牽。愁。惹。恨。之。媒。者。此。時。樂。意。在。心。接。觸。於。目。者。無。不。足。以。增。加。其。愉。快。彼。梨。嫂。之。相。念。當。與。余。同。今。日。見。我。歸。來。更。不。知。當。若。何。歡。慰。也。

炊。烟。四。起。柔。櫓。數。聲。一。船。傍。岸。歇。一。女。郎。登。岸。淡。裝。革。履。手。攜。書。籍。數。冊。翩。翩。若。迎。風。之。燕。一。舟。子。負。裝。隨。其。後。望。而。知。爲。由。校。還。家。之。女。學。生。也。此。女。學。生。卽。筠。倩。筠。倩。登。岸。後。望。家。門。而。疾。趨。履。聲。囊。容。色。忽。忽。頓。失。其。平。日。嫻。靜。之。態。度。蓋。其。別。緒。如。雲。歸。心。似。火。倉。皇。急。遽。有。流。露。於。不。自。覺。者。也。無。何。而。入。門。矣。入。其。門。不。聞。人。聲。無。何。而。入。庭。矣。入。其。庭。不。見。人。影。咄。離。家。僅。三。月。耳。而。門。庭。之。冷。落。至。於。如。此。我。其。夢。耶。門。以。外。之。所。見。無。物。不。助。歡。情。門。以。內。之。所。見。到。處。皆。呈。慘。狀。十。分。歡。喜。化。成。一。種。淒。涼。感。觸。之。來。轉。移。甚。捷。斯。時。筠。倩。如。癡。如。醉。木。立。不。動。逡。巡。廊。下。不。遽。入。室。須。臾。門。內。有。一。人。出。見。筠。倩。卽。呼。曰。女。公。子。歸。矣。我。報。老。主。人。去。也。筠。倩。識。爲。秋。兒。乃。入。室。則。鵬。郎。已。迎。面。至。牽。筠。倩。之。衣。而。呼。曰。阿。姑。歸。來。矣。市。得。何。物。以。餉。余。也。筠。倩。笑。應。之。曰。有。有。語。時。抱。鵬。郎。於。膝。摩。撫。其。頂。復。問。之。曰。汝。母。安。在。鵬。郎。忽。慘。然。曰。阿。母。臥。病。已。多。日。矣。姑。歸。大。好。阿。母。得。姑。爲。伴。其。病。當。卽。有。起。色。也。筠。倩。聞。言。大。驚。遽。捨。鵬。郎。入。內。往。朝。其。父。訖。急。趨。步。入。梨。娘。病。室。

第十三章 心藥

病。到。旬。餘。人。歸。天。未。未。語。離。衷。先。看。病。態。瘦。減。丰。姿。非。復。別。時。面。目。驚。殘。春。夢。尙。餘。枕。上。生。涯。梨。娘。自。臥。病。以。來。日。與。藥。竈。爲。鄰。夜。共。蘭。缸。結。伴。愁。張。一。幕。被。冷。半。床。室。中。惟。鵬。郎。秋。兒。二。人。爲。之。進。湯。藥。報。晨。昏。而。來。去。無。常。亦。

非終日相伴不去者。冷清清。地。寂。測。測。時。光。一。枕。幽。棲。大。有。夜。臺。風。味。深。深。庭。院。踏。踏。簾。攏。久。不。聞。笑。語。之。聲。矣。筠。倩。歸。來。鵬。郎。已。奔。入。報。告。梨。娘。須。臾。筠。倩。直。入。室。中。揭。帳。視。梨。娘。見。其。狀。不。覺。失。驚。幾。欲。泣。下。呼。曰。嫂。妹。歸。矣。梨。娘。喘。息。言。曰。我。病。甚。不。能。起。妹。其。恕。我。筠。倩。泫。然。曰。梨。嫂。梨。嫂。一。月。不。見。病。至。於。此。耶。親。嫂。容。顏。令。妹。肝。腸。寸。斷。矣。梨。娘。歎。曰。薄。命。之。身。朝。不。保。暮。葳。蕤。弱。質。至。易。摧。殘。自。憐。孤。影。未。嘗。傾。國。傾。城。剩。此。殘。軀。真。個。多。愁。多。病。撫。床。心。死。對。鏡。容。灰。天。公。安。在。我。命。如。何。筠。姑。筠。姑。汝。所。愛。之。梨。嫂。將。不。久。於。人。世。也。矣。命。薄。如。儂。生。何。足。戀。與。其。悶。悶。沉。沉。生。埋。愁。坑。不。若。乾。乾。淨。淨。死。返。恨。天。轉。念。及。斯。萬。恨。皆。空。一。身。何。有。日。惟。僵。臥。待。死。而。已。我。他。無。所。戀。所。不。能。忘。者。姑。耳。深。恐。不。及。姑。歸。遽。然。奄。忽。數。年。來。親。愛。如。同。胞。之。好。姊。妹。臨。死。不。得。一。面。則。雖。死。猶。多。遺。恨。今。幸。矣。我。病。已。深。汝。歸。正。好。六。尺。孤。兒。敬。以。相。託。春。秋。佳。日。如。不。忘。往。日。之。情。以。冷。飯。一。盂。鮮。花。一。朵。相。餉。於。白。楊。荒。草。之。間。嫂。身。受。之。矣。筠。倩。聞。言。涕。不。可。仰。拭。淚。言。曰。嫂。勿。作。此。不。祥。語。上。帝。上。帝。我。爲。嫂。祈。禱。上。帝。勿。使。嫂。痛。苦。勿。使。嫂。煩。惱。爲。嫂。驅。病。魔。爲。嫂。求。幸。福。言。次。跌。坐。牀。沿。俯。其。首。合。其。眼。喃喃。作。默。禱。狀。良。久。忽。張。目。視。梨。娘。而。言。曰。嫂。病。愈。矣。梨。娘。靚。狀。不。覺。爲。之。破。顏。一。笑。謂。之。曰。姑。其。癩。耶。胡。作。此。態。姑。入。校。讀。書。乃。學。得。師。婆。子。術。歸。耶。筠。倩。與。梨。娘。相。居。甚。久。素。諗。梨。娘。之。心。情。知。此。次。之。病。必。係。積。鬱。所。致。而。不。知。其。實。爲。情。傷。也。筠。倩。既。歸。遂。爲。梨。娘。之。看。護。婦。晨。夕。不。相。離。捧。湯。進。藥。曲。盡。殷。勤。加。被。易。衣。倍。加。愛。護。日。長。無。事。則。與。病。者。談。天。說。地。滔滔。不。竭。舉。在。外。之。所。聞。所。見。或。屬。遊。觀。之。樂。或。屬。兒。女。之。情。或。屬。身。親。目。視。或。屬。佚。事。遺。聞。色。色。種。種。凡。腦。海。中。所。能。記。

憶者。一一傾筐倒篋。盡情供獻於梨娘之前。而又加以穿播。雜以諧笑。如海客之談瀛。仙風飄忽。如名伶之扮演。花雨繽紛。筠情熟而能詳。梨娘樂而忘倦。不知其身之在病中矣。此外更以學校之情形。他鄉之景物。以及游戲之快樂。學問之進益。凡足以娛梨娘之心者。無不探諸懷中。翻諸舌底。時更引吭高歌。珠喉宛轉。好花之歌。春游之曲。歌辭之最麗。音調之最佳者。也。梨娘聽之心曠神怡。積愁都化。筠情日甚。梨娘談話。夜則與鵬郎同睡於梨娘病榻之旁。蓋筠情善撫鵬郎。鵬郎亦相依若母。樂就阿姑眠也。此黑暗之病室。自筠情歸後。頓大放其光明。秋幕揭開。生機充足。不啻爲世界第一等最優之病院。雖病中十分羣醫束手。得此看護者。知心着意。曲體病情。亦足令病魔退避三舍。生路頓開一線。况梨娘原非真病。不過心多惡感。胸積煩憂。萬種情懷。難拋孽種。一團愁塊。化作疑團。遂致兀兀不安。懨懨難起。筠情以有趣味之談話。逗勸其歡。心抑遏其愁。火會無幾。時梨娘之病。十口去其八九。飲食亦能漸進。憔悴之中。已現活潑之神情。不久當就痊復。是筠情之歸。實大有造於梨娘也。然筠情之所以能藥梨娘之病者。猶不在此。

筠情待梨娘疾。無時不與梨娘談話。以解其病悶。然梨娘之心事。彼究無從而知。雖極意慰藉。如隔靴搔癢。實未嘗搔着癢處也。一日謂梨娘曰。嫂處深閨。亦知世界文明。結婚亦尚自由乎。梨娘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筠情曰。舊式之結婚。待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兩方面均不能自主。又有所謂六禮三端。問名納采種種之手續。往往客散華堂。春歸錦帳。我不知彼之才貌。彼不知我之性情。配合偶乖。終身貽誤。糊塗月老。誤却古今來才子佳

人不少矣。今者歐風鼓盪，煽遍亞東。新學界中人，無不以結婚自由爲人生第一吃緊事。此求彼允，出於兩方面之單獨行爲，而父母不得掣其肘，媒妁不能鼓其舌。既婚之後，雖生離死別，彼此均無所怨。則終風之賦，回文之織，庶幾可以免矣。筠倩言至此，截然而止。自覺失言，念梨娘雖非不得於其夫，實歷遍生離死別之慘者，我不應再以此種語撥動其舊感也。孰知梨娘聞其言，別有所感，其所感有出於筠倩意料之外者。此時梨娘腦海中，若驟得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來，欣快莫可名狀。又如驟失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去，懊喪又不可言喻。片刻之間，哀樂紛乘，愁喜交併而失意。一方面終不敵其快意，一方面實覺肩梢之發展，胸廊之舒暢，達於極點。從此心頭一塊石可以放下，筠倩一席話竟爲梨娘之續命湯，返魂丹，天下事之奇幻實無有逾於此者。嗟嗟梨娘何幸而遇此救星，筠倩又何不幸而與梨娘同墮情劫哉。

惡感在心，好言入耳。柔腸欲斷，異想忽開。梨娘聞筠倩言，忽思得一接木移花之計，僵桃代李之謀，計維借助筠倩方足，以對付夢霞。以筠倩之年之貌之學問之志氣，與夢霞洵屬天然佳偶。我之愛筠倩無異於愛夢霞，就中爲兩人撮合事亦大佳。夢霞得筠倩可以相償，筠倩得夢霞亦可以無怨我處。其間得以脫然無累，薦賢自代，計無有善於此者。此時梨娘心地大開，病容若失。一種愉快之顏色，猝然見於面。旁坐之筠倩方恐以前言傷梨娘心，注目視梨娘，覘其喜怒。既見其梨容含笑，心中若甚豫者，正不解其作何思想。有何感觸，而遽改病態爲歡容也。梨娘思村半晌，心雖快而口難宣。筠倩亦默不一聲。四目互射，相對無言。梨娘視筠倩良久，忽覺其笑容漸斂。

其意又若大失望者。蓋念及筠倩平日頗自矜貴。性情落落難合。與夢霞又無一面之交。一言之契。彼方心醉自由。在外就學者一年。相識必多。其心中安知不己。有如意郎君。我若強爲作合。干涉其自由。彼必不允。豈非徒費心機。空勞唇舌。至夢霞一方面。亦屬難行。讀其誓書。苦心孤憤。矢志終身。已有騎虎難下之勢。百計諷勸。總歸無效。恨重於山。心堅如石。其情專。其志決矣。今我忽欲強其求婚於筠倩。彼必曰。我言既出。萬悔莫追。爾旣爲我知。己不當再以此言相聒。若是我復將以何辭繼之。循是以思。則此事於兩方面均有阻礙。不待發表而可知。其事之決裂也。梨娘轉念至此。頃刻間又眉峯壓恨。眼角牽愁。一場好夢。丟入華胥國中去矣。繼而又自念曰。山窮水盡。僅有此一絲生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心力而爲之。可耳。辛而成則三人皆得其所。不幸而不成則筠倩自有佳婿。夢霞終鰥亦當無怨。而吾心亦可以釋然矣。

深閨病質。寓館吟身。藥盞茶竈。拋來病裏工夫。冷席單牀。嘗遍個中滋味。夢霞自校中放假。歸思綦切。爲梨娘之病。淹留者又旬餘矣。獨宿空齋。百端根觸。夢裏還家。雲山疊疊。愁邊問訊。消息沉沉。給日徘徊。庭草有傷心之色。連宵蹀躞。燈花無報喜之時。心懸一綫。腸結千層。李後主所謂此中日夕。以淚眼洗面者也。華梨娘自偃臥以來。病軀久未臨窗。瘦腕不堪握管。黃花之句。輟吟青鳥之使。已絕。夢霞於初病時。作書慰問。後無日不就。鵬郎探詢梨娘病狀。而童子無知。語多恍惚。病之淺深。殊游移不能確定。欲以目覩爲真。而重門深鎖。有翼難飛。翻閱錦箋。紙上猶餘淚迹。摩挲玉影。鏡中如換病容。粒粒長鎗。食難下咽。沉沉清漏。睡不來魔。潘郎鬢影。愁損千絲。沈約腰

支瘦餘一握。數日來。夢霞之心。蓋爲梨娘寸寸碎矣。夢霞知梨娘之病。決不能一時就愈。或一病而竟至香銷玉碎。亦意中事。而無術以救治之。則亦空喚奈何而已。後聞筠情歸來。梨娘得一親愛之看護人。不覺爲之一喜。私心默祝。以爲梨娘之病。原係積憂積勞所釀成。有人焉爲之調護。爲之勸解。破其愁悶。開其懷抱。或從此脫離病趣。改變歡容。梨娘之幸。亦我之幸也。夢霞對於筠情。雖並無情感之可言。而此時。則不能不深有望於筠情。推其心。苟使梨娘病愈。則筠情於梨娘。實不啻有再生之恩。於己。亦間接受無窮之惠也。幸也。天公見憐。果如人意。筠情歸不數日。梨娘已離死域。夢霞亦出愁城。筠情與夢霞暗中又結一重愛感。奇情幻事。蓋亦今古情場中所絕無。僅有者矣。

第十四章 孽媒

草閣寒深。蕉窗病起。光陰草草。心事茫茫。梨娘一病纏綿。幾淪鬼趣。幸得一妙人兒。粲其生花之妙舌。施其回春之妙手。遂啓發梨娘心中之巧計。而成就夢霞意外之奇緣。以懣懣難愈之疾。晨夕之間。霍然而蘇。如陰霾累日。忽現晴光。梨娘之心。若何其快。夢霞之心。亦若何其快。卽筠情之心。亦一樣與兩人俱快。然病之來也。梨娘自知。之。夢霞亦知之。而筠情不知也。愈之速也。則惟梨娘自知之。筠情固不知。卽夢霞亦不能知也。梨娘明知此意。發表後。成否尙未可知。而此時欲解決心中之疑難。有不能不急於發表者。夢霞聞病羈留。欲歸不得。亦知其愈。便可束裝作歸計。而夢霞猶若有所戀而不忍遽行者。蓋欲得梨娘病後之通訊。藉慰其渴想之情也。一日晨興。見

案頭有一緘函封密密。視之固爲梨娘所遺。病後腕力不堅。故其字跡殊瘦而不勁也。夢霞逆知其中必有好音。未開緘而喜已孜孜。孰知一罄內容。有足令夢霞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搔首。忽而顰眉。執書而躊躇莫決者。書中所言非他。卽發表其心中所計畫。而欲夢霞求婚於筠倩也。書辭如左。

一病經旬。恍如隔世。前承寄書慰問。適在瞑眩之中。不克支床而起。伏案作答。愛我者定能諒之。梨影之病。本屬自傷。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之前書。語語激烈。未免太癡於情。出之以難平之憤。宣之以過甚之辭。情如許。一往直前。而於兩人目前所處之地位。實未暇審顧周詳也。梨影不敢自愛。而不願以愛君者累君。尤不願以自誤者誤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實不敢與聞。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己之心安。而對於己者之心。將何以安。耶。况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難安者在。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大舜且嘗自專。夫婦居室。人之大倫。先哲早有明訓。君上有五旬之母。下無三尺之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本人生應有之事。君乃欲大背人道。孤行其是。不作好逑之君子。甘爲絕世之獨夫。試問晨昏定省。承菽水之歡者何人。米鹽瑣屑。操井臼之勞者何人。棄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癡情。旣爲情場之怨鬼。復爲名教之罪人。君固讀書明理者。胡行爲之乖僻。思想之謬誤。一至於此。梨影竊爲君不取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君癡如此。豈竟欲勝天耶。吾恐無情之碧翁翁。且以君之言爲怨讟。將永淪我兩人於淚泉冤海。而萬劫莫脫也。青春未艾。便爾灰頰。君縱不自惜。獨不爲父母惜身。爲國家惜才乎。君風流風采。冠絕一時。將來事業。何可限量。乃

爲一薄命之梨影。願捐棄人生一切。終身常抱悲觀。將使奇談笑史。傳播四方。天下後世。必以君爲話柄。以爲才識如君。志趣如君。乃爲一女子。故而銜冤畢世。遺恨千秋。恐君雖死九原。亦有未安者。而今願曰。吾心已安。耶。君誠多情。惜情多。而不能自制。致有太過之弊。過猶不及。君之多情。適與無情者等。梨影愛君。梨影實不敢愛君矣。總之。此生此世。梨影與君。斷無關係。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各有未了之事。各留未盡之緣。冤債未償。既相期夫來世。良姻別締。亦何嫌於今生。君不設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君卽設誓。梨影亦無從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樂境。何苦自尋煩惱。誓死不回。效殷浩之書空。願伯道之無後。爲大千世界第一癡人哉。梨影爲君計。其速掃除魔障。斬斷情絲。勿以薄命人爲念。梨影以君爲師。君以梨影爲友。我善撫孤。以盡未亡人之天職。君速娶婦。以全爲子者之孝道。兩人之情。可以從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審而計之熟矣。然脈脈深情。梨影實終身銘感。不敢負君爲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可以爲君意。中人之替代。恢復君一生之幸福。此卽梨影之所以報君者也。願求之急而得之愈難。寸腸輾轉。思欲得有以報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來也。爲君一封書。苦煞梨影矣。霞君乎。君非愛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爲痛苦者乎。君如不願梨影之有所痛苦。則當念梨影爲君籌畫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爲不入耳之談。而以梨影之計爲不得已之舉。諒其衷曲。俯而從之。此則梨影謹奉一瓣心香。虔誠禱祝而深望。君不負梨影病後之一書也。梨影之所以爲君計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倩。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中之翹楚也。髮初齊。額間年纔。萱慈。

梢頭氣足。凌人奮志。拔裙釵隊。裏君得此人。可償梨影矣。阿翁僅此一女。愛逾拱壁。嘗言欲覓一佳婿。如君者。以娛晚景。嗣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攔起。君歸去。速倩冰人。事當成就。筠倩與梨影情甚暱。君求婚於我翁。我爲君轉求於筠倩。計無有不遂者。此失隴得蜀之計。事成則梨影可以報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影之病今愈矣。君能從梨影言。梨影實終身受賜。若竟執迷不悟。以誓言爲不可追。以勸言爲不足信。必欲與薄命之梨影。堅持到底。纏擾不休。則梨影不難復病。此外無可報君。惟有以一死報君矣。然梨影雖死。終不忘君。君梨影之魂。猶欲於睡夢中。冀悟君於萬一也。君憐梨影。知君必能從梨影言。終不忍梨影之爲君再病。且爲君而死也。率書數紙。墨淚交縈。無任急切待命之至。梨影謹白。

夢霞讀畢。沈吟良久。如醉如癡。一時之從違。竟難以自主。繼思梨娘之言。情至義盡。以過情責我。我亦自覺過情。然我實處於萬難之局。欲拋則無此毅力。欲合則已誤前緣。顛倒情懷。不遑他顧。故我當下筆之時。直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對知己。而於後來之種種。實未遑一一慮及也。此言既出。我已甘心犧牲一切。抱恨終身。雖明知其太過。終不願中途翻悔。爲負情之人矣。今彼宛曲陳情。反覆勸諭。辭嚴義正。殊令人難忍。難受。况更以死相要。有逼我以不得不從之勢。我若固持前說。不肯回頭。或更致意外之變。然我竟食言而肥。無限深情。付之流水。於我心終不能無慊焉。失隴得蜀。計誠妙矣。然趙氏連城之璧。何似中郎焦尾之琴。以曾經滄海之身。肯作再上別枝之想。彼病初愈。我若不允。則無情之病魔。固日夜環伺其旁。不待招之始返也。我不能使之不病。願安忍使之再病。

此時蓋不能不用緩兵之計矣。夢霞立作覆書略謂我歸心甚急。方寸已亂。代謀之事。此時不能取決。與我一月之商酌。俟秋涼來校後。再作射屏之舉。諸否雖未可知。然終不敢重違卿意矣。書後更系以四絕。

勸儂勉作畫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真。蜀道崎嶇行不得。傷心怕探隴頭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須論。一枝木筆難銷恨。終愛梨花有淚痕。

天荒地老願終賒。那有心情戀物華。不見青陵孤蝶在。何曾飛上別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諧。誤却東風意總乖。最是客窗風雨夕。痴魂頻夢合歡鞋。

孤燈獨宿孽債雙債一段奇情。百年幻夢。蓋梨娘此日之書已定。筠情終身之局。小始居處。本自無郎嫂氏多情。偏欲玉汝惡信。誤爲鵲信。良媒實是鳩媒。記者不暇爲兩人嗟不遇而先爲筠情喚奈何矣。情有獨鍾。心無他望。除是雲英願他下嫁。若非神女。那是生涯。夢霞之情。己自誓生死永不移易。雖鸞秦張儀復生。不能惑其耳。西子南威無恙。不足動其心。則其決不能以愛梨娘之心。移以愛筠情也。夢霞固堪自信。梨娘亦能深知。知之而復勸之。梨娘之不得已也。却之而復允之。夢霞之沒奈何也。兩人不必言所苦者。筠情耳。彼方深幸梨娘之病愈。不知梨娘已驅而納之。陷穽之中矣。冤孽牽連。誤人誤己。情場變幻。一至於斯。多情者每爲情誤。咎由自取。不足怨也。而彼筠情者。則少小尙不知愁嬌痴。未嘗作態。願亦爲天公所忌。愛嫂所累。終身淪於悲境。果又何罪哉。善談情者。又何說以處此哉。

梨娘得夢霞覆書。知夢霞過歸在卽。未免觸動離思。頓增惆悵。繼知代作蹇修。夢霞已有允意。私心竊慰。此事果諧。兩人此後或尙多見面之緣。暫時相別。固無足介意也。翌晨復由鵬郎攜來一函。則夢霞已破曉揚帆歸去。函中乃別詩六章也。

寓館棲遲病客身。憐才紅粉出風塵。傷心十載青衫淚。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落後遇卿卿。又見枝頭榴火明。無限纏綿無限感。於今添得是離情。
略整行裝不滿舟。會期暗約在初秋。勸卿今日姑收淚。留待重逢相對流。
兩情如此去何安。愁亂千絲欲割難。別後叮嚀惟一事。夜寒莫凭小闌干。
夢醒獨起五更頭。月自多情上小樓。今夜明蟾涼如水。天涯照得幾人愁。
分飛勞燕悵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記取荷花生日後。重尋鴻爪未模糊。

第十五章 渴暑

南國言旋。北堂無恙。夢霞於五月下浣。買棹歸吳。其次日。劍青亦自閩中歸。久別弟兄。一朝聚首。入門帶笑互看。往日容顏。聯榻追歡。共說異鄉風味。人生之樂。無樂於別久而相逢者。更無有樂於骨肉分離。天涯地角。而一日之間。游子雙歸者。劍青自去秋客閩。別其釣遊之地者。忽焉已裘而葛矣。對故鄉之風景。久已生疎。假長夏之光陰。好資。驅爰與夢霞。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同行同止。以遨以遊。徘徊於響屨廊邊。猶認夕陽殘石。借宿於寒山。

寺裏共聽清夜警鐘。訪墓到虎阜之麓。憑豔跡以流連。觀濤來胥江之濱。魂忠魂而鳴咽。或掃石留題。記游蹤之所至。或登樓買醉。猶餘興之未闌。兩人出則肩隨。睡則足抵。既倦遊而歸來。復長談兮竟夕。盡家庭之樂事。得山水之閒情。葛巾芒屨。意致飄然。見之者幾疑其爲地行仙矣。孰知樂事不常。歡情易極。十日之游。未竟二豎之禍。忽侵善病之夢。霞客中多感。起居失調。護之常歸。後恣遊。往返歷奔波之苦。况傷心人。別有懷抱。其胸中難言之隱。恨有不能與劍青共。且有不能爲劍青知者。病根深種。有觸卽發。不數日間。夢霞復理藥爐生活。不能追隨劍青之杖履矣。

竹影梳簾。藥烟帶室。劍青以夢霞病。游輿頓衰。終日相伴不去。夢霞此次之病。來勢頗劇。寒熱交作。頭汗涔涔。有時竟昏不知人。神魂顛倒。嚙語綿綿。母甚憂之。劍青亦爲之眉皺。急延良醫。進猛劑。劍青固素明醫理者。按方用藥。參酌其間。出以慎重。調治旬餘。病乃漸減。轉而成瘡。斯時夢霞神志雖清。而瘡勢時作。疲乏之極。昏昏思睡。怕與家人攀話。蓋其元神已於無形中大受虧損。然脫離床席。尙須調養。非一朝一夕所能起也。

劍青天性友愛。自夢霞病後。日日杜門不出。蹀躞床頭。藥鑪茶盞。親自料理。慈母愛子。爲夢霞病。終日沈憂難解。劍青必好言以慰母。謂弟病且愈矣。其實劍青之心。亦兀然不寧也。終日伴病。藥裏之暇。時就案頭。觀書自遣。偶翻夢霞竹篋。得數箋。閱之。乃大驚。蓋夢霞與梨娘唱和之詩詞。往返之函牘。皆留底稿。彙成一束。梨娘見遺之作。尤什襲而藏。倍加珍護。半年來之蹤跡。胥在一篋中。置藏几案之旁。固自謂深藏不露。無人能偵破個中之秘密。

也。劍青於無意中得此離奇之消息。頗深詫愕。讀其詞。則語不離情。言皆有物。知夢霞必有奇遇。繼又檢得長幅短簡。共數紙。一腔心事。和盤托出矣。復窮搜之。則梨娘之詩。若詞。若手札。若小影。均連續發現。五光十色。撩亂眼花。次第讀之。驚喜交集。乃知彼美。以多才之道韞。爲薄命之文君。與夢霞通好者。兩月餘矣。情皆軌於正語。不涉於邪。如此佳人。實難多得。可豔亦可敬也。夢霞無長卿之緣。有樊川之恨。一肚閒愁。無可告訴。此所以鬱而成病。歟。念至此。又不禁爲夢霞危。後讀兩人最後之通訊。梨娘欲以筠倩自代。語殊纏綿而哀豔。不覺色飛眉舞。私付曰。償他萬種癡情。還汝一生幸福。此大佳事。吾當爲弟玉成之。決不使其徑情孤往。遺恨無窮。以縲終其身也。時夢霞病已少差。特未能起。輾轉床席間。悶苦殊甚。頗樂與劍青閒談。劍青因詢吾弟在錫有無異遇。不然何憂思之深也。夢霞曰。無之。語甚支吾。狀尤忸怩。旋卽亂以他語。劍青笑曰。弟毋我諱。我已盡悉。彼畫中人胡爲乎來哉。夢霞聞言。知秘密已爲兄窺破。大悲。旣念阿兄非他人。不妨以實情相告。因將與梨娘交涉之歷史。一一爲劍青述之。語時含憤。帶悲。聲情甚慘。後乃至於泣下。

床頭喋喋。枕角斑斑。劍青見夢霞聲淚俱下。亦爲之黯然。徐慰之曰。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天下多無可奈何之事。人生有萬不得已之情。古今來情之一字。不知消磨幾許英雄豪傑公子王孫。此愛力界中原。非可以貿然挺身而入。吾弟以多病之身。而與至強之愛力戰。其不勝也必矣。况乎梨花薄命。早嫁東風。豆子多情。偏生南國。彼旣已蠲除塵夢。詩心不比琴心。弟何必浪用愛情。好事翻成恨事。白日勞形。欲報恩而無自寒宵割。

臂更非分之貽譏。是可痛矣。甚無謂也。兄非故作此煞風景語。自等於無情之物。但歷觀世之癡於情溺於情者。到頭來惡果已成。無不後悔。三生癡夢空留笑柄於人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得失分明。烏可不慎之。又慎阿兄生平自問他種學問。皆不如弟。惟於情愛關頭。尙能把持得定。數年來所遇之佳麗。不爲不多。而接於目者。不印於心。現於前者。便忘於後。弟生本多情心。尤易感孽緣。巧合便爾情深。一往恨結同心。須知撒手懸崖。當具非常毅力。回頭苦海。是爲絕大聰明。吾所愛之弟。乎名花老去。拍手徒嗟。好夢醒來。噬臍何及。此時擺脫。猶或可追。望弟之速悟也。况彼美之。所以爲弟計者。亦可謂情至義盡。遺恨還珠。且斫同心之樹。良緣種玉。別栽如意之花。此意良佳。此計殊妙。弟勿迷而不悟。甘以身殉癡情。弟年已及冠矣。吾家門衰祚薄。血裔無多。父死亦應求嗣。母老尤望抱孫。此事若諧。則一可以慰慈母。二可以慰知己。三亦可以自慰。一舉而三善具。亦何樂而不爲哉。劍青語時。注視夢霞之面。急待其答。夢霞則頻點其首。默不一語。

驕陽眩眼。溽暑炙心。夢霞之病。由濕溫轉成瘧疾。雖似較輕。而瘧勢時作時止。留戀不肯去。際此炎蒸之氣候。解衣揮扇。終日昏昏。猶覺非常困頓。矧呻吟床席。擁被深眠。有風而不可乘。有水而不可飲。其沉悶之苦。爲何如耶。幸瘧勢間日一作。病不作時。尙可偶然起坐。伏枕無聊。深遐想賦詩。八律以寄梨娘。俾知近日狀況。

無端相望忽天涯。別後心期各自知。南國只生紅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夢爲蝴蝶身何在。魂傍鴛鴦死亦癡。橫榻窗前真寂寞。綠陰清晝閉門時。

天。妬。奇。緣。夢。不。成。依。依。誰。慰。此。深。情。今。番。離。別。成。真。個。若。問。團。圓。是。再。生。五。夜。有。魂。離。病。榻。一。生。無。計。出。愁。城。飄。零。縱。使。難。尋。覓。肯。負。初。心。悔。舊。盟。

半。捲。疎。簾。拂。臥。床。黃。蜂。已。靜。蜜。脾。香。吟。懷。早。向。春。風。減。別。恨。潛。隨。夏。日。長。滿。室。藥。煙。情。火。熱。誰。家。竹。院。午。陰。涼。塔。前。拾。得。梧。桐。葉。恨。少。新。詞。詠。鳳。凰。

海。山。雲。氣。阻。崑。崙。因。果。茫。茫。更。莫。論。桃。葉。成。陰。先。結。子。楊。花。逐。浪。不。生。根。煙。霞。吳。嶺。催。歸。思。風。月。梁。谿。戀。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見。何。時。重。訪。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晴。日。簾。櫳。燕。語。長。青。鳥。今。無。書。一。字。藍。衫。舊。有。淚。千。行。魚。緣。貪。餌。投。情。網。蝶。更。留。人。入。夢。鄉。欲。識。相。思。無。盡。處。碧。山。紅。樹。滿。斜。陰。

碧。海。青。天。喚。奈。何。樽。前。試。聽。懷。儂。歌。病。餘。司。馬。雄。心。死。才。盡。江。郎。別。恨。多。白。日。聯。吟。三。四。月。黑。風。吹。浪。萬。重。波。情。場。豔。福。修。非。易。銷。盡。吟。魂。不。盡。魔。

夜。雨。秋。燈。問。後。期。近。來。瘦。骨。更。支。離。忙。中。得。句。閒。方。續。夢。裏。行。雲。醒。不。如。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時。春。風。見。面。渾。如。昨。怕。檢。青。箱。舊。寄。詞。

小。齋。燈。火。斷。腸。時。春。到。將。殘。惜。恐。遲。一。別。竟。教。魂。夢。杏。重。逢。先。怯。淚。痕。知。無。窮。芳。草。天。涯。恨。已。負。荷。花。生。日。期。莫。訝。文。園。因。病。懶。玉。人。不。見。更。無。詩。

詩既就。書以蠻箋。護以錦封。珍重付劍青。洩其代交郵使。病情大惡。消磨長日。如年別緒。時繁容易。秋風又起。夢霞困頓。月餘終未能驅瘡鬼。使之遠去。未幾而梨娘之覆書。與校中勸駕之函俱至。蓋時值金風送爽。玉露滴秋。距秋季開校之期不遠矣。夢霞得書後。心念意中人。卽欲如期而往。而病意纏綿。若與夢霞深表愛戀之情。而不忍捨之遽去者。家中人咸尼其行。其母謂之曰。兒病若此。豈可再歷風塵之苦。調養幾時。痊後赴校。未爲晚也。不然。竟作書辭去教職。或薦賢以自代。亦無傷也。夢霞不得已。函知該校。謂病莫能興。請緩期數日。一俟病魔漸祛。卽當鼓棹而來。行開校禮也。然此時之夢霞。身雖病臥家中。蓋已魂馳遠道。夢繞深閨矣。一日有戚來問疾。爲言有藥名金鷄那粉者。治瘡之妙品也。效如神。惟性甚烈。味甚苦。病者多不敢服也。夢霞喜曰。我欲求速愈耳。他何慮焉。如言購服。果驗。僅兩服而病若失。寒熱不復作。飲食已如常。惟病後精神未能遽復。夢霞固自謂已愈矣。家中人亦咸謂良藥苦口。利於病。此言洵不虛也。乃擇日爲夢霞治裝。劍青以夢霞病愈。放下愁懷。亦擬同時負書擔囊。作遠行計。時己酉秋七月初旬也。天涯骨肉能有幾人。而聚散忽忽。至無憑準。傷離經歲。迹等參商。良晤一朝。情諧壘篋。又爲病魔所苦。未盡其歡。夢霞之不幸。耶。劍青之不幸。耶。無何而一聲長笛。兩片秋帆。流水無情。又分道載征人而去。

第十六章 燈市

一帆飽雨。隻漿划風。方夢霞登舟時。朝旭初昇。照水面樓台。映波成五色。奇彩甫出。港陽烏漸隱。風雨驟至。一望

無大忽作醜慘色昏黑糲糊。渾不辨山光樹影。蓋初秋天氣晴雨不常。江南苦濕初夏則有梅子雨。初秋則有豆花雨。殘暑未盡。新涼乍生。時有斜風細雨。陣陣送寒。以淨炎氛。不迎爽氣。謂之釀秋。夢霞此行會逢。其適不情。風雨咄咄逼人。回首家山。不知何處。煙波渺渺。雲水茫茫。極目杳冥。如墮重霧。嗚呼。旅行遇雨。易斷人魂。矧在舟中。矧舟行於茫無涯涘之太湖耶。此時狂風亂雨。挾舟而行。船身搖搖顛播萬狀。風勢逆且急。橫拖倒曳而行。不知其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舟人相顧失色。三尺布帆。舊且破矣。風乘其破處。極力搨打。一片呼呼聲。若龍吟若虎嘯。而斯時之雨師。且含禰正平之怒氣。以帆當鼓。亂敲狂擊。作漁陽三搥。與風聲相和。錯雜入耳。恍然如八音之並奏。中流風勢更顛。舟不能進。而蕩益甚。俄聞砰然一聲。卽有一舟子呼曰。桅折矣。又聞一舟子呼曰。速下帆。速下帆。毋緩。緩且覆。帆既下。舟仍不定。雨花與浪花相激。戰撲船首尾幾遍。夢霞危坐舟中。不敢少動。蓋一探首。艙外而彼無情之雨。點正待人迎面而擊也。移時舟子入艙言曰。風雨甚厲。波浪大惡。前無去路。後無來舟。行不得也。哥哥。夢霞不應。但命其鼓勇前進。當倍其酬金。舟子嘆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設前途有變。我等皆葬於江魚腹中矣。乃復冒險行。風頭漸低。兩脚尙健。款乃一聲。秋山無色。蓬窗聽雨。點點滴滴。好不悶殺人。也。

帶病適征。中途又爲風浪所困。倒臥艙中。心旌搖搖。不知身之在何處矣。船窗緊閉。雨珠時從窗隙中跳入。行裝微被沾濕。風勢既逆。流水更急。舟子二人。雙檣齊舉。衝波而鳴。聲殊不柔。蓋舟行甚遲。雖用力撥動。猶有倒挽九牛之勢也。夢霞體已不支。心益焦急。既臨流而惆悵。乃扣舷而成吟。

藥綠不斷苦愁中。偃蹇居然老境同。只爲相思幾行字。又拚病骨鬪西風。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雲意若何。兩面船窓開不得。亂愁擬似亂山多。
烟水蒼茫去路無。秋槎獨泛客星孤。人生離別真無限。風雨漂搖過太湖。
急雨飛來亂打篷。舵師失色浪山中。不須更祝江神助。舟載離人例逆風。

由蘇臺赴錫不越百里。今爲風雨所阻。舟行竟日。計程尙未及半。行行重行行。時已薄黃昏矣。長天色死。古渡人稀。悵望前途混茫一片。須臾進一港。斷橋孤倚。老樹交橫。岸上漁舍櫛比。炊烟四起。微聞人聲。漁舟三四泊於水濱。兩三星火。直射水面。作燐光點點。舟子曰。此大好繫舟處矣。舟旣傍岸歇。舟子爇火作炊。時雨歇。孤篷月生。遠水碧波如練。夜色絕佳。舟子飽後卽眠。不脫蓑衣。酣然入夢矣。夢霞不能遽睡。推篷而出。危坐船頭。領略秋江夜景。時則一輪明月照徹江干。雨後新霽。色倍澄鮮。隔溪漁笛參差斷續。其聲幽咽入耳。而生愁流螢幾點。掩映於荇藻之旁。若與漁火爭光者。夢霞對此可憐之夜。景不覺觸動離思。潛然淚下。大有赤壁舟中客所歌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慨。雖境地不同。寄情各別。所以興懷。其致一也。俯仰之餘。口占一律。以抒悲感。

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草秋先到。宿鳥驚人夜尙飛。寒覺露垂篷背重。靜看月上樹梢微。茫茫前路真如夢。萬里滄波願盡違。

月光之下。冷氣襲人。微風起於蘋末。砭膚欲粟。夜深矣。人靜矣。夢霞以病後之軀。忍寒露坐。至此不可復耐。旋入

艙睡時渡頭行柝。正連敲三下也。就枕後覺衾寒似鐵。瑟縮不能成寐。離鄉之感。懷舊之意。均於此時奔赴。腦際無目不鱗。有身非蝶。所謂求之不得。輾轉反側者。此夜之睡。况庶幾近之。至村鷄亂唱。一線曙光。自蓬隙透入。始覺得睡魔遽然化去。而舟子已於此時起。解纜行。時風勢已轉。大好揚帆。櫓聲啞啞。載夢而去。舟行良久。夢霞殊未覺。時未及午。已達目的地。泊既定。舟子呼夢霞醒。曰至矣。推枕而起。盥洗畢。攝衣登岸。命舟子荷裝相隨。徑造崔氏廬。嘉賓賢主。相見歡然。東啓舊舍。下榻其中。舟子得金。解維自去。崔父略詢夢霞別後情狀。有頃出盛肴。款客。午餐既竟。夢霞即獨行赴校。

人來前度。秋闈今宵。夢霞一路行來。舊地重經。覺此冷落之街市。忽地十分熱鬧。迥異從前。十里彩棚懸燈。錯落紅男綠女。點綴其間。笙歌隱隱。響遏雲表。咄。此何爲者。詢之野老。云每歲節屆初秋。豐收可望。鄉之人必聯結秋社。懸燈敬神。幸五穀之豐登。竭三日之誠敬。春祈秋報。慣例使然。今日乃第一日也。夢霞聞言。雖笑鄉人之迷信。然其不忘報本。猶存醇厚之風。合哺而嬉。如見太平之象。不先不後。適於我來校之初。逢茲佳節。眼福不淺哉。無何行至校門。則見門首高懸國旗。紅燈三四。蕩漾簷前。鄉人媚神。與學校何與。乃亦從而附和之。不其慎乎。然是鄉風氣水開。迷信未能破除。教育難於普及。不如是不足以取信於鄉人。該校前途。將大受影響。夢霞任職半載。洞悉此種情弊。亦不爲怪。既入校。先見李某。繼見秦翁。亦在坐談良久。知己於前日行開校禮。今日起放燈節。假三日。秦翁邀夢霞至家中晚膳。有石癡書相示。李某約夢霞晚膳後同遊燈市。夢霞兩諾之。

征塵甫息。樂事偶逢。夢霞與李某攜手出門。同赴燈市。時則璧月初升。金風不起。行人雜沓。雅樂悠揚。頃刻間。燈齊放。燦若明星。照耀通衢。如白晝。鄉人雖樸陋。亦知出奇鬪勝。競巧爭妍。燈之形式。種種不同。足炫游人之眼。時非元夜。地非錦城。而燈火之紛繁。人聲之騰沸。亦居然有萬丈光明。十分喜氣。拋却無數金錢。付之一炬。鄉人視之。亦不甚惜。則迷信之過也。兩人環行一周。全市勝處。探索殆遍。偶至一處。露臺之上。游女如雲。鴻影翩跹。鶯聲嚶嚶。意必大家眷屬也。夢霞偶一注目。衣香鬢影之間。彷彿有若梨娘者。掩映於燈光之下。時以李某在旁。不便駐足。注視過眼。曇花一現。便無蹤影。夢霞固神馳於臺上之人。而無心徵逐於游人隊裏。賞此秋燈矣。李某與猶未蘭。夢霞辭以倦。乃分道而歸。

夢霞臺上所見者。其果爲梨娘乎。曰是也。梨娘前得夢霞病訊。心電交馳。今聞其來。知其病已愈。而急欲一見。以爲慰。明知夢霞赴校後。晚間必爲同人等邀往遊觀。故藉觀燈。爲名。倩妝。偕鵬郎。出其實意。不在於燈。而專盼夫意中人之來。得售其傾城之一顧也。方夢霞瞥見之時。正梨娘盼望之際。燈影與人影。齊明。燈光與目光。互射。昔人詩云。看燈兼看看。燈人若兩人。此時之情。則不僅兼看之謂矣。夢霞回寓後。梨娘亦即乘輿歸。蓋既見君子。中心已慰。良宵美景。可讓與一般。行樂客。作長夜遊耳。夜闌人倦。夢霞猶不遽睡。撥燈拈管。賦詩數章。以記觀燈情事。

尋樂追歡我未曾。強扶殘病且攜朋。愁心受盡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燈。

繁華過眼早相感。今日偏來熱鬧場。不爲意中人。悵望客窓。我恨耐淒涼。萬燈一例放光明。逐隊遊人喜氣迎。滿耳笙歌聽不盡。誰知都作斷腸聲。叮嚀千萬早登程。猶記當時別爾行。盼到相逢難一語。最無聊是此時情。

韶華到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景在秋宵。本無一刻千金之價值。人爲病客。尤少及時行樂之精神。轉瞬而三日之期已悠然而逝。收拾繁華之景。依然寂寞之鄉。從此夢霞朝朝暮暮。理不清教育生涯。冷冷清清。嘗不了相思滋味。在家臥病時。愁亂於絲心。急如火。眼盼征雲。不知去路。魂隨夜月。直到深閨。惘惘出門。皇皇就道。視家庭若傳舍。以逆旅爲安居。一若得爲前度之劉郎。便可償問津之夙願者。洎乎舊遊重歷。回首一驚。苔碧葉丹。區易一番慘象。春風秋月。空教兩度消魂。望美人兮。何處咫尺天涯。問相見以何時。等閒秋半。夢霞冒險服猛藥。痼魔雖暫退避。病根實未剷除。加以船頭看月。又爲風露所欺。到校後晨夕奔波。曾未稍事休養。未幾而病態依然。藥緣再結。幸瘡勢尙輕。兩日中有一日可以強起。不欲曠課。以貽誤學童。日日扶病登壇。不堪其苦。而病且益深。梨娘不時遣鵬郎探詢病狀。欲爲之醫。夢霞却之。但囑覓金鷄那粉。無如此藥來自西土。鄉中人鮮有知者。無以報命。則亦已耳。願梨娘夙聞人言。久瘡不愈。將成癆瘵。以是深爲夢霞憂。遣鵬郎謂之曰。先生病若此。不醫不藥。將坐以待斃耶。此間無良醫。不能治先生病。且乏人侍奉。重苦先生。吾母欲於明日買舟送先生歸去。先生之意若何。夢霞連搖其首曰。我不歸。我不歸。我不願歸。我當病死此間耳。鵬郎聞言大悲。嗚嗚而泣。夢霞悔以重言驚孺子。乃

慰之曰。鵬郎毋哭。我雖病。那便遽死去。語阿母勿爲我慮。我病行且愈矣。不必去。來來多費一番跋涉也。言已。更起書一紙交鵬郎。所書乃病中吟四首也。

用情深處尺難量。病中新秋瘦沈郎。悔把當時腸盡斷。而今欲斷更無腸。帶病登壇漫討論。胸前還漬淚雙痕。人生此苦誰禁得。口欲言時眼又昏。鱗魚照影夢難成。莫恨吟虫訴不清。便使虫聲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病骨朝來漸不支。爲伊憔悴至於斯。西風落葉蕭蕭夜。恐是羈魂欲化時。

第十七章 魔劫

好夢不成奸謀忽。中彼蒼者天。顛倒之播弄之離以苦之病以困之種種摧殘猶以爲未足。特再加一惡魔爲之。讒構其間。俾常處於千荆萬棘中。不得一日甯貼命宮。磨竭而此悲痛之慘劇且連續演出。靡有窮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以是知兩人之結果。蓋有難言者矣。夢霞養疴寓舍。猶間日一赴校。梨娘止之不可。乃代爲之請假。李某時於課餘之暇。來視夢霞。狀至殷勤。夢霞平日與之冰炭。顧未嘗形諸詞色。一堂問答。虛作周旋。雖非深交。並無惡感。今者繁重之校課。彼一人服其勞。復偷得餘閑。時來存問。先生之無恙。夢霞於此固當易其厭惡之心。爲感激之私。謂此人亦多情者。前誤以輕薄少年視之矣。然而奸人之交接。善其陰賊險狠之心。必飾以謙恭肫摯之行。虛示其誠。潛行其詐。發於人之所不覺。李某來而夢霞納之。直不啻引狼入室。揖盜開門。一來再來。不數日。

而禍事起矣。

一日薄暮。李復來。夢霞方臥。移坐床前。瑣瑣作無謂談。夢霞殊厭其嘵叨。閉目不答。耳聒矣。而彼終無去意。鵬郎忽入手持一物。狀若緘札。大呼曰。先生阿母……夢霞大驚。急作咳嗽。以止之。鵬郎急回首見李。乃不語。夢霞莊容謂鵬郎曰。汝年長矣。猶頑憨如許。此李先生余之好友。長者在。前作此狂呼跳躑之態。不令人笑。汝爲失教之兒耶。鵬郎受責默然。雙睛炯炯。目李不少瞬。夢霞復顧謂李曰。是兒名鵬郎。舍親之幼孫也。椿庭早萎。遺此孤雛。乃祖囑余善督教之。今半稔矣。輕浮若此。適足以見余訓導之無方耳。李笑曰。君言過矣。吾觀鵬郎。貌聰慧。而態活潑。佳兒也。言時。鵬郎已將手中函。乘間擲於枕旁。欲行不行之際。李某故作不見。欠伸而起曰。日暝矣。吾其去休。霞君珍重。明晚當再來視君也。又呼鵬郎曰。鵬郎同我至門外遊耍去。勿在此擾先生清睡也。言畢。牽其手與之俱出。

李挈鵬郎至門外。時斜陽一角。掩映林梢。倦還之歸鳥。方載飛載止。撲速投其故巢。長隄十里。暮色猶未深也。可憐之鵬郎。不知此時與彼同行之人。實爲神奸巨慝。將以至劇烈之慘痛。加之於其母。顧與之攜手出門作嬉游之伴。侶此真危境也。兩人且行且語。李先以不急之語詢鵬郎曰。汝讀何書。先生待汝好否。鵬郎一一具答。有頃。李忽止不行。陡謂鵬郎曰。余思得一事問汝。汝勿誑余。鵬郎請其說。李曰。汝適間手中所持之書函。非汝母遺汝交與先生者乎。鵬郎慕聞是語。目瞪口呆。面色驟變爲白。嫩弱之神經。若受非常之激刺者。良久乃答曰。非也是。

書乃自先生家中寄來者。母遣余攜交先生耳。李笑而不信。又問汝家幾人。汝母何名。年幾何矣。鵬郎不悅曰。先生瑣瑣問余家中事。意欲何爲。余殊不願聞也。黃昏已近。恐阿母盼望。余歸矣。言已。遽回首望家門而奔。李追呼之。去已遠矣。李乃沿隄歸。喃喃自語曰。是兒狡哉。乃敢以謔言欺余。若其母與夢霞而果無關係者。則彼方持券而入。狂呼阿母之時。書可以爲人所共見。夢霞何爲作噉示意。後鵬郎突被余之詰問。忽露驚惶之狀。噉不能答。久之。乃以家書對。是中之曖昧。不問可知。而是書之爲其母所發。亦可斷言。今旣爲余於無意中撞見。余必欲偵破其祕密。俾情婦奸夫。知余之手段。然偵探之手續。不能不以交歡鵬郎爲入手辦法。今日不得。則繼以明日。明日不得。則繼以後日。威脅之而無效。則以計誘之。不懼彼狡猾之孺子。不墮余之術中也。

自今伊始。崔氏之廬。無日不有李之蹤跡。戶限幾爲之穿。以視疾爲名。作祕密之間牒。來必或袖食物。或懷玩具。以餌鵬郎。以市愛於鵬郎。鵬郎雖狡。然髻鬣之齡。知識究甚淺薄。彼不知李所以不惜金錢。購種種之食物玩具。以相餉者。實挾有別的欲望。且以李爲眞愛我。樂與之相處。頗切依依之態。李間以甘言誘之。鵬郎忘其所以。時竟以眞消息相告。此實由於李之毒計。不得爲鵬郎責。然兩人之密事。實破壞於此。小兒之口。愛河滾滾。情海茫茫。霎時間陡起絕大之風波。李旣偵得其實。欲望已滿。乃去而不復來。

夢霞靜養若干時。困頓之精神。已稍稍復其常態。而彼多情之瘧鬼。與夢霞朝夕不離者。至此乃知夢霞不可久相與處。若日與夢霞疏。不久將舍之而他適矣。夢霞以校課久曠。病體已蘇。擬卽趨赴講壇。以補從前之缺。一日

晨起。方披衣下床。忽館僮奔入曰。有一舟子在外。言先生家中遺渠來載先生回去者。請先生遽登舟。謂奉老夫人命。今日必須趕到也。夢霞心竊駭。意家中必有意外事矣。急吸舟子入。舟子所述與僮言同。夢霞乃問之曰。汝來時。老夫人無恙乎。曰無恙。家中人均無恙乎。曰均無恙。然則因何事而急待余歸乎。目不知。老夫人於昨晚遣人來雇余舟。囑余連夜鼓桌來此。但言明日能早載得先生歸者。當倍償汝之舟金。未嘗言及何事也。夢霞大疑。然終莫測其所自。正籌思間。舟子已疊作無情之催促。勢難免此一行矣。乃將案頭亂稿。草草收拾。書二紙。付僮一以留別其主人。一則校中告假書也。時尙早。崔家人猶未起。館僮送之出門。忽忽發舟去。江神助風。舟行如矢。午雞唱罷。便抵家門。夢霞急趨入見其母。母見之亦訝曰。兒病已愈耶。胡昨晚接得汝函。謂病重欲歸也。夢霞茫然曰。奇哉。兒並無此書。必贗鼎也。是何妍人作此狡猾。使老母飽受虛驚耶。索書閱之。字體殊艱澀。強摹夢霞筆跡。而時露其本態。則李生所爲也。夢霞默念吾中奸賊之計矣。顧彼之作此。又欲何爲。噫。吾知之矣。方余病時。彼日來視余。後忽絕跡。余初甚疑之。今發現此僞函。事心誠不可測也。或余之祕密。已爲彼所偵悉。故設計遣余歸。欲不利於梨娘耶。果爾則彼必更施詭計以賺梨娘。吾可憐之。梨娘將爲奸人所蹂躪矣。夢霞至此。幾欲失聲呼奈何。然終不能以心中所懸揣者。舉以告母。則爲諉以語之曰。是書乃同事李君僞託。兒能識其字跡。渠與兒甚相得。曩見兒病軀未復。勸兒歸校課爲兒代。兒未允。彼故爲兒作書。俾以母命召兒。則兒不得不歸耳。母曰。此亦良友之好意。不得謂之惡作劇。兒既歸。姑暫事休息。吾視兒之容顏。固猶帶數分病態也。夢霞唯唯。

夢霞自此復家食矣。獨居深念頗難爲懷。時取僞函反覆審視之。探其用意所在。覺李之爲人實爲小人之尤。與之相處半載。雖意見相左。尙未知其設心。竟若是其險惡也。脫余之秘密而果爲彼知者。彼能偵余。余不能偵彼。彼能陷余。余不能陷彼。養虎貽患。余斷不容此惡魔。常擾余左右。而破余之好事也。石癡行時。曾以全校主持責余一人。余對於此校。實負完全責任。余固有進退教員之權。李之人格。即此一書可以斷定。小學中有此無道德之教師。亦非鄉閭之福。去之。去之。余決去之。爲公乎。爲私乎。固兩得其所也。彼在余之掌握中。顧乃欲設計陷余。以自絕於余。忍余去之不速耶。但彼既賺余歸。數日中難保無意外之變。以李譎詐多端。欲欺一荏弱之女子。固甚易。梨娘危矣。彼非有心欲加毒於梨娘。何用此狡僧之伎倆。余不免爲彼所愚。梨娘之墮其詭計。亦事之所必至。念至此而夢霞之心。遂不能片刻甯。而怒而懼而切齒而驚心。李果出此忍心害理之舉者。余誓不與之兩立。思潮泛濫之際。恨不脅生雙翼。飛飛直到窗前。一覘玉人之安否。而一念回旋。猶望事實。或不如余之所料。李或尙未知余秘密。或知之而實未嘗設心破壞。或梨娘靈心慧眼。能識破其奸謀。而不爲所窘。然此萬一之希望。實與事理不合作。如是想。聊以自慰。則可以爲必中。恐未也。方寸靈臺。頃刻間翻雲覆雨。極變幻之態。思緒愈紊。愈覺低徊。欲絕如坐針氈。如被芒刺。靜處一室中。若有鬼魅。現於前。虎狼。躡其後。覺一起一坐。一舉一動。皆非非常之危險。忘餐廢寢。終夜以思。長此以往者。不將成癩癩之疾耶。

次晨夢霞方晨餐。郵使遞一函。至接而視之。顏色倏變。手持書而顫。此奇異之函。何自而來。蓋梨娘之通辭也。雖

未開緘。已知其中消息。必惡無疑。乃急拆閱之。書辭錄下。

君此行殊出意外。臨行並無一言相示。雖有慈命。何其速也。君非神龍而行蹤之飄忽。至於如此。豈恐妾將爲臧倉之沮耶。願去則去耳。吾家君非從此絕跡者。暫時歸去。不久卽當復來。何必以一紙空言。多作無聊之慰藉。抑君卽欲通函。何不直接交於妾。而間接交之李某。倩彼作寄書郵。此何事。而可假手於他人耶。君若此直不啻以秘密宣示於人。彼李某爲何人。君果信其必不竊窺君書之內容耶。妾實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縱不爲己之名譽計。獨不爲妾之名節計乎。妾素諗君才大而心細。事必出以慎重。今竟輕率荒謬至此。豈驟患神經病耶。漆室遺釵。心如古井。與君爲文字之交。並無絲毫涉于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質神明。然縱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人卽以密札要我。一生名節。爲君一封書掃地盡矣。不知君將何以處妾。且何以自處也。事已決裂。妾何能再覩顏人。世然竊有所疑者。以此書證之。君平昔與妾之交際。如出兩人。此中有無別情。或爲郵差誤投。或爲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決。今無他言。惟盼君速來。以證明此事。而後再及其他。方寸已亂。書不成文。謹忍死以待行旌。

夢霞讀既竟。不禁大訝。歸來三四日。未嘗一握管。何得有書交郵。是又必李所假托矣。彼竟出此毒計。以陷梨娘。是烏可恕。梨娘爲彼所欺。憤無可洩。憔悴孤花。又經此一番狂風暴雨。此時正不知作若何情狀矣。彼書趣余行。則家中尙可片刻留耶。急袖書往見其母。謂兒病軀已大好。欲回校供職矣。母許之。遂行。

第八章 對泣

茫茫然歸。皇皇而去。名花多難。禍根種自前生。秋雁無情。驚信飛來一紙。何物么魔。提弄人至此。席不暇暖。浹旬兩度。奔波帆又高懸。多事這回。破浪斯時。夢霞又在舟中矣。兩岸青山。列隊送征人。遠去夢霞。殊無戀別之情。但望仙風。借便霎時吹到。蓬萊秋水。長天碧雲。紅樹一路烟波。正好大尋詩料。而夢霞對之。覺盡是惱人之景。心事忽忽。正似雲山萬壘。複雜縈繞於其間。紛亂不可名狀。更不容着一點閒情。復何心作船頭之憑眺耶。可恨江神作惡。偏斬此一帆風。雙槳翻波。大有遲遲吾行之意。夢霞焦急欲死。不時探首窗外。覘舟行之速率。連聲迫促舟子。意今日若誤我行程。恐彼惡魔。或更有狡計。發生梨娘信禁。其幾許蹂躪耶。

落日酣波。繫船大好。夢霞已登岸矣。神情昏惘。如懷鬼胎。不知此來將演出何種慘劇。既至門前。反逡巡而不敢遽進。徘徊良久。暝色黝然矣。天寒日暮。烏能久作門外漢耶。乃放膽直入。鵬郎方在庭中。疊石爲戲。見夢霞迎問曰。先生來矣。歸去何事。臨行胡再不謀。好教人盼煞也。夢霞不答。挽之入室。卒然問曰。汝母安否。鵬郎曰。先生去後之等三日。校中不知何人送一書。至秋兒接得以交吾母。吾母閱之。容色卽大變。繼而大哭。問之不答。與之食不食。狀如驚悸。失魂者。我不知此一紙條兒。其中所言何事。而令吾母若此。今已兩日夜未進勺水。此時恐尚在伏枕啜泣也。夢霞曰。汝速去告汝母。說我已來。勿多言也。鵬郎諾而去。未幾復來。授夢霞以寸簡。受而展閱之。書語殊簡略。僅今夜人靜後。當遣鵬兒導君一行。二語而已。

更三。逗。明月。一方。中庭。有人。獨步。徬徨。旋繞。迴廊。而西。而敲門。而入室。此時。若有人。從旁。覘之。得毋。曰。彼。其。之子。必。東。牆。宋。玉。夜。行。多。露。赴。幽。會。於。陽。台。者。也。夢。霞。何。人。乃。亦。貿。然。出。此。曖。昧。之。行。徑。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人。之。多。言。寧。獨。不。畏。蓋。彼。心。含。有。無。窮。冤。憤。急。待。申。雪。蓄。有。絕。大。疑。難。急。待。解。決。受。有。無。量。驚。怖。急。待。鎮。壓。覺。此。行。關。係。之。重。大。有。什。伯。倍。於。一。己。之。名。譽。者。毅。然。決。然。冒。險。以。行。更。不。遑。作。遲。徊。瞻。顧。之。態。矣。半。載。相。思。一。朝。對。面。燈。前。攜。手。簾。底。談。心。在。理。兩。人。愉。快。之。情。當。必。有。十。分。滿。足。者。然。兩。人。此。次。之。會。晤。以。奸。人。爲。之。介。紹。雙。方。皆。具。有。萬。種。悲。憤。鬱。勃。直。無。一。點。歡。情。樂。意。夢。霞。悄。然。入。室。梨。娘。方。斜。背。銀。缸。低。沈。翠。黛。以。羅。巾。搵。其。淚。痕。其。神。情。之。慘。淡。顏。色。之。憔悴。較。前。見。時。又。增。加。幾。分。可。憐。之。態。夢。霞。對。之。幾。欲。失。聲。而。泣。

燈。心。吐。黑。人。淚。飛。紅。兩。人。願。見。之。誠。若。是。其。迫。切。者。至。此。乃。相。對。不。發。一。語。鵬。郎。偕。夢。霞。來。卽。就。寢。俄。作。一。種。極。細。弱。之。鼾。聲。此。外。則。有。壁。上。時。計。搖。擺。叮。嚀。時。時。震。盪。人。之。耳。鼓。而。夢。霞。重。疊。之。心。事。此。時。亦。正。一。往。一。復。盤。旋。回。繞。於。腸。角。無。一。息。停。與。此。時。鐘。之。搖。擺。聲。作。心。理。上。無。形。之。應。答。三。更。四。更。天。氣。深。邃。幽。寂。境。地。惟。有。兩。個。愁。顏。寫。照。於。不。明。不。滅。一。粟。燈。光。之。下。有。若。死。灰。不。作。黑。獄。觀。亦。當。作。夜。臺。觀。矣。含。淚。互。看。者。良。久。梨。娘。時。作。微。歎。終。無。一。言。其。意。若。深。恨。夢。霞。者。夢。霞。乃。先。以。李。之。奸。謀。爲。梨。娘。告。以。明。已。之。無。罪。梨。娘。驚。曰。如。君。言。君。未。嘗。有。書。寄。余。且。君。之。歸。亦。爲。彼。所。賣。余。與。君。皆。墮。入。奸。人。之。計。中。余。復。何。怨。於。君。然。彼。果。何。從。而。知。我。等。之。陰。事。而。播。弄。兩。人。如。嬰。兒。耶。夢。霞。答。曰。不。知。梨。娘。略。作。沈。吟。急。猛。省。曰。否。否。君。言。殊。未。然。彼。固。曾。以。君。書。之。一。紙。交。余。紙。上。之。

筆跡實出自君手。余一見而能確認者也。

言頃解所佩紫囊。出一紙授夢霞。曰閱之。此非君所書乎。紙上之詩。非君所作者乎。李雖奸猾。恐亦未必能仿君之字。學君之詩。竟盡竊君之真相也。夢霞接而視之。乃大愕。曰奇哉。有他紙乎。梨娘曰。僅此耳。彼以此一紙來言。此外尙有函紙數頁。余遣秋兒向彼索取。故靳不與。謂此函關係重大。必親交於受信人之手。否則寧存我處。以交還於寄信者。夫向生人而索其情人之書。此雖至卑賤之淫娃蕩婦。亦知有所羞愧。余獨何人而能出此。余知彼之終不與余也。卽亦不索。蓋個中內容。已爲奸人洞悉。此秘密函件。卽盡喪其珍貴之價值。余不恨彼之無情。而惟怨君之不慎。致彼先名譽。決裂破壞於一朝。想後思前。惟有一死。顧懷疑而死。死不能甘。一塊肉又復相累。故郵召君來。證明其事之虛實。余心碎矣。君復何言。梨娘語時。含悲帶憤。淚隨聲出。頃刻間懷滿瓊瑤。若梨花之戰雨。夢霞泛然答曰。冤哉。卿以此事爲果真耶。此紙實爲余所手書。但詩非余作。且非書以寄卿者耳。余閒居無俚。輒喜弄筆。襟袖間常污墨漬。此紙乃余在校中課餘時戲作。所錄乃余友某君無題詩四律也。書後卽已棄諸敗麓。彼乃拾而藏之。卽假此以欺我。知己當作此時。漫不經意。詎料此無聊之遺與。卽深種夫禍根。奸人設計。險毒真有爲人意想所不到者。一筆鑄成大錯。此亦余疏忽之咎。致卿遭此奇辱。余實無以對卿矣。梨娘乃如夢醒。拭淚言曰。余固疑君決不至躁率若此。孰和其中竟有如許變幻。今已水落石出。則君復何罪。余復何怨。但終有所不解者。彼必先知兩人之秘密。而後設計相欺。是果誰與之隙。又誰爲之謀。耶。夢霞曰。然容徐思之。

俯首沈思者良久。忽悟曰：余憶之。方余病臥，彼日來視余，來時必與鵬郎戲，或攜果餌以餉鵬郎。鵬郎因是樂就之。每晚必同至門外遊散。余亦未之禁。後李忽一去絕迹。余固甚疑之。意者此數日中，鵬郎年幼無知，爲彼以計誘，以言餌，或竟將秘密洩露其一二。彼既探得其情於小兒之口，遂思設計以相欺。故去而不來。余家中之僞書，卽發現於三日之後。此中情節固已灼然。余不意此無情之病魔，竟爲引進奸人之導線。此可愛之鵬郎，竟爲破壞好事之罪魁。要之皆由於余無知人之明。日與虎狼相處，而夷然坦然，一再不慎，釀此大禍。彼鵬郎固何知者？望卿恕此可憐之孤兒。梨娘長歎曰：余安忍責兒。余惟自疚未亡人，不能割情斷愛，守節撫孤。雖未作琵琶之別抱而已。多瓜李之嫌疑，貽玷女界，辱沒家聲亡者，有知烏能恕余。若更以不可告人之事責及彼所愛之兒，不益以重余之罪。更何以見余夫於地下乎？夢霞聞言，心忤然驚。念梨娘既自怨，則己烏能不自愧。一念難安，如芒刺背，恍惚間，如見梨娘之夫之魂，現形於燈光之下，怒目而相視。而鵬郎之鼾聲與梨娘之泣聲，聲刺耳，益覺魂悸神傷。舉動改其常度。天下最難安之事，生平最難處之境，實無有逾於此時者。既而曰：余誤卿，余誤卿。願卿恕余，并願卿絕余，勿再戀於余。一重公案，乘此可以了結。還卿冰清玉潔之身，安卿慰死撫生之素。而余亦從此逝矣。梨娘止泣言曰：霞郎，霞郎若意殆，怨余乎？余言非怨君，君怨余。梨娘泣夢霞亦泣曰：非也。余亦自怨耳。然兩情至於如此，欲決撒也難矣。天乎！無情既合之矣，復多方以爲之障礙，俾惡魔得遂其謀。後此之磨折正未有窮期也。繼又作恨聲曰：余與此賊誓不兩立。余必去此眼中釘，以免後來之再陷。梨娘色變曰：是奚可者？是

奚可者君欲彼一人知之耶抑欲使盡人皆知耶彼既百計偵知余等之秘密固決無能代余等守此秘密之德義則此事之宣布在彼一啓唇一掉舌之間耳君若不與之較交以禮一加平日若不知此事也者彼尙有人心必受君之感化力而生其愧悔之心知偵人秘密之不當因之終身箝口以贖前愆若必欲去之以洩憤則彼之讐君將益深謀君且益甚是速禍也君能遠彼之身豈能掩彼之口恐教職甫解而酬聲已洋溢乎全邑矣既少事前之防範亦當爲事後之彌縫退一朝之忿其如後患何夢霞曰善哉卿言可謂能審事而慮禍者矣然自茲以往余亦不敢再作問津之想驚弓孤鳥怯王孫挾彈而來漏網僵魚凜漁者執竿而伺自問此心不悖本非同汝汝之可污無如有口難防誰不恤悠悠之可畏好事多磨孽緣終挫若再迷戀不捨更不知將再歷何種慘酷之魔劫余縱不惜犧牲名譽捐棄幸福以易卿一點憐才之心而實不忍再陷卿於苦惱之境洩卿以不潔之名嗟乎梨姊夫復何言從茲一別後會無期然言猶在耳誓豈忘心卿齒飲泣終身余亦孤樓畢世今生緣了來世期長余當先驅狐狸於地下而俟卿於黃泉碧落間耳言已喉噎氣促鉛淚疾瀉復忍痛口占四絕吟聲雜以哭聲巫峽哀猿亦無此淒楚也

金釵已斷兩難全。到底天公不見憐。我。更。何。心。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團。圓。
煩。惱。重。生。總。爲。情。何。難。一。死。報。卿。卿。只。愁。死。尙。銜。孤。憤。身。死。吾。心。終。未。明。
詩呈六十有餘篇。速付無情火裏捐。遺跡今生收拾盡。不須更惹後人憐。

望卿珍重莫長嗟。來世姻緣定不差。死後冤魂雙不得。塚前休種並頭花。

夢霞吟畢。涕不可仰。梨娘亦掩面悲啼。數聲嗚咽。如子野之聞歌。四目模糊。作楚囚之相對。斯時一粟之燈。暈兩面。爲淚花所障。光明漸滅。室中之景象。呈極端之愁慘。幾有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之概。相思味苦。不道相逢更苦。受盡萬種淒涼。只博一場痛哭。冤哉冤哉。若合若離。不生不死。一角情天。竟有若是之迷離。變幻者。此情此景。旁觀者爲之酸鼻。當局者能不椎必有頃。夢霞悄然起。剔已殘之釭。燄索紙筆。更賦四律。心中苦痛。難以言宣。聊以詩洩。這回相見。舍此更別無可述者矣。

秋風一棹獨來遲。情既稱奇禍更奇。十日離愁難筆訴。三更噩夢有燈知。新詞輕鑄九洲錯。舊事旋翻一局棋。滾滾愛河波浪惡。可堪畫餅不充飢。

一聲哀鴈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歸枕畔。正卿雙淚落燈前。雲山渺渺書難到。風雨瀟瀟人不眠。知爾隔江頻問訊。連朝數遍往來船。

卿是飄萍我斷蓬。一般都是可憐蟲。驚弓孤鳥魂難定。射影含沙計劇工。北鴈無情羈尺素。東風有意虐殘紅。誤他消息無窮恨。只悔歸途去太匆。

風入深林無靜柯。十分秋向恨中過。情場自古飄零易。人事於今變幻多。豈是浮雲能蔽月。那知止水忽生波。乾坤割臂盟終在。未許焚香懺爾魔。

浪○浪○清○淚○上○紙○不○知○測○測○殘○宵○爲○時○已○促○夢○霞○擲○筆○長○嘆○梨○娘○徐○取○閱○之○啼○珠○又○狼○籍○於○紙○上○嗚○咽○而○言○曰○君○何○
哀○思○之○深○也○余○何○人○斯○能○聞○斯○語○君○所○以○致○此○者○皆○薄○命○人○之○相○累○然○君○亦○未○免○用○情○失○當○余○不○願○君○之○沈○迷○不○
悟○更○安○忍○君○之○覺○獨○無○依○筠○姑○姻○事○若○何○矣○此○余○所○以○報○君○者○也○卽○君○不○願○余○亦○必○強○爲○撮○合○以○了○余○之○心○事○鵬○
兒○年○穉○俟○後○得○君○提○挈○免○墜○箕○裘○則○又○君○所○以○報○余○者○君○知○余○今○所○以○銜○冤○飲○恨○忍○辱○偷○生○者○祇○爲○此○一○塊○肉○耳○
夢○霞○曰○容○緩○圖○之○俟○石○癡○歸○當○倩○之○作○冰○然○此○殊○爲○多○事○雖○勉○從○卿○命○實○大○違○余○心○余○已○自○誤○而○誤○卿○矣○何○爲○而○
再○誤○他○人○耶○梨○娘○曰○君○以○此○爲○多○事○則○君○與○余○之○交○際○不○更○多○事○耶○事○已○至○此○君○復○奚○辭○余○深○祝○君○之○種○惡○因○而○
收○良○果○也○今○日○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天○將○明○矣○君○宜○速○去○此○間○不○可○以○久○留○也○乃○低○唱○秦○西○羅○米○亞○名○劇○中○天○呀○
天○呀○放○亮○光○進○來○放○情○人○出○去○數○語○促○夢○霞○行○夢○霞○不○能○復○戀○珍○重○一○聲○慘○然○遠○別○

第十九章 秋心

黃○葉○聲○多○蒼○苔○色○死○海○棠○開○後○鴻○雁○來○時○雨○雨○風○風○催○遍○幾○番○秋○信○悽○悽○切○切○送○來○一○片○秋○聲○秋○館○空○空○秋○燕○已○
爲○秋○客○秋○窗○寂○寂○秋○蟲○偏○惱○秋○魂○秋○色○荒○涼○秋○容○慘○淡○秋○情○綿○邈○秋○興○闌○珊○此○日○秋○閨○獨○尋○秋○夢○何○時○秋○月○雙○照○
秋○人○秋○愁○疊○疊○併○爲○秋○恨○縣○縣○秋○景○忽○忽○惱○煞○秋○期○負○負○儘○無○限○風○光○到○眼○阿○儂○總○覺○魂○銷○最○難○堪○節○序○催○人○客○
子○能○無○感○集○蓋○此○時○去○中○秋○已○無○十○日○矣○夢○霞○自○經○此○番○風○浪○心○經○大○受○震○盪○念○兩○人○歷○盡○苦○辛○適○爲○奸○人○播○弄○
之○資○憤○激○莫○可○名○狀○繼○復○念○我○與○梨○娘○愛○情○之○熱○度○雖○稱○達○於○極○點○然○惟○於○紙○上○傳○情○愁○邊○問○訊○時○藉○管○城○卽○墨○

間。接。通。其。款。曲。已。耳。半。稔。光。陰。積。得。相。思。幾。許。蓄。之。既。久。望。之。愈。遠。久。欲。叩。香。閣。拜。粧。臺。將。我。纏。綿。複。雜。之。情。思。對。我。心。愛。之。玉。人。一。一。傾。倒。而。出。之。雖。死。亦。無。所。恨。而。格。於。內。外。之。嫌。疑。束。於。禮。法。之。防。範。彼。固。不。肯。踰。閑。我。亦。難。於。啓。齒。徒。有。憐。聲。愛。影。之。私。終。無。攜。手。並。肩。之。分。幾。世。幾。生。纔。能。修。到。一。顰。一。笑。迄。未。曾。親。獨。自。追。思。只。臆。千。行。錦。字。無。多。殘。淚。藉。銷。半。幅。羅。巾。今。者。宵。小。從。身。旁。竊。發。禍。星。自。天。外。飛。來。恐。怖。顛。連。一。時。同。陷。於。至。難。塊。之。境。然。得。藉。爲。紹。介。與。素。心。人。談。衷。竟。夕。前。之。不。能。希。望。於。萬。一。者。今。竟。居。然。如。願。奸。人。之。毒。計。適。足。玉。成。好。事。雖。云。不。幸。亦。差。堪。自。慰。矣。夢。霞。此。時。對。於。李。之。惡。感。已。盡。消。釋。於。無。形。梨。娘。曾。以。後。患。之。宜。防。諄。諄。以。勿。與。李。較。爲。囑。夢。霞。固。深。佩。其。慮。事。之。周。密。而。自。悔。其。一。時。之。鹵。莽。也。次。日。赴。校。與。李。相。見。周。旋。晉。接。曾。不。稍。異。於。曩。昔。李。突。見。夢。霞。來。容。色。甚。張。皇。失。措。繼。見。夢。霞。無。異。言。更。覺。面。紅。耳。赤。口。噤。目。瞪。此。蓋。良。心。之。發。現。新。機。之。萌。動。人。雖。至。狡。極。惡。傾。陷。他。人。無。所。不。至。而。受。其。害。者。唾。面。自。乾。一。切。不。與。之。較。未。有。不。息。其。邪。念。生。其。悔。心。者。至。誠。可。格。豚。魚。李。雖。冥。頑。究。非。豚。魚。可。比。以。夢。霞。相。待。之。誠。益。露。踴。躍。不。安。之。態。嗣。後。梟。獍。之。心。已。爲。夢。霞。所。感。化。盡。心。教。職。不。問。他。事。反。覺。溫。文。爾。雅。一。改。從。前。躁。率。多。言。之。故。態。從。此。不。敢。再。瀾。乃。公。事。矣。

大。凡。人。於。愛。情。熱。結。之。時。橫。遇。惡。魔。之。阻。撓。此。惡。魔。之。來。僅。能。破。壞。愛。情。之。外。部。不。能。破。壞。愛。情。之。內。部。其。最。後。之。效。力。適。足。以。增。加。愛。情。之。熱。度。以。所。得。者。償。其。所。失。而。有。餘。夢。霞。與。梨。娘。相。見。之。後。證。明。雙。方。之。誤。會。益。歎。人。情。蜀。道。深。險。難。測。以。最。親。之。同。事。者。而。今。竟。太。行。起。於。面。前。矣。又。何。怪。知。己。之。難。得。情。感。之。難。言。也。側。身。天。地。獨。

立蒼茫。覺世之最愛。我者惟彼。九京之死父。與五旬之老母。千里之阿兄。舍此而外。則惟彼可敬愛之梨娘。與我有生。死難忘之關係。驚怖之餘。萬疊情絲。益紊亂而不可收拾。不恨李某之無情。惟怨天公之善妬。念後來之魔劫。重重不可窮詰。則覺心灰意冷。萬千之慾愛。都消固。不如大家撒手。斬斷葛藤。悟徹情天。撥開情障。力於苦海中。猛翻一筋斗。能如是乎。豈不甚善。然一念及來生之會合。難期。今生之希望。未絕。一場幻夢。終未分明。便爾決裂。一朝關係斷絕。心實有所難甘。情實有所難解。碧翁何心。專以弄人爲能事。不使之不遇。却不使之早遇。不使之常難復。不使之遽合。俾兩情同陷於夢想。顛倒迷離。愴怵之域。永遠不能解決。天乎。天乎。搔首問之。而無語。虔心禱之。而無靈。憤念至此。殊欲拔劍而起。與酷虐之天公一戰。明知戰必不勝。則惟有以死繼之。天心雖至渺茫。人情雖至變幻。極之以死。又何事不可以了耶。自此之後。夢霞更深。種一層病根。厚縛一重情網。不得生爲鸞鳳。終當死作鴛鴦。一念之堅奮。全力以持之矣。

四時之佳景難窮。一生之行樂有限。人之境遇。各不相謀。故所感亦不能一致。上之則關於天下國家之大。下之則極於飲食男女之戀感之淺深。至不齊也。而莫不因時以爲之消長。夫四時之景。各有佳處。大塊文章。時或極其絢爛。時或趨於平淡。形形色色。無不並臻其妙。皆足以娛悅吾人之耳目。愉快吾人之性情。此天然行樂之資。乃造物之獨厚於吾人者也。然吾人之對之者。悲歡哀樂之表示。或因人而參差。或隨時而變易。大抵歡樂者少。而悲哀者多。歡樂之時少。而悲哀之時多。四時景物。其絢爛平淡。兩相對照者。爲春爲秋。吾人於其間表示其悲

歡。哀。樂。之。情。以。時。序。上。之。反。映。爲。心。理。上。之。反。映。然。在。無。愁。者。視。之。則。秋。色。荒。涼。雖。不。抵。春。光。明。媚。而。青。山。紅。樹。淡。白。疏。黃。觸。於。眼。簾。者。又。別。有。一。種。可。愛。之。處。未。必。人。人。對。西。風。而。隕。涕。望。衰。草。而。傷。神。也。傷。心。者。視。之。則。良。辰。美。景。亦。具。悲。觀。旅。館。寒。宵。更。多。苦。趣。人。以。客。而。情。孤。時。值。秋。而。腸。斷。以。別。有。懷。抱。之。夢。霞。際。此。傷。心。時。節。更。覺。閒。愁。滿。眼。不。招。自。來。如。醉。如。癡。無。以。自。遣。而。天。公。狡。獪。更。於。此。時。大。布。其。肅。殺。之。令。條。變。其。陰。晴。之。態。有。時。晴。光。淡。麗。秋。色。宜。人。有。時。陰。霾。掩。日。冷。氣。襲。人。庭。樹。因。風。蕭。疎。作。響。牆。花。偎。露。憔悴。泥。人。一。日。之。間。榮。悴。不。常。炎。涼。互。易。若。爲。浮。世。人。情。作。絕。妙。之。寫。照。者。舉。頭。一。望。半。天。慘。淡。回。眸。四。顧。萬。態。蕭。森。夢。霞。何。人。傷。心。曷。極。課。罷。之。後。時。往。舍。後。散。步。則。見。夫。煙。消。山。瘦。日。落。草。枯。曠。野。無。人。寒。風。砭。骨。一。片。零。落。蕭。條。之。景。象。觸。於。目。而。不。堪。感。於。心。而。欲。絕。而。溪。邊。殘。柳。數。株。風。情。銷。歇。剩。有。黃。瘦。之。枯。條。搖。曳。於。斜。陽。影。裏。上。有。歸。鴉。幾。個。啞。啞。似。送。行。人。地。不。必。白。門。人。不。必。張。緒。因。時。興。感。覩。物。傷。懷。身。世。之。悲。古。今。一。例。多。情。如。夢。霞。能。不。撫。樹。低。徊。而。與。樹。猶。如。此。之。歎。哉。

天。寒。日。暮。獨。步。徘徊。樵。叟。牧。童。亦。俱。絕。跡。於。原。野。惟。有。飢。鷹。欲。下。而。盤。旋。鬘。兔。見。人。而。驚。竄。聽。溪。水。潺潺。似。爲。傷。心。人。細。訴。不。平。之。恨。仰。視。山。容。暗。淡。若。死。愁。雲。疊。疊。籠。罩。其。顛。歷。此。境。也。幾。如。身。入。黃。沙。大。漠。間。凜。冽。之。氣。着。膚。欲。慄。危。慘。之。象。到。眼。欲。眩。搏。搏。大。地。寥。闊。無。垠。渺。渺。一。身。蒼。茫。獨。立。徒。倚。無。聊。天。涯。目。斷。一。點。秋。心。更。無。着。處。輒。臨。風。而。灑。淚。更。悲。吟。以。寄。懷。

明日黃花蝶可憐。西園夢冷鴈來天。知伊尙爲尋芳至。瘦怯秋風舞不前。

鴻雁誰教南北飛。杜鵑枉說不如歸。只今剩有傷秋淚。依舊浪瀟瀟。客衣兩三宿。鷺點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開到並頭真妬絕。芙蓉原是斷腸花。寒風瑟瑟動高樓。極目斜陽天正秋。獨立獨行人莫會。更從舊地得新愁。蕭蕭落葉掩重門。斷送秋光暮氣昏。芳草斜陽終古在。天涯猶有未銷魂。鏡裏浮花夢裏身。烟霞不似昔年春。錦城不少閒花柳。從此風光屬別人。

吟聲淒越。山鬼和泣。鴈過中天。遲徊而不敢遽度。倦飛之歸鳥。亦正相與撲。絞作新枝之投風昏。將迫景象益慘。廩乎其不可留也。旋掩雙扉。不遽入室。躑躅於庭階之畔。時一鈎新月已上。簷梢庭中木筆梨花各剩枯枝敗葉。對月婆娑。若互相弔者。而注目假山石畔。則更見荒塚草黃。斷碑蘚紫。地下花魂何時纔醒。夢霞至此不禁悲從中來。清淚奪眶而出。逕趨塚前。盡情一哭。蓋夢霞自葬花之後。不啻開闢一斷腸之境。每至極傷心之時。輒赴其處。撫墳一慟。以爲常。彼日以萬斛加泉之情。淚着力培植。此已死之花。且曰花魂有知。則精誠所驟。將來此塚上必挺生一至奇異之花。以發洩此鬱久難消之氣。嗚呼。此可以喻其癡矣。

吾書今須述梨娘矣。女子之神經。每較男子爲薄弱。不能多受猛烈之激刺。梨娘以關心董質之慧姝。爲柏操霜節之嫠婦。開東閣門。坐西閣床。豔情綺思。早等諸泡影曇花。消亡殆盡。自憐賦命之窮。敢作白頭之歎。而翁雖老邁。尙多矍鑠之精神。子未成人。應盡撫育之責任。凡百家政。惟彼一人是賴。以纖纖之手。支撐此衰落之門庭。其

困。苦。艱。難。之。狀。况。梨。娘。獨。喻。之。親。友。之。知。者。亦。共。諒。之。平。居。無。恙。時。固。已。戚。戚。然。無。日。不。在。奈。何。天。中。消。磨。歲。月。矣。乃。天。遣。孽。緣。湊。合。更。教。魔。鬼。摧。殘。一。縷。柔。情。復。作。死。灰。之。再。熱。而。千。百。種。之。煩惱。無。量。數。之。驚。怖。均。於。以。連。續。發。生。今。更。於。意。外。受。此。絕。大。之。刺。激。狂。風。暴。雨。陣。陣。逼。人。其。腦。筋。之。震。動。心。旌。之。盪。漾。真。有。爲。生。平。所。未。曾。經。過。者。既。悲。身。世。之。顛。連。復。痛。名。節。之。喪。失。悔。恨。交。加。死。生。莫。擇。欲。生。則。幾。重。孽。障。厄。我。何。堪。欲。死。則。六。尺。遺。孤。累。人。已。甚。將。前。塵。後。事。往。復。思。量。一。寸。芳。心。能。不。淒。然。欲。絕。方。其。以。簡。招。夢。霞。往。也。本。有。與。夢。霞。決。絕。之。心。及。夢。霞。辨。明。此。事。之。誤。會。覺。彼。之。待。我。悉。出。真。情。怨。恨。之。心。旋。付。諸。九。霄。雲。外。嗣。後。獨。處。深。閨。神。情。益。惘。一。念。欲。拋。撇。之。一。念。又。復。縈。繞。之。思。緒。愈。紛。而。愈。歧。情。絲。愈。撩。而。愈。亂。當。夢。霞。臨。風。興。歎。之。時。正。梨。娘。獨。坐。長。吁。之。際。對。此。滿。庭。秋色。無。一。不。足。爲。斷。腸。之。資。料。珠。簾。不。捲。翠。袖。生。寒。一。絲。殘。淚。時。閒。頭。邊。若。到。黃。昏。更。無。聊。賴。對。燈。花。而。不。語。借。湘。管。以。貢。愁。詩。曰。

西風吹冷簾。團扇尙徘徊。寂寞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鈎上新月。照見暗牆苔。爲恐釭花笑。相思寸寸灰。

第二十章 噩夢

荻。穗。如。絲。蕉。心。漸。裂。風。物。江。南。殘。秋。盡。矣。古。人。云。客。子。鬪。身。強。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夢。霞。第。三。次。來。校。後。雖。斷。藥。緣。尙。餘。病。意。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固。不。能。如。黃。花。傍。秋。而。有。精。神。也。流。光。如。矢。羈。緒。如。麻。獨。客。他。鄉。况。味。至。苦。瞭。望。征。雲。來。鴻。絕。影。夢。霞。於。是。念。及。夫。老。母。未。諗。秋。來。眠。食。何。如。更。念。及。夫。大。署。中。與。劍。青。一。番。聯。袂。而。病。

魔擾擾。竟歡情。嗣復南轅北轍。各不相顧。地角天涯。寄書不達。忽焉而豆。柳月冷。中秋屆矣。忽焉而菊。籬霜綻。重陽近矣。一回首。問遽有今昔之感。不必謂志士之光陰短。而勞人之歲月長也。更念石癡浮雲。一別滯雨。三秋酒分。詩情一齊攔起。遙望故人海天縹緲。於秋初由其父轉達一書。略知蹤跡。我亦裂素寫意。屢寄殷勤。迄今荷淨菊殘。橙黃橘綠。亦復鱗沈羽斷。消息如瓶。每當半窗殘月。一粟寒燈。聽征鴈一聲。則夢魂飛越萬水千山。形離神接。醉吟之暇。寤寐之間。言論丰采。猶可想見。誦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之句。每爲之愀然不樂。誦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之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蓋夢霞自謂捨梨娘外。惟石癡可爲第二知己。故岑寂之中。思之綦切。然其相思之主點。固別有在此。不過連類及之耳。飄飄客土。煞甚淒涼。更爲情人幾回腸斷。况日來風伯雨師大行其政。浙浙瀝瀝之聲。時於酒後燈前。喧擾於愁人耳畔。鵬郎於此時。又沾微恙。已數日不能上學。挑燈獨坐。益復無聊。風高雁急。長夜漫漫。一枕清愁。十分滿足。擁衾不寐。時復苦吟。將複雜之情思。纏綿之哀怨。一一寫之於詩。兩句之間。種稿已不至盈寸。茲擇錄其感賦八章於左。

秋娘瘦盡舊腰支。恨滿揚州杜牧之。不死更無愁盡日。獨眠况是夜長時。霜歎籬菊猶餘豔。露冷江蘋有所思。暗淡生涯誰與共。一甌苦茗一瓢詩。

愛到清才自不同。問渠何事入塵中。白楊暮雨悲秋旅。黃葉西風怨惱公。鴛夢分飛情自合。峨眉謠詠恨難窮。晚芳零落無人惜。欲叫天關路不通。

相逢遲我十餘年。破鏡無從得再圓。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將枯井水波難起。已死爐灰火尚然。苦海無邊求解脫。愈經顛播愈纏綿。好句飛來似碎瓊。一吟一哭一傷情。何堪淪落偏逢我。到底聰明是誤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陽猶得暫時明。才人走卒真堪歎。此恨千秋總未平。

說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無戀。卿有孤兒尚可安。天意如何推豈得。人生到此死俱難。雙樓要有雙修福。枉把金徽着意彈。

對鏡終疑我未真。蹉跎客夢逐黃塵。江湖無賴二分月。環珮空留一刻春。恨滿世間無劍俠。才傾海內枉詞人。知音此後更寥落。何惜百年圭璧身。

今古飄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歡。自來豔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總難。五夜杜鵑枝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愧無智慧除煩惱。閒誦南華悟遠觀。

死死生生亦太癡。人間天上永相期。眼前鴻雪緣堪證。夢裏巫雲跡可疑。已逝年華天不管。未來歡笑我何知。美人終古埋黃土。記取韓憑化蝶時。

風雨撼窗鷄鳴不已。夢霞方披衣而起。覺有一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膚起粟。乃起而環行室中。數周據案兀坐。悄然若有所思。所思維何。思夫夢境之離奇也。曩昔之夜。風雨瀟瀟。夢霞獨對孤燈。兀自愁悶。閱長生說

傳奇一卷。時雨聲陣陣。敲窗成韻。夜寒驟加。不耐久坐。乃廢書就枕。蒙首衾中。以待睡魔。而窗外風雨更厲。點點滴滴。一聲聲沁入愁心。益覺鄉思羈懷。百端根觸。魚目常開。蝶魂難覓。正輒側無聊之際。忽聞枕畔有人呼曰。起。汝欲見意中人乎。夢霞曰。甚願隨所往。至一處。流水一灣。幽花乍開。粉牆圍日。簾影垂地。回顧則同來人已失。陰念此不知誰家繡闥。頗涉疑懼。徘徊間。見簾罅忽露半面。則一似曾相識之美人也。見夢霞含笑問曰。君來耶。君意中人尙未至。盍入室少待。夢霞乃掀簾而進。美人款接殊殷。勤室無他人。既而絮絮不休。頓厭其煩。奪門而遁。既出。已非來路。平原曠野。方向莫辨。覺背後有人追逐甚急。欲奔而兩足癱軟。不能進。窘甚。忽望見半里外有一女郎。先行步履蹇緩。狀類梨娘。急大呼梨姊救我。即覺健步如飛。剎那間已追及。細視之。真梨娘也。時夢霞氣咻咻而汗涔涔矣。因同據道旁大石上小憩。大喜賀曰。好了好了。今可脫離虎口矣。言頃。旋覺身搖搖若無所主。同坐之大石已不見。茫茫大海一望無際。兩人同在一葉舟中。檣傾楫摧。波浪大作。梨娘已驚懼無人色。夢霞見有斷篙半截在手。立船頭慢慢撐之一失足墮入海中。大驚而號。則身在籐床殘燈熒然。映入帳裏。衾冷於冰。爲驚汗層層溼透。窗外風聲雨聲鬧成一片。猶恍惚如在驚濤駭浪中也。

夢去影留。歷歷在目。驚魂乍定。暗淚旋流。此夜夢霞不復能寐。無情風雨伴此愁眠。惟有伏枕簷寒。擁衾待旦而已。夫夢者心理造成之幻境也。心理上先虛構一幻象。睡夢中乃實現此幻境。其心清淨者。其夢不驚。故曰至人無夢。以夢霞近日之心理。正如有千百團亂絲。回環縈繞於其際。紊亂複雜。至難名狀。忽而喜。忽而憂。忽而悟。忽

而迷剎那之間心理上疊呈無窮之幻象。宜其夜睡不安有此妖夢也是夢也。至奇至幻夢霞既以心理造成之。可以假亦可以真。試以夢境徵諸實事而預推兩人後來之結局。苦海同沈不必有是事固已不能逃此劫矣。然則此幻境之實現於夢霞之夢中可以爲目前怨緣啼紅鎖愁埋恨之證。卽可以爲異日烏啼花謝月落人亡之券。心能造境果必隨因夢霞寂寂追思茫茫後顧而決此夢之必非佳兆能不魂銷殘雨淚咽寒宵正不必謂夢霞亦殉愚夫之迷信而謂曰妖夢是踐也。

終風苦雨不解開晴。客館愁孤。形影相弔。斷夢留痕。亦如風片雨絲。零零落落。黏着心頭。不能遽就消滅。以多情之公子爲說夢之痴人。乘休業之星期。寄訴愁之花片。夢霞乃以夢中所歷。一一宣諸毫端。爲梨娘告。更書兩絕句以記其事。

分明噩夢是同沈。駭浪驚濤萬丈深。竟不同頭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尋。
一念能堅事不難。情奢肯遺舊盟寒。可憐萬劫茫茫裏。滄海乾時淚不乾。

梨娘得書亦竊歎夢境之奇。其夢耶。其真耶。以爲夢則真亦何嘗非夢。以爲真則夢亦何必非真。情緣草草孽債重重。無論天公之見憐與否。姻事之能成與否。兩人總屬情多緣少。神合形離。生惟填恨。冤沈碧海之禽。死不廿心魂化青陵之蝶。嗟嗟釵斷今生琴焚此夕。熱淚猶多痴心未絕。此夢也。幻夢也。實警夢也。可以警夢霞亦可以警梨娘。且可以警情天恨海中恆河沙數之痴男怨女。惜乎其沈迷不悟。生死輕拚。雖有百之警夢。曾不足以

警○醒○其○萬○一○明○知○希○望○已○絕○不○肯○回○頭○縱○教○會○台○葦○難○還○思○見○面○是○可○痛○矣○豈○不○惜○哉○此○時○梨○娘○心○旌○搖○曳○恍○如○身○入○夢○境○與○夢○霞○同○飄○蕩○於○大○海○之○中○長○歎○一○聲○淚○珠○萬○顆○支○頤○不○語○半○晌○而○和○作○成○矣○

淒○風○苦○雨○夜○沈○沈○魂○魄○追○隨○入○海○深○不○料○一○沈○人○不○醒○翻○身○還○向○夢○中○尋○

金○石○心○堅○會○合○難○殘○宵○我○累○客○生○寒○重○重○魔○障○重○重○切○淚○到○乾○時○血○不○乾○

低○頭○吟○就○和○淚○書○成○喚○秋○兒○密○交○於○夢○霞○蓋○鵬○郎○方○病○不○能○殷○勤○作○青○鳥○使○也○秋○兒○去○良○久○比○回○則○又○攜○得○夢○雷○詩○至○

積○得○相○思○幾○寸○深○風○風○雨○雨○到○而○今○詩○惟○寫○怨○應○同○瘦○酒○爲○排○愁○只○獨○斟○五○夜○夢○留○珊○枕○恨○一○生○身○作○錦○鞋○心○歎○場○不○信○多○奇○險○便○到○黃○泉○也○願○尋○

心○如○梅○子○澱○奇○酸○愁○似○抽○絲○有○萬○端○苦○我○此○懷○難○自○解○閒○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誰○教○生○前○種○癡○恨○無○從○死○後○寬○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問○溫○寒○

梨娘復依韻和之曰

頻○添○絨○札○達○情○深○冷○隔○歡○蹤○直○到○今○怨○句○不○辭○千○遍○誦○濁○醜○誰○勸○滿○杯○斟○青○衫○又○濕○傷○春○淚○碧○海○常○懸○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個○中○尋○

苦○吟○一○字○一○心○酸○誤○却○毫○端○誤○萬○端○月○魄○不○圓○人○尙○望○雨○聲○欲○碎○夢○難○安○恩○深○真○覺○江○河○淺○情○窄○那○知○宇○宙○寬○

我更近來成懶病和郎詩句怕凝寒。

第二十一章 證婚

意外奇緣。夢中幻劇。印兩番之鴻爪。證百歲之鴛盟。夢霞與梨娘。既不能斷絕關係。則夢霞與筠倩。自必生連帶關係。而兩人之婚事。梨娘既極力主張。夢霞應守服從主義。在夢霞心中。雖抱極端之反對。亦不能不勉為承順。藉慰知己者之心。梨娘之所以對夢霞者。僅此。夢霞之所以對梨娘者。亦僅此。然兩人皆各自為計。皆互為其相知者計。而於筠倩。一生之悲歡哀樂。實未暇稍一念及。記者觀於筠倩終身之局。有足為之深悲而慨歎者。故今述至證婚一章。不能不於兩人無微詞也。

夢霞與筠倩。絕無關係者也。無端而有證婚之舉。主動者梨娘也。被動者夢霞也。陷於坑穽之中。為他人作嫁者。筠倩也。而介於三者之間。以局外人為間接之紹介。玉汝於成者。其人非他。則秦石痴是也。當梨娘籌得此李代桃僵之計。固以解脫一身之牽累。保全夢霞之幸福。然為筠倩計。得婿如此。亦可無恨。故雖夢霞容有不願。亦必用強制手段。以成就此大好姻緣。孰知夢霞已抱定宗旨。至死不變乎。「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大凡人之富於愛情者。其情既專屬於一人。斷不能再分屬於他人。梨娘已得夢霞矣。夢霞烏能再得筠倩。梨娘之意。以為事成。則三人皆得其所。不知此事不成。則兩人為併命之冤禽。筠倩為自由之雛鳳。事若成。則離恨天中。又須為筠倩添一席之地矣。夢霞固深冀其事之決裂。得以保全筠倩。而恐傷梨娘。一時難以拒絕。曾賦詩以見

意其句曰「誰識良烟是惡烟。好花不放別枝春。薄情夫婿終相棄。不是梁鴻案下人。」梨娘自愛奸人播弄。以容心灰情死。而謀所以對付夢霞者。益覺寸腸輾轉。日夜熱結於中。幾有不容少待之勢。以兩催夢霞者。不知若干次。夢霞無如何。惟以石癡未歸。斧柯莫假二語。爲暫緩之計。無何。而嶺上梅開。報到一枝春。信石癡有書致夢霞。謂陰歷十月已屆年假之期。考試事竣。便當負笈歸來。一探綺窓消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屈指不論旬日。先憑驛使報告故人。嘻。石癡歸矣。夢霞之難關至矣。石癡早歸一日。則姻事早成一日。此一紙露布。直可以篤情之生死冊籍視之。

滄海客歸東窓事發。石癡者夢霞之第二知己也。傾蓋三月。便賦河梁之句。梅花嶺樹遙隔。浩然明月清風。輒思元度相知。如兩人相違已半稔。秋水伊人之歎。屋梁落月之思。與時俱集。亦易地皆然矣。今者歸期已定。良覲非遙。片紙纔飛。鞭便起。夕陽衰草。忽歸南浦。帆夜雨巴山。再剪西窗之燭。在石癡固不勝快慰。在夢霞當若何歡迎乎。然而理想竟有與事實絕對相反者。夢霞聞石癡歸。固並不表歡迎之意。而轉望其三宿出晝。嫵嫵來遲也。非夢霞對待知己之誠較前遽形淡薄。至不願與之相見。蓋石癡歸來。與薄命之筠。情有絕大之關係。行將以海外客作冰上人。虛懸待決之姻事。從此成爲不磨之鐵案矣。

我書至此。知閱者必有所惑。何惑乎。則曰。夢霞對於姻事。究持若何之態度。願乎。不願乎。其願也。則兩意相同。撮合至易。幸冰人之自至。便玉鏡以飛來。朝賦好逑之什。夕占歸妹之爻。斬斷私情之糾葛。卽與筠情正式結婚。事

亦大佳。何必假惺惺作態。如其不願。則結婚自由。父母且不能禁制。梨娘何人能以強迫手段。施之夢霞。承諾否。主權在我。拒絕之可矣。何爲而模稜兩可。優柔寡斷。既不能拋却梨娘。復不能放過筠倩。聚九洲。鑄一大錯。昏聩哉。夢霞其存一箭雙鵰之想。而竟忍欺人孤兒寡婦。以謀一己之幸福乎。則其人格亦太低矣。斯言也。以之質問夢霞。當啞口不能答一辭。然人有恆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矧事涉愛情之作用。具尤絕大之魔力。足以失人自主之權。夢霞戀於梨娘。未嘗不自知其逾分。而情之所鍾。不能自制。卽易地以觀。梨娘亦何獨不然。梨娘不能絕夢霞。故必欲主張婚事。夢霞亦不能忘梨娘。故不能拒絕婚事。而一念及筠倩之無辜被陷。心中亦有難安者。明知事成之後。惟一無二之愛情。決不能移注於筠倩。故當此將成未成之際。情與心。詎憂與喜。并顯示依違遲疑之態度。夢霞之誤。誤在前此之忘用其情。既一再忘用。百折不回。有此牽連不解之現象。則與筠倩結婚。卽爲必經之手續。莫逃之公案。而此時石癡既歸。更有一會逢其適之事。足以促婚事之速成者。則同時筠倩亦於校中請假。一棹自鵝湖歸也。

鴛鴦簿上。錯注姓名。燕子樓中。久虛位置。以人生第一吃緊事。將次發表之際。而主人翁與介紹者。尙處於悶葫蘆中。嘗無一點知覺。此時之懷憂莫釋。身處萬難之局者。惟夢霞一人。梨娘得石癡歸。喜此事之得以早日成就。了却一樁心事。諄諄函囑夢霞。待石癡來。卽與之道及。踵門求婚。事無有不遂者。梨娘固未知夢霞此時憂疑交迫之狀態。更作此無情之書。以督促之。夢霞閱之。惟有默然無語。愁鎖雙眉。廢寢忘餐。一籌莫展而已。而遠隔

千里之劍青。北雁南鴻。消息久如瓶井。忽地亦有魚緘。頻到其內容。則問候起居。外終幅皆談烟事。情詞密切。問訊殷勤。其結尾則曰。事成速以好音見示。慰我懸懸。咦。異哉。石癡歸而筠倩亦歸。梨娘之書。方至。劍青之函。又來。同時湊趣。各方面若均經預約者。四面楚歌之夢。霞受多數之壓迫。幾於無地。自容茫茫。四顧恨天地之窄矣。石癡既歸之次日。即來校與夢霞叙舊。知已久違。相見時自有一番情話。石癡先詢夢霞以別後狀況。夢霞一一置答。有問拊掌談瀛島。事口吻翕翕。若決江河。滔滔不竭。青年氣概。大是不凡。而夢霞有事在心。入耳恍如夢寐。此慷慨淋漓之一席話。乃竟等於東風之吹馬耳。曩者地角天涯。睽違兩地。懷思之苦。彼此同之一旦握手周旋。共傾積愫。促膝斗室。絮絮談別後事。其情味之濃厚可知。而顧冷淡若是歟。

兩人閉戶長談。石癡與甚豪。將東遊始末。從頭細述。語刺刺不可驟止。自晨以迄於午。不覺花影之頻移也。夢霞意殊落落。如泥人。如木偶。聞言不置可否。亦不加詰問。惟連聲諾諾而已。石癡當高談雄辯之時。未暇留神細察。既而亦覺有異。念平日夢霞爲人。豪放可喜。曩者朝夕過從。談諧調笑。無所不至。形跡之間。脫略已盡。今者久別重逢。晤言一室之內。兩人固當各表十分美滿之歡情。以補半載荒疎之密誼。乃觀夢霞。竟驟改其故態。此則口講指畫。逸興過飛。彼則疾首蹙頞。神情蕭索。周旋應接之間。若盡出於強致。絕無一毫活潑之態。意者其心中必蓄一大疑難之事。神經失其效用。現此憂愁憂思之象乎。石癡此時。注視夢霞之容色。默揣夢霞之心理。反覺一塊疑團。不能打破。思以言探之。夢霞見石癡語忽中斷。雙目炯炯。注射不少瞬。若已知石癡之意。乃強作歡笑。以

自掩飾。石癡愈疑。不能復耐。起謂夢霞曰。察君神情。蹙然若不勝其憂者。有何煩惱憔悴。若此。夢霞聞言。益露踉蹌態。惟假詞以支吾而已。石癡笑曰。君何中心藏諱莫如深也。我雖無師曠之聞。絃歌而知雅意。君縱不肯語我。而君顏色之慘淡。意興之索莫。已不啻爲君心理之代表。吾輩相知。愛樂要期相共。請君明白宣示。何事懷疑不決。倘能助君一臂者。余必力任之。夢霞歎曰。感君誠意。弟心滋愧。此事終難秘。君因事涉曖昧。礙難啓齒。是以少費躊躇。孰知個裏神情。已爲明眼人參透。不敢再以誓言欺我。知己矣。但此事不足爲外人道。今願與君約。言出我口。入於君耳。我不秘君。君不可不爲我秘。不然。我寧有苦自咽。不願以他人寶貴之名譽。易我一人獨享之幸福也。石癡憤然曰。君以余爲投井下石者流耶。余決爲君守此秘密之義務。如不見信。誓之可耳。夢霞謝曰。此事牽涉頗多。不能不出以鄭重。非有疑於君也。幸君恕我。石癡曰。若是則請速語余。夢霞至此。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乃以一篇斷腸曲。纏綿曲折。一聲聲唱入石癡之耳。繼乃至聲淚俱下。石癡亦爲之黯然。連呼恨事不絕。

既而歎曰。梨夫人清才。余久耳食其名。君作客一年。乃以文字締得如許奇緣。殊令人羨極而妬。惜乎落花有意。流水無心。司馬文君各非所願。而一段癡情。竟至纏綿不解。墨花淚點。亂灑狂飛。蓉湖風月。幾爲才子佳人盡行占去。雖云恨事。亦豈事也。君誓終錄。本屬過情之舉。欲慰知己之心。必出聯姻之計。筠倩既非尋常巾幗。君亦何必固執。二美既具。萬恨全消。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固余之素願也。蹇修之役。余頗樂承其乏。請卽爲君一行。

可耳。繼復含笑曰：此去爲君撮合，我任其勞。君得其樂，事成之後，將何以酬謝冰人耶？此切已事，不可不預與君約者。夢霞微笑不語。石癡作而曰：此時便往謁崔父，代君求婚，請君於黃昏時，佇聽好音也。余之情，乃急於子，是豈非可笑事耶？言已，狂笑出門。夢霞呼之使返曰：姑緩，石癡不應，揚長而去。

石癡逕造崔氏廬，以姪禮見崔父。寒暄畢，崔父略詢來意。石癡致敬曰：特來爲女公子作伐。崔父曰：吾姪所指者爲何人？石癡語之，且曰：敢問吾丈，此人尙合東床之選否？崔父喜曰：夢霞耶？固老夫之遠戚，而今下榻於吾廬者，也。此人青年飽學，久爲余所深契，得婿如此，光我門楣矣。旣吾姪盛意作合，老夫安有異言？但小女殊驕蹇，好門戶，輒拗却，方命者數矣。渠自入學以來，醉心於結婚自由之說，老夫亦不欲以一人之主張，誤彼終身之大局。幸機緣甚巧，彼適於前日假歸，容往商之。明日當有決議也。石癡不能多贅，遽興辭而出。逆知此事已有七分成熟。筠倩旣爲女學生，具新知識，必有識人慧眼。如夢霞者，尙不合意，更從何處求如意郎君耶？

石癡之來也，館僮導之入。秋兒於窗外窺見之，急入告梨娘曰：有客有客，一髮種種而履囊橐者，求見主人。升堂矣。入室矣。緊何人？緊何人？胡爲乎來哉？秋兒此言，蓋以石癡已去辦改裝，服飾離奇，故不識其爲何人而驚異之也。梨娘叱之曰：癡妮子，何預汝事？張皇若此，去視庭畔早梅花開也。未勿在此喋喋爲也。秋兒應聲去。門外久無車轍，今朝嘉客何來？默揣其人，梨娘固決知其爲石癡矣。且決知石癡此來，必無他事，爲夢霞執柯耳。其遣去秋兒者，乃欲效蔡夫人故智，潛往屏風後竊聽個中消息也。兩人問答之詞，其聲浪乃直達於梨娘之耳。

一字不漏。比客去已久。梨娘隨款步入闌。崔父入內喚之出。謂之曰。有事須與兒商酌。余老矣。鄧攸之命終窮。向平之願未了。筠兒長成如許。尙爲待闕之雛鳳。渠屢違父意。豈將以丫角老耶。今爲渠覓得佳婿。冰人纔來。余已許之矣。汝爲余往告筠兒。勿再拗執。以傷老父之心也。梨娘佯訝曰。翁前言必如夢霞其人。乃足稱筠姑之婿。今胡爲又捨之而別覓東床耶。崔父曰。余所言者。卽夢霞也。老眼雖花。尙具識人之鑑。夢霞者。真難得之佳子弟也。相處半載。屬意甚深。今彼自倩冰人來提姻事。余何爲而不允。錯過此大好良緣耶。梨娘曰。筠姑得配夢霞。詞稱佳偶。况有阿翁作主。兒亦深望此事之成就。得此佳婿。筠姑亦烏有不願意者。兒當卽以好消息報告。且將爲筠姑賀喜也。語畢。整衣含笑而入。

第二十二章 琴心

珠簾半捲。微風動鈎。筠倩午睡未起。梨娘翩然忽入。見筠倩正枕臂眠。湘妃榻上手書一卷。霞倦未拋。書業已爲風翻。片片作掌上舞。窺其睡容。秋波不動。笑口微開。情思昏昏。若不勝其困懶者。一種嫵媚之睡態。令人可愛。又令人可憐。卽西子風前。楊妃醉後。未必是過世蹤。有丹青妙手。恐亦難描寫入神也。若使霞卽見之。更不知魂消幾許矣。梨娘恐其中寒。乃微撼之。醒曰。阿姑倦乎。胡不掩窗而睡。寒風無情。砭入肌膚。足覓病魔。紹介姑欲試藥爐滋味耶。語次。筠倩醒矣。睡意惺忪。支枕而起。謂梨娘曰。晴窗無事。溫習舊課。偶爾困倦。不覺入夢。未知嫂來。慢客甚矣。梨娘戲之曰。阿姑情思正復不淺。夢中有何喜事。而微笑啓腮窩耶。筠倩面微頰。徐曰。嫂勿相戲。妹正

似詢嫂來意也。梨娘笑曰：姑，慧人也。試一猜之。筠倩凝思者再問曰：論文耶？梨娘曰：非也。談詩耶？讀書耶？梨娘曰：皆非也。然則將與妹戰一局楸枰矣。梨娘莞爾曰：無與彈棋有心報喜姑聰明一世亦有懵懂時耶？請明以告子阿翁已爲姑覓得有情郎來與姑賀喜耳。筠倩聞言潮紅暈頰，晴翠翻眉，似羞似愠而言曰：嫂胡作此惡劇！令人不耐。妹愚甚，實不解於嫂所云也。

紅窗雙影綺語如絲，筠倩以梨娘無端以不入耳之言相戲，心滋不懌。梨娘笑謝曰：余不善辭，惱吾妹矣。雖然事有佐證，非架詞以戲姑也。阿翁適詔余謂筠兒今已有婿，溫郎不日將下玉鏡臺矣。冰人來直允之，不由兒不願意也。余聞言甚駭，乃婉語翁曰：此事翁勿孟浪，一時選擇不慎，畢生之哀樂係之。容兒商諸姑，然後再定去取。余竊爲姑不平，而姑尙欲怒余耶？筠倩見事似非虛，遽易羞態爲愁容，問曰：真耶？抑仍戲余耶？梨娘亦憤曰：誰戲汝者？不信可問若翁。當知余言之不謬也。筠倩作恨聲曰：阿父旨耶？彼非不知兒之性情者，曩以此與之衝突者，非一次。父固有言，此後聽兒自主，不再加以干涉。父固愛兒而不忍拂兒意者，今胡又憤憤若是，必欲奪兒之自由。權置兒於黑暗中乎？嫂乎？妹非染新學界習氣，失却女兒本分，喜談自由，故違父命，實以此事關係甚大。家庭專制之黑獄中，不知埋歿幾多巾幗妹。自入學以來，即發宏願，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專制，以救此黑獄中無數可憐之女同胞。原非僅僅爲一身計也。方欲以身作則，爲改良社會之先導，而身反陷之，可痛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妹固無以自解，更何詞以塞同學之口乎？語時秋波熒熒，熱淚一眶，幾欲由頤而下。

梨娘爲夢霞作說客。聞筠倩一席話。頓觸起身世之感。念曩者若得結婚自由。今日或未必有此惡果。十年舊恨。驀上心來。顏色忽然慘變。兩人相對默然。良久梨娘歎曰。聞妹言。余心滋感。余與妹相處久。相知亦深。今日之事。幸妹曲從余言。翁所愛者惟姑。世烏有僅一掌珠。而肯草草結姻。遺其女以遇人不淑之歎者。妹知翁所屬意者。非他人。夢霞也。此人文章道德。卓絕人羣。彩鳳文鸞。天然佳偶。擇婿如斯。不辱沒阿姑身分矣。姑仍膠執翁心。必傷翁老矣。歷年顛沛。妻喪子亡。極人世不堪之境。今玉女已得金夫。此心差堪少慰。況鵬兒髻髮提挈。無人事成之後。孤兒寡婦。倚賴於汝夫婦者。正多。姑念垂老之父。更一念已死之兄。當不惜犧牲一己之自由。而顧全此將危之大局矣。梨娘語至此。不覺一陣傷心。淚隨聲下。筠倩心大動。亦掩面而泣。

筠倩與夢霞。固曾有半面之識者。夢霞之詩。若文固。又嘗爲梨娘所稱道者。雖非宋玉潘安。要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筠倩二八年華。方如迎風。稗柳纔解風情。一點芳心。尙無着處。雖與夢霞了無關係。然其腦海中。固早有夢霞二字之影象。深伏於其際。此時聞梨娘言。心乃怦然。念事已至此。正如被誣入獄。周納已深。勢難解脫。但未知此事爲夢霞之主動歟。老父之主動歟。抑更有他人暗中爲之作合歟。彼執柯者。又屬何人歟。此中疑竇頗多。要惟梨娘能知其詳。然此何事。而喋喋向人。不亦可羞之甚耶。此悶葫蘆。一時暫難打破。今所急須籌畫者。對付梨娘之數語耳。梨娘視筠倩支頤無語。心中若有所付度者。乃亦止泣而靜待其答辭。筠倩意殊落落。長歎謂梨娘曰。嫂乎。妹零丁一身。愛我者惟父與嫂耳。妹不忍不從。嫂言復何忍。故逆父意。今日此身已似沾泥之絮。不復

有自主之能力。此後妹之幸福或不因之而減缺。而妹之心願則已盡付東流。求學之心亦從此死矣。梨娘出語其翁曰。適與姑言。彼已首肯事諸矣。崖父亦喜曰。筠兒有主。余事畢矣。余深喜彼之不余忤也。今亦不必先告石癡。夢霞固非外人。俟其歸與之訂定婚約。然後轉語石癡。俾執吳剛之斧。如此辦法。豈不直捷。可以省却一番手續也。崔父平日本深愛夢霞。但昔爲其疎遠之姪。今爲其親密之婿。其愛之也。自必增加數倍。時已薄暮。意夢霞將歸。踈望之心甚切。乃老眼欲穿。而足音不至。待到黃昏。門外仍無剝啄之聲。可笑哉。夢霞殆學作新婿。羞見丈人耶。不然何事。羈留而勞家人之久盼也。

是夜夢霞竟未歸。寓蓋爲石癡邀往其家。開樽話舊。飲與雙酣。比酒闌燈灺。更漏已深。夢霞連嚼十餘巨觥。酒入歡場。興殊不淺。玉山已頽。金尊尙滿。醉眼模糊。步履欹仄。夜深途黑。更烏能扶得醉人歸耶。石癡乃遣人往告崔家人。言夢霞醉不能歸。請閉關兩臥。不必挑燈癡待矣。兩人均酩然。狂態畢露。笑諧雜作。酒兵已罷。繼以茗戰。旋掃榻而抵足焉。

次晨皆起。石癡卽欲挾夢霞同謁崔父。詢昨日事。夢霞以事或不諧。同去反致奚落。且世安有雙方議親。而親郎隨其媒灼。求婚於丈人之前者。縱不怕羞。亦太忘形矣。乃託詞以謝石癡曰。我尙須赴校上課。不能奉陪。一夔足矣。安用我爲。夢霞此言。蓋以石癡微有足疾。故戲之也。石癡不允。隨夢霞到校。俟其課畢。卒挾之同行。既至。先入夢霞書舍。坐談有頃。而崔父忽扶杖至。蓋兩人來時。歸僮卽入內報告也。夢霞迎崔父入。笑謝曰。昨夜爲秦兄姘

飲不覺過量。醉不能歸。勞吾丈盼望矣。石癡卽攙言曰。老伯勿信渠誑言。姪昨夜何嘗設宴相邀。渠自無顏歸見丈人。強就侄索飲。推醉不肯行。侄督促再四。渠終哀求留宿。侄見其可憐。乃留之下榻東軒。今晚罷課。渠又思規避。姪乃強之俱來。一路尙費盡挾扶之力也。夢霞怒且笑曰。一派胡言。汝却從何處想來。亦太惡作劇矣。石癡面有得色。曰。聊以報今晨之却我耳。崔父亦大笑曰。我姪可謂善戲謔矣。聯姻一節。老夫固甚願意。商諸小女。亦無異言。謹如尊命。語時目視夢霞。夢霞俯首無語。石癡起而笑曰。旣承金諾。小姪亦不枉一行。崔家女。配何家郎。洵屬天然佳話。美滿姻緣。如此者。甯復有幾。所惜者小姪不才。殊有忝冰人之職耳。因顧語夢霞曰。丈人允許矣。還。不拜謝。夢霞怒之以目。若甚羞惱者。

崔父復曰。吾姪勿怪。不揣冒昧。老夫尙有一言。錄獨半生僅一弱息。膝下依依。聊娛晚景。不願其遠適他鄉也。況鵬孫年穉。余老邁龍鍾。行將就木。恐已不及見其成人。家室飄搖。門庭寥落。來日大難。何堪設想。今吾姪既不嫌范叔之寒。願結朱陳之好。大足爲蓬門生色。擇婿得人。豈第爲兒之幸。抑亦崔氏之幸也。鵬孫得沾化雨。將來可望有成。幸吾姪終督教之。老夫之意。欲屈吾姪。作淳于髡事。乃兩全未知吾姪能俯從否。石癡目視夢霞而笑曰。如何。夢霞躊躇有頃。答曰。有母兄在此。此事小姪未敢擅專。容函告家中。如得同意。小姪固無不願也。崔父曰。此是正當辦法。老夫亦烏敢相強。請吾姪卽時作書。就母夫人取決。如有好音。卽以示我。夢霞唯唯。崔父旋辭出。石癡復與夢霞嘲諷良久。時已黃昏。夢霞欲留之同榻。石癡不可。別去。

夢霞卽就燈下作兩書。一以告老母。一以覆劍青。書中所言。卽日間崔父所言。蓋夢霞深爲其母所鐘愛。曩者方命拒婚。母知其意在自擇佳偶。曾許以結婚之完全自由。權故此大姻事。夢霞竟得自主。所須商酌者。入贅之說。或非老母所願。不能不俟命而行也。然以意測之。其母既許其自由。不加干預。入贅與否。亦無甚關係。十八九當在贊成之列。若劍青則又深知其中祕密。而希望好事之成就者。今得佳音。欣忭之不暇。安有加以破壞之理。自表面觀之。此事尙有一重阻力。自實際言之。一時雖無成議。夢霞固不啻已爲崔氏之贅壻矣。

海濱歸客湖上寓。公浮雲一相別。明月幾回圓。石癡自東渡。後蓉湖風月不知閒。却幾許歸去來。今復作林泉之主。水雲猿鶴一例歡迎。江山未改松菊猶存。韻事重提。故人無恙。乃未敘離情。先成好事。旣成好事。再敘離情。茫茫海宇。能尋幾個知音。落落生平。那得許多快事。夢霞之愁懷已釋。石癡之豪興方酣。一觴一詠。暢敘幽情。亦步亦趨。共探佳境。放浪形骸之外。流連水石之間。時或鷄黍留賓。爲長夜飲。夢霞竟作不歸之客。如是者十餘日。石癡倦遊而夢霞病酒矣。

夢霞與石癡共晨夕。幾不復問崔家事。而梨娘消息亦復沈沈。夢霞雖時時念及。亦不致深求。此數日中。直無事可記矣。屈指石癡歸來。已歷三來復。每值星期休課。非夢霞往就。則石癡過訪。相與銜觴賦詩。盡竟日之樂。至第三星期日。夢霞困於宿醒。過午方起。而心情甚懶。無意出門。乃焚香掃地。獨坐空齋。以待石癡之至。久之足音亦復杳然。坐困書城。頗覺昏悶。起而散步於庭堦之畔。日影在地。雲思滿天。院落深深。人聲寂寂。而忘機之小鳥巢

葉穩棲。見人亦不驚起。有時風掃落葉。簌簌作細響。此外竟不復有一絲聲息。徒倚良久。興味索然。方欲圖步入室。忽聞有聲出於廊內。隨風悠揚。冷冷入聽。夢霞訝曰。噫。異哉。此風琴之聲也。胡爲乎來哉。尋聲而往。斯時廊下。悄無一人。夢霞忘避嫌疑。信步行去。廊盡卽爲後院。院東爲梨娘香閣。而琴聲則出自院西一小室中。不知爲何人所居。夢霞駐足窗外。側耳細聆。但聞其聲。不見其人。亦不辨其爲何譜。須臾。又聞窗內。曼聲低唱曰。

阿儂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風等閒度。怕繡鴛鴦愛讀書。看花時向花陰坐。嗚呼。一歌兮。歌聲和自由之樂。樂則那。

嚶嚶歌喉。輕圓無比。與琴聲相和。恍如鸞鳳之和鳴。再聽之。又歌曰。

有父有父髮。皤皤晨早。孰個勸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單。六十老翁獨長嘆。嗚呼。再歌兮。歌難吐。話到白頭淚如雨。

續歌曰。

有母有母土一坏。母骨已寒兒心摧。悠悠死別七年纔。魂魄何曾入夢來。嗚呼。三歌兮。歌無序。風蕭蕭兮。白楊語。

又歌曰。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華奄然死。我欲從之何處是。泉下不通青鳥使。嗚呼。四歌兮。歌未殘。中天孤鴈聲。

寒

指。上。調。從。心。上。轉。斷。雲。零。雨。不。成。聲。而。再。而。三。而。四。琴。調。漸。高。歌。聲。漸。苦。怨。徵。清。商。寒。泉。迸。瀉。非。復。如。第。一。曲。之。瓏。瓏。入。耳。矣。夢。霞。聞。此。哀。音。不。覺。凄。然。欲。絕。不。忍。卒。聽。又。不。忍。不。聽。此。時。人。意。與。琴。聲。俱。化。渾。身。癱。軟。不。能。自。持。適。身。畔。有。石。卽。據。坐。其。上。而。窗。內。之。聲。又。作。矣。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與。東。風。離。別。早。鸚。鵡。淒。涼。說。不。了。明。鏡。韜。光。心。自。皎。嗚。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爲。誰。開。

五。歌。既。闕。突。轉。一。急。調。繁。聲。促。節。入。耳。洋。洋。如。飄。風。驟。雨。之。並。至。顧。琴。調。雖。急。而。歌。聲。甚。緩。蓋。歌。僅。一。字。譜。則。有。數。十。聲。也。高。下。抑。揚。纏。綿。宛。轉。其。聲。之。尖。咽。雖。風。禽。啼。於。深。竹。猿。嘯。於。空。山。不。是。過。也。其。歌。曰。

儂。欲。憐。人。還。自。憐。爲。誰。擺。佈。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須。對。我。圓。一。身。之。事。無。主。權。願。將。幸。福。長。棄。捐。嗚。呼。六。歌。兮。歌。當。哭。天。地。無。情。日。月。惡。

歌。至。此。琴。聲。劃。然。而。止。風。曳。餘。音。自。窗。隙。中。送。出。旋。繞。於。夢。霞。之。耳。鼓。曲。終。人。不。見。窗。外。夕。陽。紅。夢。霞。聞。此。歌。聲。雖。未。見。其。人。而。已。知。其。意。回。憶。六。歌。字。字。深。嵌。腦。際。細。味。其。語。不。禁。憤。從。中。來。自。怨。自。艾。恨。不。卽。死。以。謝。此。歌。者。表。明。我。之。心。跡。償。還。彼。之。幸。福。要。知。落。花。空。有。意。流。水。本。無。情。蕭。郎。原。是。路。人。天。下。豈。無。佳。婿。既。爲。馬。牛。之。風。怎。作。鳳。鸞。之。侶。謝。絕。鳩。媒。乞。還。鴛。帖。豈。不。美。哉。夢。霞。一。人。獨。自。深。思。竟。忘。却。身。在。窗。外。非。應。至。之。地。亦。非。應。聞。之。調。

徘徊間忽聞窗內有人語聲。一人入曰：阿姑作麼。生適聞琴聲，知此間無能此者，必姑也。特來訪姑。一聆雅奏，幸勿以余非知音人而揮諸門外也。一人答曰：此調不彈久矣。寒窗弔影，苦無排遣。新譜數曲，恨未入妙。試一弄以正節拍，不虞爲嫂所聞。歌譜具在，乞嫂爲妹一點纂之。何如。一人又曰：白雪陽春之調，高山流水之音，個中人知其妙。姑音樂大家也，余愧無師曠之聰，并乏巴人之識。而姑言乃如此，殆有意戲余耶。一人又答曰：嫂勿過謙。曩聞嫂月下吹離鸞一曲，令人意消。簫與琴雖二器，理實相通。以嫂之敏慧，苟一習之，三日可畢其能事矣。兩人絮絮答答，夢霞佇聽良久，恐爲所窺，見不敢久留，乃躡足循牆而出。

第二十三章 翦情

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胡薄命。此聯爲寶玉誄晴雯之語。而他日夢霞即可移以誄筠情者。蓋婚約已成。而筠情之死機伏矣。筠情所處之地位。等於晴雯。所異者。晴雯與寶玉彼此情深。而事卒未成。爲人構陷。以至於死。筠情與夢霞。彼此均非自主。實說不到愛情二字。強爲人撮合。遂成怨偶。斯時筠情尙未知夢霞之情。誰屬。而夢霞則已知筠情之情之不屬己矣。未婚之前。隔膜若此。既婚之後。兩情之相左。不問可知。其能爲比翼之鴛鴦。和鳴之鸞鳳耶。夢霞愧對筠情。筠情必不願見夢霞。用情與晴雯異。結果與晴雯同。異日夢霞之誄筠情。亦惟有以我本無緣。卿胡薄命。二語表其哀悼之誠。惋惜之情耳。

從此筠情遂輟學矣。青春大好。芳心已灰。往日所習。悉棄不理。日惟悶坐書窗。致力於吟詠。以凌惋之詞。寫悲涼。

之意。苦吟傷心。對鏡自嗟。儼然小青化身矣。而被梨娘自婚約既成之後。竟與夢霞不相聞問。匝旬以來。並未有
一紙之通情。一詩之示愛。兩人不期而遽形淡漠。夢霞忽然若忘。梨娘亦棄之如遺。雙方若互相會意。而寄其情
於不言中者。此中理由。殊非局外人所能知其究竟。意者。其有悔心歟。然大錯鑄成。悔之何及。又三日。能兩人之
齟齬。乃生風平情海。陡起驚波。此後之玉梨魂。由熱鬧而入於冷淡。由希望而趨於結束。一篇斷腸曲。漸將唱到
尾聲矣。

夢霞於無意中。偷聽得一曲風琴。雖並未知音之人。正別有會心之處。念婚姻之事。在彼固無主權。在我亦由強
制。彼此時方嗟實命之不猶。異日且歎遇人之不淑。僵桃代李。牽合無端。彩鳳隨鴉。低迴有恨。揣彼歌中之意。已
逆知薄情夫婿。必爲秋扇之捐矣。夫我之情。既不能再屬之彼。我固不願彼之情。竟能專屬之我。設彼之情。而竟
能屬我者。則我之造孽。且益深。遺恨更無盡矣。我深幸其心腦中。並無夢霞兩字之存在也。所最不安者。彼或不
知此事。因而發生。或竟誤謂出自我意。且將以我爲神奸巨匿。欺彼無母之孤女。奪他人之幸福。以償一己之
色慾。則彼之怨我。恨我。更何所底止。我於此事。雖不能無罪。然若此則我萬死不敢承認者。筠倩乎。亦知此中作
合。自有人在。汝固爲人作嫁。我亦代人受過乎。雖然。此不可不使梨娘知也。

筠倩與梨娘。相惜相憐。情同姊妹者也。此次假歸十日。不復再整書囊。鼓棹向鵝湖而去。是年冬假。已屆畢業之
期。九仞之功。虧於一篑。梨娘深惜之。促之再四。筠倩終不爲動。歎曰。嫂休矣。妹心已灰。此後杜門謝客。不願再開

人間事青燈古佛伴我生涯。妹其爲紅樓夢之惜春矣。言畢歎歎。梨娘爲之愕然。筠倩在校中成績最優。深爲校長所嘉許。同學亦莫不愛之敬之。以其久假不來。共深懸詫。問訊之函。絡繹而至。筠倩權託詞謝絕之。而別作一退學書。呈之校長。鵝湖一片土。從此竟不復有筠倩之蹤跡。有名之女學。失一好學生。亦大爲之減色。校中人知其不來。無不同聲惋惜。而卒莫明其退學之故也。

梨娘以筠倩突變常態。悒悒不歡。亦自驚疑。而不能作何語以爲勸慰。兩人並無惡感。而相見時冷若霜雪。絕無笑容。亦不作諸語。姊妹間圓滿之愛情。竟逐漸減缺。幾至於盡。以筠倩之性情灑落。氣度雍容。似不應至此。况彼與梨娘。固愛之蔑以加者。平日每當梨娘愁悶難舒之際。筠倩以故作嬌憨之態。以趣語引逗其歡心。梨娘輒爲之破顏。今筠倩易地以處。梨娘欲轉有以慰藉之。而竟不生效力。問所以致此之故。則婚姻問題。未發生以前。筠倩固猶是舊時之筠倩也。在梨娘初意。固以此事雙方允洽。十分美滿。爲夢霞計者。固得爲筠倩計者。亦未嘗不深以貌言。則何郎風貌足媲潘郎。以才言。則崔女清才不輸謝女。兩人異日者。合歡同夢。不羨鴛鴦。飲水思源。毋忘媒妁。萬千辛苦。抽盡情絲。百六韻華。還他豔福。我雖無分心。亦可以少慰矣。孰知人各有心。情難一例。纔作紅絲之繫。便賦白頭之吟。良緣竟是孽緣。好意翻成惡意。弄巧成拙。變喜爲愁。筠倩無片時之歡笑。梨娘其能有一日之寧貼耶。在筠倩不過以一身無主。自恨自憐。對於夢霞。並非有所深惡。對於梨娘。亦並未有所不擇。而爲梨娘者。一片癡心。指望玉成好事。乃事纔入港。遽有此不情之態。映入眼簾。費却幾許心機。喚得一聲懊惱。將何

以自解而自慰乎。自是厥後。兩人雖多見面之時。無復談心之樂。一則含恨不平。一則有懷難白。不言不笑。若即若離。嗟乎。梨娘又添一種奇苦矣。而不料夢霞之書。更於此無可奈何中。送到妝臺之畔。

梨娘之得書也。意書中必無他語。殆彼已得家報。而以個中消息。慰我無聊歟。否則必一幅琳琅。又來索和矣。霞郎霞郎。亦知余近日爲汝重生煩惱。憂心悄悄。日夜不寧。有甚心情。再與汝作筆墨間之酬答耶。梨娘執書自語。固以此書爲掃愁帚。爲續命湯。暱愛如筠。情今亦如此。舍彼更無能以一紙溫語相慰籍者矣。孰知拆閱內容。乃不覺大失望。蓋書中之語。竟全出於梨娘。意想之外。而爲梨娘所不願聞者也。書作何語。怨望之詞耶。決絕之言耶。人情輕薄。覆雨翻雲。厭故喜新。大抵如是。夢霞忍哉。既得蜀便。棄隴耶。然情摯如夢霞。夫豈食言而肥。而願作薄倖人者。其作此書也。乃有激而發。惟對於梨娘。有生死不解之情。聞琴而後。悔恨交加。急欲一訴。措辭之間。不覺出之以怨憤。初不知梨娘與筠。情亦已大傷。情感也。如知之。此書固屬多事。亦決不肯再作不情之語。重增其苦痛矣。此書全篇。記者已不能盡憶。僅記其中幅有曰。

……齊大非吾偶也。吾誤從卿言。悔之無及。渠之心理。實大不滿意於此事。吾已偵知之。卿與之朝夕相處。亦曾一探其衷曲否耶。此事本由卿一人之主張。吾恐傷卿意而勉從之。今乃知爲卿所誤矣。吾自怨。吾尤不得。不怨卿。吾自惜。吾尤不能不爲人惜。蓋吾固不慣受人冷眼。尤不願人爲吾而失其幸福也。……卿必欲成就此事。果何意耶。豈欲脫自身之關係。而陷二人於不堪之境耶。……吾愛卿。吾決不放卿自由。吾決不受卿愚。

弄。卿。休。矣。戀。我。耶。絕。我。耶。吾。均。不。問。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

書語若此。唐突甚矣。而謂梨娘能堪乎。方夢霞作書時。雖亦自覺過激。然語皆出於至情。意梨娘必能相諒。若任平日。此書亦等諸尋常通說之詞。必不至誤會而生齟齬。今適當左右爲難之際。方冀其有以慰我。乃亦從而怨我。不覺其言外自有深情。但覺其字裏都含芒刺。梨娘誦畢此書。爲之目瞪口呆。大有水盡山窮之感。筠倩失其自主之權。未免稍含怨望。猶無足怪。夢霞固深知其中委曲者。我之苦費心機。玉成此事。不爲渠却爲誰耶。乃亦不能相諒。以一封書來相責問。試思筠倩之終身。千余底事。我因無以償彼深情。故欲強作鴛盟之主。早知如此。我亦何苦爲人作嫁。而使身爲怨府乎。嗚呼。夢霞汝非鐵作心肝者。而忍出此宇宙雖寬。我直無容身地矣。至此不覺一陣心酸。淚珠疾瀉。愈思愈哭。愈哭愈苦。一幅雲箋。霎時間盡爲淚花浸透。字跡模糊。不可復識。此一陣哭較之月夜哭塚聲。益悽慘。蓋傷心之極。悲不自勝矣。若使夢霞聞之。其痛心又當何如耶。

二更天氣。一隙燈光。鵬郎課畢入內。夢霞自起扃戶。獨坐觀書。夜深人倦。不遽就枕。掩卷假寐。忽聞叩門聲甚急。問何人不應。門啓。鵬郎飄然入。置一紙。裹於案上。返身便去。並無一言。夢霞頗錯愕。取而去。其外裹則內有函一封。書一冊。另有素帕。裹物一。先視其書。卽梨娘前攜去之紅樓影事詩也。此詩爲兩人愛情之紹介。夢霞曾囑梨娘善藏之。以爲永久紀念。今並未見索而忽歸趙璧。其意何居。殊令人不解。再視其帕。係一半舊羅巾。斑斑點點。淚漬甚多。新痕猶濕。按之則輕軟如酥。不知內藏何物。急啓視之一黝。然有光之物。突呈於眼前。乃纔翦之青絲。

一縷也。夢霞驟觀此物。驚極而怖。繼而大悟。泣曰。梨娘殆絕我矣。金剪無情。下此毒手。忍哉。忍哉。語已而哭。淚滴帕上。與梨娘之啼痕混合爲一。如水投乳。一色瑩然。良久乃拭淚取函閱之。且讀且哭。未終幅而夢霞已慘無人色矣。是書爲梨娘憤極所作。墨淡不濃。行疎不整。大變其昔日簪花體格。想見其握管時之心煩意亂也。錄其詞如左。

君多情人也。梨影飲君之情。願爲君死。而自顧此身。已爲墮溷之花。難受東風抬舉。無可奈何。出此下策。冀以了我之情。償君之恨。雙方交益。計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墮入萬重暗霧中。昏黑迷離。大有徬徬何之之概。所藉以自慰者。君固深知我心。我爲君故。雖任勞任怨。亦所不辭也。今讀君書。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並未有我。亦知我不爲君。則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何預我事。而爲此移花接木之舉耶。嗚呼。君與我皆爲情所誤耳。君固未嘗誤我。我亦何曾誤君哉。今君以我爲誤君。我復何言。我誤君。我不敢再誤君。君怨我。我却不敢怨君。半載相思一場幻夢。嗟乎。霞郎從此絕矣。紅樓影事詩一冊。謹以奉還。斷情根也。青絲一縷。贈君以留紀念。不能效陶母之留寶。亦不願學楊妃之希寵。聊以斬我情絲。絕我痴念。耳。我負人多矣。負牛。負死。負君。負姑。負人已甚。自負亦深。而今而後。木魚貝葉。好懺前情。人世悲歡。不願復問。望君善自爲謀。鵬兒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聽之可也。本來是色。卽空。悟拈花之微旨。儻有餘情。未了願結。草於來生。

第二十四章 揮血

淚長如線。燈暗無花。夢霞得此意外之驚耗。急痛攻心。爲之暈絕。良久始稍清醒。危坐如痴。神色沮喪。復取書覆閱之。繼取髮摩撫之。心更大痛不可止。淚珠歷落。襟袖盡滿。旋目注詩冊。若有所感。變色而起。執卷就燈。焚之。須臾已成灰燼。悲憤之情不能自抑。如飛蛾之撲火者。然而其心苦矣。

既焚稿。復就坐。沈思至再。欲作一覆書。而急切不知作何語。驟受劇烈之痛苦。神經盡爲之替亂。知梨娘此時之悲哀。激切當必有較甚於己者。不再。有以慰之。不知。又將續演出若何慘劇矣。讀者諸君。梨娘之爲此。出於一時憤激。繼知夢霞見之。必不能堪。亦自覺其過甚。當夢霞躊躇不決之時。正梨娘追悔莫及之際。在夢霞則以釁自我開。不怪梨娘之無情。而惟恨己之無情。無端以一書傷其心。致彼憤而出此。實無顏以對知己矣。嗚呼。兩人之情深摯。若此。纏綿若此。非至死時。豈尙有解決之希望者。今欲一朝決絕。亦徒自增其煩惱耳。夢霞此時急欲作一謝罪之函。以解梨娘之怒。而心亂如麻。苦不能成隻字。時已鐘鳴一下矣。乃仍以紙納函。以帕裹髮。置之枕旁。忍痛就睡。

就睡後。輾轉不能成夢。約二小時。夢霞忽推枕起。時燈燄漸熄。就案剔之。光明復現。尋檢一潔白之素箋。復取一未用之新筆。嚙指出血。以筆蘸血。而書之。紙上其咬處在左手將指之下。傷處甚深。血流不止。而夢霞若不知痛苦者。隨出隨蘸。隨蘸隨書。頃刻間滿紙淋漓。都作深紅一色。書成而血猶未盡。此時稍覺微痛。函封既竣。乃徐徐

以水洗去指上血痕。以巾裹其傷處。復和衣就榻臥。晨光已上窗矣。嗚呼。男兒流血。自有價值。今夢霞乃用之於兒女之愛情。毋乃不值歟。難然。天地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種也。血者製情之要素也。流血者卽愛情之作用也。情之爲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極於男女戀愛之私。上之極於家國存亡之大。作用雖不同。而根於情則一也。故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濟情之窮。癡男怨女。海枯石爛。不變初志者。此情也。偉人志士。投艱蹈險。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爲兒女之愛情而流血者。必能爲國家之愛情而流血。爲兒女之愛情而惜其血者。安望其能爲國家之愛情而拚其血乎。情摯如夢霞。固有血性之男子也。彼直視愛情爲第二生命。故流血以贖之。耳情自可貴。血豈空流。雖云不值。亦何害其爲天下之多情人哉。

次日梨娘得書。驚駭幾絕。血誠一片。目炫神迷。斑斑點點。模模糊糊。此猩紅者何物。耶。霞郎。霞郎。此又何苦。耶。梨娘此時又驚又痛。手且顫。色且變。眼且花。而心中且似有萬錐亂刺。若不能一刻耐者。無已。乃含淚讀其辭。

嗚呼。卿絕我耶。卿竟絕我耶。我復何言。然我又何可不言。我不言。則我之心終於不白。卿之憤亦終於不平。卿誤會我意。而欲與我絕。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跡。然後再與卿絕。心跡既明。我知卿之終不忍絕我也。前書過激。我已知之。然我當時實驟感劇烈之激刺。一腔怨憤。含卿又誰可告訴者。不知卿固同受此激刺。而我書益以傷卿之心也。我過矣。我過矣。我先絕卿。又何怪卿之欲絕我。雖然。我固無情。我並無絕卿之心也。我非木石。豈不知卿爲我已心力俱瘁耶。我感卿實達於極點。此外更無他人能奪我之愛情。卿固愛我。憐我者也。卿不

愛我誰復愛我。卿不憐我。誰復憐我。卿欲絕我。是不啻死我也。卿竟忍死我。耶。卿欲死我。我烏得而不死。然我願殉卿而死。不願絕卿而死。我雖死。終望卿之能憐我也。我言止此。我恨無窮。破指出血痛書二紙付卿。將死哀鳴。惟祈鑒宥。

已西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霞囓血書

梨娘閱畢。心大不忍。哭幾失聲。其驚痛之神情。與夢霞之得彼書時。正復相似。無端情海翻波。還說淚珠有價。其實兩人均有誤會。逞一時之憤激。受莫大之痛苦。自作之孽。夫又奚尤。兩人生於情。死於情。層層情網。愈縛愈緊。使其果能決絕也。亦何待於此。日夢霞曰。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斯言是也。不到埋香之日。安有撒手之期。不愼語言。自尋煩惱。徒自苦耳。甚無謂也。得書後之梨娘。早易其怨憤之心。復爲憐惜之心矣。彼以堂堂七尺。爲一女子故。出此過情之舉。甘作謝過之詞。并忘剜膚之痛。余罪大矣。今無他法。惟有權作溫語以慰之耳。

錦箋往返。忙煞鵬郎。夢霞再得梨娘書。心乃大慰。意謂幸有此一點血誠。得回梨娘之心。此後再不能多言挑釁矣。梨娘函尾。尚有一絕句。其起聯曰。一血書常在我咽喉。一紙焚吞一紙留。其下二句。則記者不能復憶。但其押劉字韻而已。夢霞亦續賦二律以答之曰。

春風證面到今朝。強半光陰病裏消。一縷青絲拚永絕。兩行紅淚最無聊。銀壺漏盡必同滴。玉枕夢殘身欲飄。風雨層樓空悵望。錦屏秋盡玉人遙。

時有風濤起愛河。遲遲好事鬼來磨。百年長恨悲無極。六尺遺孤累若何。豔福輸人緣命薄。浮名誤我患才多。萍根浪迹今休問。眼底殘年疾電過。

次日梨娘復以簡約夢霞往。夢霞從之。此次爲兩人第二次會晤。前次相見時。梨娘會有今日之事。可一不可再之言。今何以忽有此約。梨娘非得已也。欲一見以剖明其衷曲。解釋其疑團也。以雙方誤會之故。一則亂斬情絲。一則狂拚熱血。演出離奇慘痛之怪劇。情思之纏綿曲折。本非管城子所能達其萬一。青鳥無知。慣傳訛信。黃昏待到。便是佳期。兩人相見後。自有一番情話。然亦不過如上文所云。大家以溫存體貼之言。互相和解。今亦不必贅述。惟當時夢霞會賦六絕句。錄之以爲此章之煞尾。

深深小巷冒寒行。一步回頭一步驚。計此時光夜將半。半牆殘月趁人明。
迴廊曲曲傍高垣。舊地重經路轉昏。行到塔前還細認。逡巡未敢便敲門。
拈毫日日費吟神。苦說燈前一段因。後會不知何處是。卿須憐取眼前人。
情愛偏從恨裏生。生生世世願相親。桃源好把春光閉。莫遣飛花出舊津。
保此微軀尙爲劉。我生不免淚長流。當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殘棋怎樣收。
誓須攜手入黃泉。到死相從願已堅。一樣消磨愁病裏。明知相聚不多年。

第二十五章

驚鴻

花前。假。淚。燈。下。盟。心。去。影。忽。忽。餘。情。惘。惘。夢。霞。別。後。梨。娘。猶。悄。對。殘。缸。追。思。往。事。遙。聽。牆。外。柝。聲。似。催。人。睡。推。出。窗。前。月。影。莫。照。心。來。人。去。情。留。愁。來。夢。香。鬟。低。弄。影。手。倦。支。頤。視。案。上。吟。箋。墨。痕。猶。濕。低。哦。一。過。惘。然。神。傷。顧。影。低。徊。縈。思。宛。轉。卽。援。筆。續。其。後。曰。

寄書幾度誤青鸞。因愛成猜。解決難見面。又多難訴。處了無數語。到更闌。

情絲抽盡苦纏綿。此後悲歡事在天。只是病軀秋葉似。如何支得二三年。

薄命原知命不長。並頭空自妬鴛鴦。最憐費盡心機巧。只博燈前哭幾場。

深院鈎簾坐小窗。無言暗泣對殘缸。飛蛾莫撲釵頭燄。留照情人淚兩雙。

萬千辛苦恨難平。一死頻拚死不成。如此風波如此險。可憐還爲戀情生。

碧聰記得曾攜手。青鳥迴來重寄詞。鴈夜鶯春愁一樣。楚魂湘血怨同時。

噫。豈料悲吟。竟成兇讖。薄命女。非長命女。生前心是死前心。二三年固不能支。孰知天劫紅顏將立。演出月缺花

殘之慘劇。並二三月亦不能支耶。噫。此酸楚之哀音。竟爲兩人最終之酬答。而此夜之幽期。卽爲兩人最後之交

際。從此更無一面緣矣。

窮陰殺節。急景凋年。越三四星期。而冬假之期。已至。石癡復欲離家。夢霞亦須旋里。君自南歸。我自東。鞭絲帽影

各忽忽。兩人一去。蓉湖風月大爲之減色。歡會無蹤。別情如畫。兩人這回分手。從此亦竟消息沈沈。音容渺渺。知

音之感無窮。聚首之緣莫卜。石癡未行之前。以明年校務仍挽夢霞主持。夢霞意欲辭職。石癡維繫甚堅。不得已諾焉。既行。夢霞料理校中試驗事。三日而畢。亦束裝歸。於斯時也。梨娘又久未通辭矣。夢霞歸心爆急。亦不復一探其消息。且謂開校之期。一瞬卽至。暫時相別。無足介意。臨行寄語。徒亂人懷。而不知此時之梨娘病已中乎膏肓。魂已遊於墟墓。去埋玉之期已不甚遠矣。一行便隔仙凡。再到難尋人面。是豈夢霞所及料者哉。

梨娘之死。死於夢霞實死於筠倩。蓋彼與夢霞再會之後。深知夢霞之心。誓死不肯移易。可笑亦復可憐。感泣之餘。而念及夫筠倩姻事。我所主張。原冀其他日耦俱無猜。享閨闈之樂。我則一身乾淨。斷情愛之媒。以今觀之。此事後來終無良好之結果。我以愛夢霞者。誤夢霞以愛筠倩者。誤筠倩矣。我一婦人而誤二人。因情造孽。不亦太深耶。我生而夢霞之情終不變。筠倩將淪於悲境。我死而夢霞之情亦死。或終能與筠倩和好。我深誤筠倩。生亦無以對筠倩。固不如死也。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節。成就他人之好事。則又大可死也。自是以後。梨娘遂存一決死之心。坐亦思死。臥亦思死。念念在茲。躊躇滿志。竟不復有他種念慮。縈其腦際。死念已堅。生機漸促。痛哉。梨娘惟求速死。竟將瘦弱之軀。自加戕賊。茶飯不常。下咽睡眠。每喜臨風。一意孤行。十分糟蹋。憔悴餘花。怎禁得幾許摧殘。蹂躪人見其無恙。而不知其已深種病根。樂尋鬼趣矣。曾幾何時。心血盡枯。形神俱化。引鏡自照。兩頰若削。歎曰。死期近矣。遂臥不復起。時夢霞猶未行也。

越三日。夢霞不別歸。梨娘病亦漸劇。家人咸來問訊。見容顏雖減。神識甚清。意此微疾耳。不久可愈。故多不甚注。

意惟筠情憂形於色。視之而泣曰：嫂病深矣。幸嫂自愛。讀者須知。筠情固未嘗有所怨於梨娘。不過兩人各有難言之心事。以至稍形疏遠。今梨娘病矣。病且劇矣。筠情對於梨娘。非無一點真愛情者。能不留心視察。加意護持耶。顧筠情雖殷勤。而梨娘殊冷淡。似不自知其病之深者。蓋筠情固未知梨娘已早存死志也。爲之延醫。却不欲筠情陰告父。嫂病象不佳。當速治。崔父乃急遣人招醫生。至醫生費姓。卽前視夢霞之病者。鄉僻間之名醫也。診畢而出。斟酌良久。始成一方。曰：姑試之。然吾決其無效。此病係積憂久鬱所致。本非藥石可療。且外感亦深。未病之前。飲食起居。已久失其營衛。夫人體質又弱。欲治之。恐難爲力也。

家人聞醫言。始知梨娘之病。幾成絕症。一時羣相驚擾。環侍不去。蓋梨娘平日。事上盡禮。待下有恩。隻手持家。久耗心血。一生積善。廣種福田。破落門庭。有此賢能之主婦。真不啻中流之一柱。大廈之一木也。故以崔氏之門衰丁少。實賴梨娘爲之主持一切。翁未終養。姑未與醮。子未成人。瘦削香肩。擔負甚重。茫茫身世。未了猶多。此時烏可以遽死。然而梨娘竟無意求生。有心覓死。未病之前。死機早伏。既病之後。危象漸呈。微特崔父與筠情等。銜憂莫釋。求神問卜。無所不至。卽婢媼輩亦均愁顏相對。有嘆息者。有暗泣者。心慌神亂。此去彼來。咸願盡其心力。以愈梨娘疾。忙亂數日。病卒不減。梨娘又不肯服藥。迫以翁命。勉盡一盞。然藥入腹中。竟無影響。視彼病容。日形萎損。惟有同喚何奈而已。

夢霞行十日矣。遊子遠歸。慈烏含笑。況此次入門帶喜。家庭之間。尤多樂意。夢霞以姻事已成。此後與梨娘相聚。

之日正長。心中之愉快。更不可言喻。初不料有情好月。未曾圓到。天中無主。殘花不久。香埋地下一面。已慳百身。莫贖去時。未悉病情。別後猶勞夢想。此時之梨娘。已屬半人半鬼。此時之夢霞。固依然如醉如癡也。又三日乃得一可驚可愕之凶耗。凶耗非他。卽梨娘最後之手書也。

哀鴻一聲愁魔萬丈。此函乃梨娘力疾所書。以遺夢霞。作訣別之紀念者。夢霞於希望之餘。得此絕望之函。如小鹿撞胸。如冷水澆背。一時驚絕。駭絕。腦筋之震動。一分時不知其幾千。白次驚痛過劇。雙目瞪然。轉無一點淚。惟有對書木坐口中喃喃默祝天佑伊人。消此災難而已。書語錄下。

梨影病矣。病十日矣。方君行時。梨影已在床席間討生活。所以不使君知者。恐君聞之而不安。且誤歸期也。君臨去竟無一言誌別。想係成行。忽迫所致。我未以病訊告君。君亦不以歸期語我。二者適相等。可毋責焉。梨影病中亦無大苦。不過一時感冒。並無十分危險。君聞此信。爲梨影憐。則可爲梨影愁。則不可也。但孱弱體質。已受磨於情魔。怎禁再受磨於病魔。偶櫻微疾。便自疑懼。不死不休。卽死何惜。環縛於情網。而不知脫沈沒於愛河。而爲知拔。是無異行於死柩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餘。便覺泉臺非遠。深恐旦暮間。溘朝露。離塵海。我餘未盡之情。君抱無涯之感。况梨影生縱無所戀。死尙有難安七旬衰老六尺遺孤。扶持而愛護之。舍知己。又將奚託。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爲我了之。然梨影固猶冀須臾緩死。不願卽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瞑眩之中。不忘深愛。伏枕草草。淚與墨并。霞郎霞郎。恐將與君長。

別矣。我歸天上。君駐人間。一枝木筆銷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緣。有盡豔福。無窮伏惟自愛。
己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泣書。

第二十六章 鵬化

斷腸遺字癡付青禽。薄命餘生痛埋黃土。夢霞讀此書後。驚定轉生疑竇。憶疇昔之夜。月冷燈昏。曾親香澤。雖玉容慘淡。眼角眉梢。觀見渠深鎖。幾重幽怨。而丰神玉立。心跡冰清。愁恨之中。乃不減其天然。斌媚固絕。無一分病態也。今幾日耳。何遽至抱病。病亦何至便死。此中消息。殊費疑參。如書言則方我歸時。渠已爲病魔所苦。我火急歸心。方寸無主。臨行竟未向妝臺問訊。荒唐疏忽。負我知音。彼縱不加責。我能無愧於心乎。所異者。彼可愛之鵬郎。平日間碌碌往來。爲兩人傳消息。凡其母之一顰一笑。一梳一沐。無不悉以告我。獨此次驟病。亦爲鍼口之金人。不作傳言之玉女。鵬郎何知。殆亦受梨娘之密囑。勿洩其事於先生。書中故有恐誤歸期之言也。嗚呼。梨姊。汝果病耶。汝病果何如也。汝言病無大苦。真耶。抑忍苦以慰我耶。初病時不使我知。今胡爲忽傳此耗。則其病狀誠有難知者矣。嗟乎。梨姊。汝病竟危耶。今世之情緣。竟以兩面了之耶。天道茫茫。我又何敢遽信爲必然。耶。夢霞此時目注淚箋。心馳香閣。自言自語。難解難明。欲親往一探。而無辭以藉口。行動未得自由。聽之則心實難安。從此言笑改常。寢食俱廢。幾有見於羹。見於牆之象。不得已賦詩二律。以相寄慰。

苦到心頭只自知。病來莫誤是相思。拋殘血淚難成夢。嘔盡心肝尙愛詩。錦瑟年華悲暗換。米鹽瑣屑那支持。

知。卿。玉。骨。纒。盈。把。猶。自。燈。前。起。課。兒。

江。湖。我。亦。鬢。將。絲。種。種。傷。心。強。自。支。應。是。情。多。難。恨。少。不。妨。神。合。是。形。離。琵琶。亭。下。帆。歸。遠。燕子。樓。中。月。落。遲。
一。樣。窗。紗。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時。

吟箋豐就。鳥使未逢。欲寄相思。惟餘悵望。蓋此時梨娘方在病中。設貿然以此詩付郵。烏能直上粧臺。逕投病榻。不幸爲旁人覷破。個中祕密。且將據之以爲梨娘致病之鐵證。梨娘將何以堪。是欲以慰之。而反以苦之也。況乎二詩都作傷心之語。絕非問病之詞。病苦中之梨娘。豈容復以此酸聲。淒語。再添其枕上之淚。潮藥邊之苦。味籌思及此。夢霞乃擱筆輟吟。不作一字之答覆。惟將梨娘來書。反覆展玩。有時拍案驚起。仰天呼號。有時枯坐竟日。不言不笑。非病非癡。家中人亦莫測其因何也。如是者三日。夢霞固無一刻忘梨娘。惟癡望玉人無恙。速以佳消息。慰我淒涼。豈知木筆驕春。纒借題紅之筆。梨花葬月。突來飛白之書。值元旦之良辰。得情天之凶耗。爆竹揚灰。不報平安之竹。桃符作怪。竟爲催命之符。嗚呼。梨娘竟死矣。

梨娘死矣。吾書今須述梨娘死前之病情。與夫死時之慘狀。然記者於此。實不忍下筆。吾字未成。吾淚已濕透紙背。蓋梨娘之死。極天下之至慘事。雖與吾無關。而人孰無情天乎。何罪多情。如梨娘多才。如梨娘命薄。於雲身輕。若絮埋愁。壓恨。泣血。椎心。一旦玉碎珠沈。香銷魂化。奈何天裏不能久駐。芳顏前度人來。無復相依。倩影茫茫。後果鴛鴦空祝。長生負負。前緣蝴蝶。遽醒短夢。吁。可痛已。以才盡之江郎。寫傷心之情。史箋愁賦。恨痛死。憐生。握管。

沈吟枯腸寸斷。情根不死。低頭願拜梨花文字。無靈寄恨。徒憑香草。伊人結局絕類。嬰兒誕生。不才欲爲殷浩。叩碧翁而無語。碧海沈沈。起黃土兮。何年黃塵莽莽。可憐知己。無多况出。飄零紅粉。漫說干卿底事。不教狼籍青衫。吾本個中人。誰非有情物。爲梨娘哭。更爲普天下薄命女郎之如梨娘者哭。聲聲帶恨。字字斷腸。想閱者諸君亦願賠此一掬同情之淚也。

梨娘之死。其事至可奇。而其情至可哀。蓋梨娘固不可以死者。且又可以不死者。不可以死而死。可以不死而竟死。則情實誤之。古今來癡女子之死於情者亦多矣。願未有如梨娘用心之苦者。未病之前。自知必病。既病之後。自知必死。死而情可已。事不可了。故力疾作書。以與夢霞。諄諄以後事相囑託。而又吞吐其詞。若未必果死者。蓋彼之意。固不欲夢霞知其病。更不欲夢霞知其死耳。此書也在他人視之。爲病中之書。在梨娘視之。卽絕命之書矣。

自是以後。病勢日危。一日時而清明。時而昏憊。旦夕之間。其態萬變。家人見狀。相顧失色。醫藥祈禱均無效。而梨娘至此。水漿不入於口者已兩星期矣。骨瘦如柴。顏枯如鬼。又如之以嗽。益不能支。自知不起。卽亦無慮。萬念皆空。瞑目待死。顧病者無求愈之心。而家人希望之心。乃與病而俱增。鎮日忙亂。如午衙之蜂。而卒無補於萬一。梨娘病中。厭與人語。戚黨之來問疾者。概行謝絕。卽家中之婢媼。輕易亦不令其望見顏色。帷中悄悄。日侍其側者。一鵬。郎一筠。倩也。筠倩見梨娘病情大惡。終日隨侍不去。捧湯進藥。皆躬親其役。若欲與萬惡之病魔爭此垂死。

之病人者。梨娘殊不欲言。扶持一切。自有鵬郎及秋兒在。萬不敢以此猥瑣之事。累及吾妹。而益重吾罪也。筠倩聞言。益涕泣不肯去。梨娘乃長歎無語。嗚呼。自梨娘病臥以來。筠倩心滋戚戚。未嘗有一日離於病榻之側。襟袖間淚痕時濕。惟不使梨娘見之耳。而梨娘對之。乃不能如從前之親熱。雖病中心緒不佳。亦不應淡漠若此。筠倩於是憶及前以婚姻問題。致兩情微有不懌。其言若此。似尙未能去懷。或者番病根。卽種。因於此。亦未可知。筠倩默念至此。悔恨不勝。祝望益切。其心謂若梨娘而克愈者。吾猶可以自贖。脫不幸而竟死者。則吾實殺吾姊。此恨不啻終天。欲懺悔而無從矣。筠倩作如是想。益不肯稍弛其調護之力。以爲補過之謀。噫。豈知梨娘之心。實有不可以遽告筠倩者。今見筠倩若是其懇摯。益不自安。嚙被忍痛。惟求早死。一日早免。一日之苦。嗚呼。慘矣。燈光撮豆。枕淚傾潮。梨娘徹夜呻吟。筠倩衣不解帶。達旦不寐。強之睡不可。則亦聽之。一夕病勢突覺銳減。嗽亦間作。神志清明如曩日。筠倩心竊喜。梨娘謂之曰。妹厚我甚矣。我恨無以報。妹妹亦弱質。能有幾許精神。疲勞如此。不將與我俱病耶。今我病已覺少可。倦而思睡。今夜毋需人伴。妹亦請自安睡。以資養息。筠倩猶徘徊不去。梨娘再三迫之。乃回房就寢。斯時室中尙有鵬郎在也。鵬郎自梨娘病後。輟學侍疾。終日依依牀側。曾不少離。雖幼不解事。而孺慕性成。亦知保護其病中之母。母憂亦愛。母泣亦泣。淚痕時暈其小頰。是夕見病勢突減。亦不覺訝形於色。就燈下弄釵。口唱小歌。以娛其母。梨娘呼而語之曰。汝倦乎。倦卽睡。鵬郎急曰。我不倦。我須俟阿母睡着。乃亦睡耳。梨娘笑曰。癡兒。我若永遠不睡。汝亦永遠不睡耶。我竟長睡不醒。則汝又將如何。鵬郎不解其語。但以

目視梨娘。梨娘語時。微合其眼。若欲睡者。鵬郎遂默無聲。恐多言以擾其安眠也。半晌忽又呼鵬郎。命取床頭一小箱。箱以玳瑁爲之。小僅盈尺。製作絕巧。乃閨閣中用以藏貯粧飾品者也。鵬郎取至。置於枕旁。梨娘曰。啓之。啓則中有錦箋一束。梨娘一一檢閱之。閱畢。令移燈近前。輒舉而就火。焚之。鵬郎驚而撲救。已盡爲灰燼矣。繼命攜箱復置原處。將地上紙灰收拾淨盡。時夜已午。視梨娘神色如常。並無變態。鵬郎亦倦極。乃和衣睡於其旁。

鵬郎既睡。鼾聲旋作。約二小時。梨娘忽大嗽。鵬郎睡夢中聞聲驚覺。視梨娘兩眼直視。十指撫心。急氣塞喉。喘聲如牛。狀至可怖。連呼阿母。搖首不答。幸燈燄尙未盡熄。乃急起披闌出。至筠倩寢門外。直聲呼曰。阿姑……阿姑……阿姑速起……阿母病又人變矣。其聲高以促。雜以哭泣之音。筠倩亦驚醒。踉蹌披衣出。隨鵬郎入視。時梨娘嗽方大作。喘絲不絕如線。若畢命卽在俄頃間者。筠倩見狀。手足無措。移時忽作倒噎。若喉間有物欲躍出者。然急以孟承之。梨娘遂大吐。驀覺一陣腥橫衝鼻。觀吐畢就燈視之。則滿孟皆血也。筠倩大驚。幾欲失聲而訝。再視梨娘。氣息奄奄。顏色慘白。微言曰。我覺喉間有腥味。孟中得毋有異否。筠倩曰。無之。皆痰耳。語時以目語鵬郎。令速藏。孟復取溫茶半杯。與梨娘嗽口。時天已大明。家人皆起。咸來詢夜來病狀。入則見筠倩與鵬郎。皆已成爲淚人。知必有變。相顧錯愕。筠倩搖手令勿聲。鵬郎靜守。已則往尋其父家人。亦隨出。筠倩含淚述病狀。言黃昏時病勢似殺。余亦就睡。天將明聞鵬郎泣呼。驚起入視。見彼痰喘甚急。旋咯血一盃。嗽止而面無人色矣。家人聞之。皆吐舌不能答。崔父立遣急足召醫生。醫至診視畢。出謂家人曰。心血已竭。危象立見。草根樹皮。無能爲力。速

理後事。恐癩留在半日間耳。語已返其酬金。乘輿而去。

至是家人咸知梨娘不救。各失聲哭。崔父亦痛揮老淚。楚囚相對。幽獨一淚。世界焉有斷。筠倩收淚起曰。徒哭益。今病者尙省人事。醫言亦胡可違信。一線生機未絕。或者祖宗有靈。念此後老翁稚子。事有無人。冥冥中挽回其壽命。則疾尙可爲也。脫果絕望者。則預備後事。在所不免。衰落門庭。無多戚族。誰來弔唁。又誰來襄理。衣衾棺槨。均須妥爲購置。夫豈一哭可以了之者。崔父曰。筠兒之言是也。爲今之計。姑入視病者。察其有無變態。僥倖得有轉機。便是如天之福。言已。與筠倩入。家人從之。

天雞唱午。夢熟黃梁。衆人咸集病室中。無數模糊之淚眼。視線所集。咸注射於病者之面。時梨娘兩目垂簾。喘絲斷續。氣息甚微。形神全失。良久忽見其面色轉紅。艷若桃花。知其迴光返照也。於是衆人益形慌亂。束手無策。鵲郎見狀。以爲病有佳朕。不覺喜形於色。繼見衆人無不慌亂。始知其非妙。則復斂笑而泣。梨娘忽張目視翁。微言曰。兒病不起矣。兒無命不能終代子職。中道棄翁。又使翁垂老之年。歷斯慘境。兒死後翁不可過痛。以增兒冥中之罪孽。有阿姑在晨昏可以無缺。兒歸泉下亦瞑目矣。繼復注視筠倩。欲言不言者。再旋曰。吾負妹。吾負妹。妹不。忘十年來相愛之情。此後鵬兒幸垂青眼。筠倩聞言悲痛不能勝。僅呼一聲曰。嫂。已淚隨聲出。以袖掩面。不復能言矣。梨娘言畢。復大喘。移時呼鵬郎至前。執其手而囑之曰。兒乎。吾可愛之兒乎。兒無父。今更無母矣。吾棄汝去。汝亦勿哭。此後事阿翁仍如平日事阿姑。當如事我。事先生如事汝父。此三言。汝謹記勿忘。鵬郎

涕泣受命梨娘。一囑畢含笑而逝。死時異香滿室。空中隱隱有瑣管之聲。時己酉十二月大除夕四時一刻也。年二十有七。嗟嗟臘鼓一聲殘。花落筇床三尺餘。淚猶斑斑。家事難言。身後幾多未了癡情。不死胸頭尙有微溫。一霎紅顏不留曇影。千秋碧血應逐鵑魂。此恨絲絲他生渺渺。悲乎痛哉。

第二十七章 隱痛

絕代佳人一場幻夢。血枯淚竭。還他乾淨。身驅蘭盡膏殘。了却纏綿情緒。梨娘之死。慘矣。然其致死之由。梨娘苦於不能自言。家人固不得知。卽朝夕相處。如篤倩生死相從。如夢霞此時亦未能遽悉。忍淚吞聲。不明不白。此梨娘之死。所以慘也。既死之後。家人咸哭。篤倩尤椎胸大慟。嗚咽而呼曰。嫂乎。嫂竟棄我而去乎。我於世爲時。零人誰復有愛我如嫂者。天乎。無情復奪我愛嫂。以去留此薄命。孤花飄泊。倩誰護惜。其不隨嫂而死者。曾幾何時。耶。嫂而有知。白楊衰草。間毋虞寂寞。不久有人來與嫂同領夜臺滋味矣。且哭且呼。淚落衾畔。幾成小河。力竭矣。聲嘶矣。而痛尤未殺。篤倩與梨娘姑嫂之情耳。並無洩髓淪肌之愛。鏤心刻骨之情。今梨娘死。篤倩哭之。卽對於親姊亦無斯哀痛。此則旁觀者所不解也。夫以梨娘之貌。梨娘之才。梨娘之命。苟非鐵作心肝者。誰不憐之愛之。惜之痛之。况平日端莊賢淑。溫順如處子。慈善有佛心。一旦仙姿遽萎。遺愛猶留。如斯人者。於臨歿時。欲得人幾副。眼淚殊非難事。然而感情有厚薄。斯哀思有淺深。他人之哭梨娘。不過一時觸目傷心之慘痛。如太空之浮雲。一過便無蹤影。蓋無深感。故亦無深痛也。篤倩之哭梨娘。與他人迥異。其痛刺心。其痛入骨。若非梨娘復生。其痛終

正境除是此身亦死其痛乃有已時對筠倩於梨娘胡竟抱此深痛蓋感於生前者固屬非淺感於死時者尤有難言人知梨娘病死而筠倩固知梨娘決非病死也梨娘致死之由梨娘不爲家人言梨娘決非病死筠倩知之而生前不能問梨娘死後亦不能語家人忍令此可憐之軀壳斷送於模糊影響之中難言之痛與忍死之痛兩重併作一重更不容稍加遏抑此衆人哭梨娘之淚筠倩所以獨多歟

天寒日慘愁雲蔽空薤歌一聲路人魂斷家人各收淚料理後事筠倩哭泣模糊已不成人狀鵬郎則匍匐於梨娘身旁號咷大哭崔父亦雙袖龍鍾痛揮老淚一室之中惟聞哭聲嗚嗚惟見淚波汨汨人世殆無其慘良久筠倩止泣爲梨娘沐浴裹衣甫解胸前突露一物狀類書函是函蓋梨娘絕筆於病中乘間書此留以貽筠倩者筠倩此時亦不遑啓視乃取而納諸懷中薰香滌梨娘屍體整冠易衣畢延羽士持誦蓋南方俗例人死必延羽士爲死者指引冥途猶西人之延牧師也羽士至家人復哭棺衾已備旋即大殮哭聲益縱蓋棺時筠倩幾欲躍入棺中與梨娘俱逝家人力勸始止比安靈已畢天已大明忽聞爆竹聲震動耳鼓家人如夢方醒乃知今日之爲元旦良辰也傷哉薄命三九年華節屆歲除魂歸離恨竟不得續一絲餘命度此殘宵人與歲俱除恨又與歲俱新矣萬戶千門春聲盈耳桃符換舊一色煊紅惟崔氏門前則一片喪旛齋端高掛門庭冷落風日淒清亦新年之怪現象也

香魂已渺哀思難刪是夜家人咸各睡息筠倩猶獨守空幃淒然弔影一星幽火冷照靈牀痛死憐生無窮哀感

乃取出梨娘遺筆，咽淚而誦其詞。

余有隱事，不能爲妹言。但此事於妹終身頗有關係，不爲妹言，則負妹滋甚。而余罪將不可追。今余將死，不能不將余心窩中蓄久未洩之事，爲妹傾筐倒篋而出之，以贖余生前之愆。而事太穢瑣，確難出口。欲言而噤者屢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不遠。而此事不能終秘妹，不能與妹明言。當與妹作筆談。余今握管書此，卽爲余今生拈弄筆墨之末次。余至今日甚悔自幼識得幾個字也。僅草數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頭涔涔，而余心且作鯨魚之跳，余淚且作連珠之濺矣。天乎！

余於未言之先，欲有求於妹者一事。蓋余之言不能入妹之耳，妹將閱之而色變眦裂，盡泯其愛我憐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恨我，妹果恨我，余且樂甚。蓋恨我愈甚，卽愛我益深。余無狀不能永得妹之愛，亦不敢再冀妹之愛。余死後之罪孽，或轉因妹之恨我，冥冥中爲之消滅。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爲余一生之污點，實亦前世之孽根。余雖至死並無悔心，不過以事涉於妹，以余一人之私意，奪妹之自由，強妹以所難。此實爲余之負妹處。至今思之，猶不勝懊惱也。然余當初亦爲愛妹起見，而竟以愛妹者負妹。此余始料所不及也。余今以一死報妹，贖余之罪，余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點良心，或終能見諒於妹乎！

余書至此。余心大痛。不能或字。擲筆而伏枕者良久。乃復續書。余死殆在旦暮間矣。不於此將。將余之心事。掬以示妹。後將無及。故力疾書此。妹閱之。妹當知余之苦也。余自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藥苦我。若以余所受之苦爲未足者。余不能言。而一心乃益苦。妹以余病愛護倍至。日夜不肯離。余深感妹而愧。無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與妹言。而未能遽言。余心之苦。乃臻至極點。余因欲報妹。而反以累妹。余之罪且將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擾擾。余死愈一日不可緩。而此書乃愈不能不於未死之前。忍痛疾書。然後瞑以待死。

余年花信。卽喪所天。寂處孤幃。一空塵障。縷縷情絲。已隨風寸斷。薄命紅顏。例受摧折。余亦無所怨也。孰知彼蒼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猶不止此。復從他方面施以種種播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余情如已死之灰。而彼竭力爲之挑撥。使得復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爲之鼓盪。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余生作孀雌。尤欲余死爲冤鬼。不如此不足以死余也。自計一生。此百結千層至厚極密之情網。出而復入者。再前之出。爲幸。出後之入。乃爲深入。既入之後。漸縛漸緊。永無解脫之希望。至此。余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顛倒而已。余之自誤。耶。人之誤余。耶。余亦茫然。然無論自誤被誤。同一誤耳。同一促余之命耳。今已有生。無幾去。死。匪遙。彼至忍之天公。與萬惡之情魔。目的已達。可以拍掌相賀。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之中。所以處余者。乃若是其慘酷也。

此事首尾情節。頗極變幻。此時余亦不遑細述。妹後詢夢。可得其詳。今欲爲妹言者。余一片苦心。固未嘗有。

負於妹耳。妹之姻事，余所以必欲玉成之者，余蓋自求解脫而實亦爲妹安排也。事成之後，妹以失却自由，鬱鬱不樂。余心爲之一懼，而彼夢霞復抵死相纏，終不肯移情別注。余心更爲之大懼。蓋余已自誤，萬不可使妹亦因余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絕夢霞戀余之心。於是余之死志決矣。移花接木，計若兩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

上所言者，卽余致死之由。然余幸無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癡情，遽罹慘劫。此一死非洵情聊以報妹，且以謝死者耳。余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願。余死而余之宿孽可以清償，余之餘情可以拋棄，以余之遭遇，直可爲普天下古今第一個薄命紅顏之標本。復何所戀而寶貴其生命哉！妹閱此，當知余之所以死，莫以余爲慘死之人，而以余爲樂死之人，則不當痛余之死，惜余之死，且應以余得及早脫離苦海而爲余賀也。余固愛妹者，妹亦愛余者，姑嫂之情，熟於姊妹。十年來耳鬢磨，蘭閨長伴，妹無母，余無夫，一樣可憐，虫幾爲同命鳥。妹固不忍離余而去，余亦何忍棄妹而逝哉！然而筵席無不散之時，楸枰無不了之局，余已作失羣之孤雁，妹方爲出谷之雛鶯。春蘭秋菊，早晚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互異。余之樂境已逐華年而永逝，妹之樂境方隨福命以俱長。則余與妹之不能久相與處者，命也，亦勢也。然余初謂與妹不能長聚而孰知與妹竟不能兩全也。今與妹長別矣。與使余忍恥偷生，而使妹之幸福，因以減缺，則余雖生何樂？且恐其苦有更甚於死者。蓋此時妹之幸福完全與不完全，實以余之生死爲斷。余生而妹苦，余亦並無樂趣。無寧余死而妹安，余亦可了情癡也。余

言至此畢矣。尙有一語相要。余不幸爲命所磨。爲情所誤。心雖糊塗。身猶乾淨。今以一死保全妹。一生之幸福。妹能諒余苦心。幸爲余保全死後之名譽也。至家庭間未了之事。情關骨肉。妹自能爲余了之。毋煩余之喋喋矣。

第二十八章 斷腸

黑痕慘淡。語意酸辛。此一幅斷腸遺稿。字字皆血淚鑄成。筠情閱之。乃恍然於梨娘之所以死。初不料貞潔如梨嫂。亦有此放佚之行也。旣而歎曰。韶華未老。歡愛已乖。蓮性雖馴。藕絲難殺。深閨寂處。傷如之何。名士坎珂。佳人偃蹇。相逢遲暮。未免情牽。此不足爲梨嫂病也。况乎兩下飄零。相憐同命。一身乾淨。未染點污。雖涉非分之譏。要異懷春之女。發乎情。止乎禮。義感以心。不以形迹。還珠有淚。贈珮無心。其癡情可憫。其毅力足嘉。彼司馬文君。應含羞千古矣。惜乎設想痴時。忽生幻想。癡情深處。未脫俗情。太空無物。着來幾點浮雲。底事干卿吹皺一池春水。地老天荒。已癡矢來生之願。桃僵李代。欲強全今世之緣。而余也。以了無關係之身。爲他人愛情之代價。以姻緣簿作如意珠。此實用情之過。亦不思之甚矣。雖然。嫂固愛我者也。因愛我而發生此事。因愛我而成此緣。其心可諒。而其情尤可感也。卒也逆知事無結局。先自殺以明志。我未爲人作嫁。人已由我而死。在彼則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在我。則失其所愛。能不傷心痛哉。梨嫂真教人感恨俱難矣。嫂乎。汝爲我而棄其生命。我安忍賣嫂以求幸福休矣。我何惜此薄命微軀。而不爲愛我者殉耶。感念至此。寸寸柔腸。如着利剪。不覺撫棺大慟。一聲愛嫂淚

若。縵。麼。嗟。乎。筠。倩。之。心。傷。筠。倩。之。命。短。矣。

風。雪。天。寒。棠。梨。花。死。這。番。青。鳥。使。化。作。白。衣。人。夢。霞。夢。霞。得。此。可。驚。可。痛。之。慘。耗。其。將。何。以。爲。情。耶。方。其。得。梨。娘。書。也。知。其。病。知。其。病。且。危。而。苦。不。能。行。尤。苦。不。能。答。耐。來。幾。日。工。夫。鬱。住。一。腔。心。事。猶。冀。東。皇。偶。發。慈。悲。諒。持。此。瘦。弱。之。花。魂。不。令。其。遽。被。東。風。吹。斷。而。執。意。紅。顏。老。去。竟。不。及。待。到。春。殘。驚。心。觸。目。之。死。耗。乃。與。病。者。之。手。書。繼。續。而。呈。於。癡。望。者。之。眼。簾。

節。屆。元。辰。人。多。喜。氣。夢。霞。方。與。家。人。骨。肉。食。歡。喜。團。圓。而。一。幅。素。綫。突。然。飛。至。無。邊。哀。痛。乃。卽。以。元。旦。日。爲。開。始。之。期。夢。霞。訂。婚。後。嘗。繩。梨。娘。之。賢。於。家。人。今。聞。其。死。無。不。扼。腕。歎。惜。老。母。心。慈。亦。賙。下。幾。點。眼。淚。夢。霞。此。時。驚。與。痛。均。達。至。極。點。幾。疑。身。入。夢。境。非。復。人。間。人。受。劇。烈。之。痛。苦。而。可。以。言。可。以。哭。則。其。痛。苦。因。能。洩。卽。能。漸。減。若。所。受。者。爲。無。名。之。痛。苦。既。不。能。言。又。不。能。哭。激。刺。於。外。鬱。結。於。中。有。恨。自。飲。有。淚。自。咽。痛。心。疾。首。莫。可。名。言。則。其。痛。苦。終。不。能。洩。遂。終。不。能。減。其。最。後。之。痛。苦。則。或。病。或。病。其。次。者。或。成。癩。癩。之。疾。或。作。逃。禪。之。想。終。身。不。能。回。復。其。有。生。之。樂。趣。如。夢。霞。者。卽。其。人。矣。

一。聲。去。了。咽。住。喉。嚨。欲。放。聲。一。慟。則。恐。家。人。生。疑。而。目。瞪。口。呆。鼻。酸。心。刺。并。人。世。間。無。盡。之。歡。娛。亦。不。能。償。此。時。霞。夢。一。刻。之。痛。苦。淚。潮。有。信。若。相。候。於。兩。眶。間。欲。強。自。遏。制。而。一。霎。時。推。波。助。瀾。不。知。不。覺。間。已。泛。濫。於。目。眶。之。外。良。久。歎。息。語。家。人。曰。余。非。痛。死。者。痛。生。者。耳。六。旬。衰。老。痛。抱。喪。明。僅。此。遺。骸。尙。不。能。承。歡。終。老。孫。未。成。人。女。未。

嫁哀笑。獨極人世之慘境矣。繼請於母。欲親往弔奠。母曰。崔家舊屬段孽。今又新聯秦晉。遭斯慘變。苦煞老翁矣。兒欲往唁禮也。余何阻焉。乃草草具贖儀。覓舟子。詰朝遂行。

片帆無恙。前路已非一葉扁舟。又載征人遠去。兩行別淚。竟隨江水長流。痛哉。此行如登鬼域。此七、八十里之程。在夢霞不啻以冥冥之泉路視之矣。使前日聞病。卽往則藥烟淚雨之中。猶及見伊人一面。今何及矣。然而早風擊雨。苦摧短命之花。三岸十洲。難覓返魂之藥。相見更難乎。爲別目睹。尤慘於耳聞。我且不及見。梨娘死之爲夢霞幸也。所痛者相知未及一年。此恨遽成千古。梨娘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知心之人。則梨娘之死。實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痛心之事。而意中好事方期。秋月重圓。劫後餘花不道。春風再肅。病不知其由。死不在其側。殮不憑其棺。天公作惡。刻扣良緣。平時會少離多。并此最後之死別。亦故斬之而不與。此尤爲痛之不可解者。而今日者。煙波一桌。不爲問津之漁郎。翻作登門之弔客。俯聽江流。幾聲嗚咽。舉頭天際。一色杳茫。水複山重。化作愁城。恨海而江花汀草。點綴閑情。鷗港漁磯。別饒野趣。一路江春。早景大足以娛行客。在夢霞視之。則形形色色。皆組織愁絲之資料。招徠愁魔之媒介也。

人來前度。魂斷當年。夢霞之泛。桌荅湖。今日爲第四次矣。者番意興大異。從前恨與時積。情隨境遷。昔日之行。無殊身到桃源。步步趨入佳境。今日之行。恰是身臨蒿里。行行漸近。愁關故昔日之行。惟恐其遲。今日之行。則惟恐其速。可恨江神不解事。今朝偏助一帆風。僅半日許。而數十里之長途。瞥然過去。人世間有一無二。至慘至痛之

境已黯。然呈於夢。霞之眼。前矣。

野渡無人。衡門在望。有一物焉。隨風飄揚。於屋角。簷梢。翩躚。作態。遠望之。疑爲白蝴蝶之飛舞。又如酒家。招客之。青帘。此何物耶。此非喪家之標識耶。而謂夢霞之眼。簾能容此物耶。視此一尺布。旆而夢霞之心。旌亦隨之。而搖曳。飄飄蕩蕩。靡所底止。噫。此種境地。是人間而非人間。到此地者。殆皆尋死趣。而來其去人間。世固已遠矣。

舟無恙。客無恙。岸上之人。家無恙。天台。耶蓬。鳥耶。作客於此。遇仙於此。關詩界於此。營情窟於此。曾日月之幾何。而歡喜事去。煩惱事生。愁雲慘霧。籠罩一村矣。離恨。天耶。相思。地耶。茫茫一塊土。生離於此。死別於此。幾番悲慘之活劇。於是開場。亦是收場焉。彼鼓棹而來者。雖非此地之主人。翁而不得謂爲與此地無緣。然亦不得謂爲與此地有緣。謂爲無緣。胡爲以並無關係之人。忽焉而萍飄絮蕩。偶到是鄉。羈留於此者。一年。醉吟於此者。一年。謂爲有緣。則何以此一年之中。所遇者。皆失意之人。所歷者。皆傷心之境。過去之情懷。未來之幸福。一至此。皆消歸烏有。而維戀戀於現在之悲歡。離合。戴奈何。天唱懷儂曲。迷迷惘惘。了而不了。以一年最短促之時期。乃有此一段至複雜之情史。南國青年。竟做了潯陽白傅。月底西廂。忽變了夢裏南柯。然則斯地也。乃情天之幻境耳。入幻境者。無不爲幻境所迷。身心俱爲幻境所束縛。迨至參透個中幻象。欲跳出幻境範圍。而軀壳雖存。靈魂已死。一生事業。強半蹉跎。猶不如飄流荒島者。處萬死一生之地。終有一線不絕之希望也。夢霞來此。在今日爲末次。此後將與此地長別。問迷津而來。航恨海而去。夢霞無恙。而平昔之氣概。之抱負。已悉爲情魔攘奪。而無餘惜哉。

此人其將長此終古乎。雖然夢霞多情，人實至情人也。天下惟至情人，必不輕殉私情。則夢霞之結果，或尙有驚人之舉在。

夢霞之來也，距梨娘之死，僅二日耳。此二日之距離，以時計之，不過四十八小時。年華之遞嬗，不常人事之變遷。太速此四十八小時中，時已隔歲人且隔世矣。似此門庭冷落，室飄搖，路人見之亦增切怛矧。當斯境者，爲個中人乎？爲多情之夢霞乎？叩門則雙扉虛掩，牆邊之睡犬不聞蒞庭。則四顧無人，枝上之棲鴉並起。淒涼狀況，觸目何堪。足爲之軟而步爲之蹇矣。登堂則老翁相見，揮淚而訴病情。入室則稚子含悲伏地而迎。弔客夢霞此時難。以慰已而轉以慰人。無以弔生更何以弔死。掛幾滴無情之酒，淚味含酸，蒸一炷斷頭之香。心灰寸死，餘藥猶存。案上之銅爐未熄，倩魂不返，棺中之玉骨已寒。死者長已矣，生者將何以爲。情恨事太無端，後事更不堪設想。淚世界非長生國，歸來歸來，今此間不可以久留。然夢霞猶未忍掉頭竟去也。

空庭如洗，冷風乍淒。撼樹簌簌，響庭之畔。荒土一坏，壘壘墳起。斷碑倚之苔蘚，延繞幾偏。四圍小草環塚，成一大大圈。幽寂不類人境。時夜將半，有人焉惘然趨赴其處，藉草爲茵，坐而哭。哭甚哀，噫此何地，斷腸地也。伊何人，卽手闕此斷腸境界，手殖此斷腸標識者也。其標識爲何？曰梨花香塚。

然則哭者爲夢霞無疑。夢霞自葬花之後，以眼淚沃此塚土者，不知其幾千萬斛。然尙有一人與夢霞同情爲夢霞。賸淚此人卽花之影也。花之魂，夢霞葬之而爲花之影者，感此葬花者而哭之。哭花之魂，哭已爲花之影也。爲

花之影。卽同花之命。花魂無再醒之時。花影安有常留之望。一剎那間。而花影花魂無從辨認。人耶。花耶。同歸此塚。彼葬花者。以傷心人而寄情於花。惜此花而葬之。不料此已死之花。竟從此與之不絕關係。香泥一掬。遂種孽因。始則獨哭此花。繼則與人同哭此花。今則復哭此同哭此花之人。花魂逝矣。花影滅矣。哭花以哭人。復哭人以哭花。兩重哀痛。併作一至。在此而夢霞之淚所餘。能有幾耶。嗚呼。花可活而人不蘇。淚有盡而恨無窮。而此一部悲慘之玉梨魂。以一哭開局。亦遂以一哭收場矣。

第二十九章 日記

余書將止於是。而結果未明。未免留閱者以也。餘不盡之恨。爰濡餘墨。讀記如下。恨余筆力脆弱。不能爲神龍之掉也。

余與夢霞。無半面之識。此事蓋得之於一友人之傳述。此人與夢霞有交誼。固無待言。且可決其爲與是書大有關係之人。蓋夢霞之歷史。知之者曾無幾人。而此人能悉舉其隱。以告余。其必爲局中人無疑也。閱者試掩卷一思。當卽悟爲石癡矣。

石癡者。某六年前之同學也。余家琴水。石家蓉湖。散學後天各一方。不復知其蹤跡。庚戌之冬。余自吳門歸。案頭得一函。乃自東京早稻田大學發者。函外附紙。裏一類印刷品。啓視之。殊非是。乃絕妙一部哀情小說資料也。函卽石癡所貽。外附之件。卽爲玉梨魂之來歷。茲將石癡函中與吾書有關係者。節錄如左。

……何君夢霞古之傷心人也。去年掌教吾鄉，因與相識，爲人放誕不羈，風流自賞，豐於才而嗇於命，富於情而慳於緣，造物不仁，置斯人於愁城恨海之中，假蹇佗僂躑躅，籠東負狂呼，書空咄咄，賈生流涕，抱孤憤以難鳴，苟情傷神，負癡情而莫訴，茫茫若此，俚俚何之，殊可歎也。所幸者元龍豪氣，猶存司馬雄心，未死身陷情關，卒能自拔，雖歎鬱抑落落寡歡，而珍重此身，猶足繫蒼生之望。今其人亦在東京，每與余道及前事，輒油哭不置，旣忽慨然謂余曰：若人因愛余而致死在義，余亦應以一死相報。然男兒七尺軀，當爲國效死，烏可輕殉兒女子之癡情？且若人未死之前，固嘗勸余東游爲將來奮飛計，今言猶在耳，夢已成烟，余之忍痛抱恨，卽來此者，卽從其昔日之言，暫緩須臾，毋死冀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己於地下耳。余聞其言，深服之。夢霞蓋至情中人，能以身役情，而不爲情所役，比之負心薄倖之徒，固判若霄壤。卽彼瑯琊之情死寶玉之逃禪，等性命於鴻毛，棄功名如敝屣，雖一往情深，畢竟胸懷太窄，未能將愛情之作用鑒別其大小權衡，其輕重也。余愛夢霞，余佩夢霞，余於是欲將其歷史著之於篇，可作青年之鏡，而愧無妙筆，負此良材，率爾操觚，轉以抹煞一段風流佳話。素知君有東方仲馬之名，善寫難言之情，慊故將其人事錄以寄君，請君以纏綿之筆寫成一篇，可歌可泣之文章，可以博普天下才子佳人同聲一哭，君亦多情，人當樂於伸紙抽毫爲情人寫照也。是編一出，洛陽紙貴矣。余華幄手盥薔薇之露，眼洗雲水之光，以待新編之出世……

余讀石癡書復閱其所述夢霞之歷史辭氣抑揚之際所以傾倒斯人者備至余當時竊有所疑以梨娘待彼之

情若是其深摯。夢霞始則挑之。終則死之。既以越分玷梨娘。復以虛名誤筠倩。至於香消玉碎。伯仁由我而亡。爲夢霞者。追韓憑化蝶之蹤。以一死報知己。尙不失爲愛力界中一敢死之健將。今乃偷息人間。遁跡海外。明明已作王魁。復託詞以自遁。此實無賴之尤。何得謂爲情種。余以是心鄙其人。遂無意徇石癡之情。且石癡之書。僅述至梨娘之死。而於筠倩結果。則付闕如。雖飄泊孤花。其運命不難推測。而全書既爲實錄。若稍有臆造。卽足掩其真相。若置之夏五郭公之列。則關節屬於緊要。佚之卽不成完璧。職是之故。余乃不願浪費閒筆墨。寫此斷碎破裂之情史。適以滋閱者之感。而爲通人所譏也。

擱置既久。遂不復省憶。而余也歷碌風塵。東奔西逐。亦不獲閉戶閒居。從事塗抹。几案生塵矣。越一年。義師起。武漢間。海內外愛國青年。雲集影從。以文弱書生。荷槍挾彈。從容赴義者。不知凡幾。後有友人黃某自鄂歸。爲余道戰時情狀。言是役也。革命軍雖勇氣百倍。而從軍者多自筆陣中來。棄三寸毛錐。代五响毛瑟。腕弱力微。槍法又不熟諳。徒憑一往直前之概。衝鋒陷陣。視死如歸。往往槍機未撥。而敵人之彈。已貫其腦。而洞其胸矣。血肉狼籍。肢體縱橫。厥狀至慘。曾親見一人。類留學生。面如冠玉。其力殆足縛鷄。時已身中數彈。血濡盈袴。猶舉槍指敵。連發。噫。三人然後擲槍倒地。身斃。歎。動余遠在百碼以外。望之殊了了。中心震悼。俟敵已去遠。趨詢所苦。其人瞠目直視。良久。言曰。君操吳音。非江蘇人乎。余亦蘇產。與君誼屬同鄉。今創甚。已無生望。懷中有一物。死後乞代取之。余方欲就問姓名。而氣已絕矣。檢其衣囊。得小冊一。余卽懷之而歸。至其遺骸。後有一老教士。收而埋諸教室之

側不知誰家少年郎棄其父若母妻若孀身槍林彈雨之中其存其沒家莫聞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言之殊淒人心脾也

余友述至此卽出其所得小冊示余翻閱未半余忽有所省蓋上半冊皆詩詞係死者與一多情女子唱和之作題曰「雪鴻淚草」惟兩人皆不署名情詞哀豔使人意消而余閱之恍如陳作余腦海中已早有諸詩之餘韻纏綿繚繞於其間不知於何處見過力索之恍惚石癡書中彷彿曾有是作因於故紙堆中檢得石癡函與是冊參閱之若合符節噫異哉死者其果爲何夢霞耶

石癡前函既詳述其事此一冊又取諸其懷則死者非夢霞而誰歟夢霞死矣夢霞殉國而死矣余曩之所以不滿於夢霞者以其欠梨娘一死耳孰知一死非夢霞所難徒死非夢霞所願彼所謂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己者其立志至高明其用心至堅忍余因不識夢霞故以常情測夢霞而疑其爲惜死之人負心之輩固安知一年前余意中所不滿之人卽爲一年後革命軍中之無名英雄耶吾過矣吾過矣今乃知夢霞固磊落丈夫梨娘尤非尋常女子無兒女情必非真英雄有英雄氣斯爲好兒女梨娘初遇夢霞之後卽力勸東行以圖事業彼固深愛夢霞不忍其爲終窮天下之志士心事何等光明識見何其高卓柔腸俠骨兼而有之夢霞不能於生前從其言而於死後從其言暫忍一死卒成其志此一年中之臥薪嘗膽苦心孤詣蓋有較一死爲難者夫殉情而死與殉國而死其輕重之相去爲何如曩令夢霞竟死殉梨娘作韓憑第二不過爲茫茫情海添一個鬼魂莽莽乾

坤留一椿恨事而已。此固非夢霞之所以報梨娘而亦非梨娘之所望於夢霞者也。天下惟至情人乃能一時忽。然若忘情夢霞不死於埋香之日非死惜也不死正所以慰梨娘也。卒死於革命之役死於戰仍死於情也。夢霞有此一死可以潤吾枯筆矣。雖然飛鳥投林各有歸宿而彼薄命之筠倩尙未知飄泊至於何所吾書又烏能忍。然遺之。

余方欲求筠倩之結果而一時實無從問訊。夢霞之死耗余於意外得之。彼筠倩者從二人於地下乎抑尙在人間乎。非特閱者在悶葫蘆中卽記者此時亦在悶葫蘆中也。余乃欲上碧落問月下老人取姻緣簿視之又欲下黃泉謁閻羅天子乞生死籍檢之。正游思間而此小冊若詔我曰伊人消息可於此中得之。無事遠求也。迨閱至冊尾乃得一奇異之記載。

此奇異之記載上冠日期下敘事實不知所始亦不知所終閱之乃轉令人茫然疑目注之突有數字直射於余之眼簾曰「夢霞」曰「梨嫂」余乃憬然悟喟然歎曰噫筠倩真死矣此非其病中之日記耶此日記語意酸楚不堪卒讀余亦不遑詳閱但視其標揭之時日自庚戌六月初五日起至十四日止意者此日記之開局卽爲筠倩始病之期此日記之終簾卽爲筠倩臨終之語而此日記爲夢霞所得則夢霞於筠倩死後必再至是鄉收拾零香剩粉然後脫離情海飛渡扶桑此雖屬余之臆測揆諸事實蓋亦不謬然筠倩病中之情形如何死後之狀況如何記者未知其詳何從下筆無已其卽以此日記介紹於閱者諸君可乎。

六月初五日自梨嫂死後。余卽忽忽若有所失。余痛梨嫂。余痛梨嫂。之爲余而死。余非一死無以謝梨嫂。今卑病矣。此病卽余亦不知其由。然人鮮有不病而死者。余旣求死。烏得不病。余旣病。則去死不遠矣。然余死後。人或不知余之所以死。而疑及其他。到余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苟生一日。可以扶枕握管者。當作一日之日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尙流。此方方之硯尖尖之筆。殆終成爲余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恆言不自由。寧死。余卽此言之實行家也。憶余去年此日。方爲鵝湖女校之學生。與同學諸姊妹。課餘無事。聯袂入操場。作種種新遊戲。心曠神怡。活潑潑地。是何等快樂。有時促膝談心。憤家庭之專制。慨社會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爲己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會幾何時。而人世間極不自由之事。竟於余身親歷之。好好一朵自由花。遽墮飛絮。輕塵之劫。強被東風。羈管快樂。安在希望。安在從。此余身已爲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鵝湖校中。遂絕余蹤跡矣。迄今思之。脫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時已畢所業。或留學他邦。或掌教異地。天空海闊。何處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鬱以死。抑又思之。脫余前此而不出。求學者。則余終處於黑暗之中。不知自由爲何物。橫逆之來。或轉安之若泰。余又何至抑鬱而死。而今已矣。大錯鑄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華。一心願謝夫世緣。孤處早淪於鬼趣。最可痛者。誤余而制余者。乃出於余所愛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許多離奇因果。委曲心情。卒之爲余而傷其生。此更爲余所不及知。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慘。余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嫂。且亦不敢怨夢霞也。彼夢霞者。亦不過

爲情顛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於胡地矣。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唉。可憐。蟲。可憐。蟲。何苦。何苦。

初七日。余病五日矣。余何病。病無名。而瘦骨稜稜。狀如枯鬼。久病之人。轉無此狀。余自知已無生理矣。今晨強起臨窗。吸受些兒新空氣。胸膈間稍覺舒暢。而病軀不耐久立。搖搖欲墜。如臨風之柳。久乃不支。復就枕焉。舉目四矚。鏡臺之上。積塵盈寸。蓋余未病之前。已久不對鏡理粧矣。此日容顏更不知若何憔悴。恐更不能與簾外黃花商量。肥瘦矣。美人愛鏡。愛其影也。余非美人。且已爲垂死之人。此鏡乃不復爲余所愛。余亦不欲再自見其影。轉動余自憐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初八日。昨夜又受微寒。病進步益速。寒熱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熱勢稍殺。人始清醒。老父以醫來。留一方。家人市藥煎以進。余乘間傾之。未之飲也。夜安睡。尙無苦。

初九日。晨寒熱復作。頭涔涔然。額汗出如瀉。余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領略。此中況味者。卒乃脫離病域。一瞬不視。余欲就死。不能不先歷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經之塔級耶。死非余所懼。而此病中之痛苦。日甚一日。余實無能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陰靈不遠。其鑒余心。其助余之靈魂。與軀壳戰。

初十日。傷哉。無母之孤兒也。人誰無父母。父母誰不愛其兒女。而母之愛其所生之兒。往往甚於其父。余也不幸。愛我之母。撇余已七年。知笑笑孤影。與兄嫂相依。乃天禍吾宗。阿兄復中道夭折。夫兄之愛余。無異於母也。

母死而受余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愛余者。益寥寥無幾矣。豈料天心刻酷。必欲盡奪余之所愛者。使余於人世間。無復生趣。而後已。未幾而數年來相處如姊妹之愛。嫂又隨母。兄於地下。敝天倫之樂矣。今日余病處一室。眼前乃無慰余者。此幽邃之曲房。幾至終日無人過問。脫母與兄嫂三人中。有一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余處此萬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余因思余之死。母復思余之生。父老矣。十年以來。死亡相繼。門戶凋零。老懷可云至惡。設余又死者。則歡承色笑。更有何人。風燭殘年。其何能保余念及斯。余乃復希望余病之不至於死。得終事余之老父。而病軀萎損。朝不及夕。此願殆不能遂。傷哉。余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怨兒之無力與命爭也。

十一日。醫復來。余感老父意。乃稍飲藥。然卒無效。老父知余病亟。頻入視余。時以手按余之額。覘冷熱之度。狀至憂急。余將死。復見余親愛之父。余心滋痛矣。

十二日。今日乃不能強起。昏悶中合眼。卽見余嫂。豈憶念所致。抑精誠所結。耶。泉路冥冥。知嫂待余久矣。余之歸期。當已不遠。余甚盼夢霞來。以余之衷曲示之。而後目可瞑也。余與彼雖非精神上之夫妻。已爲名義上之夫妻。余不能愛彼。卽彼亦未必能愛余。然余知彼之心。未嘗不憐之惜之也。余今望彼來。彼固未知余病。烏能來。卽知余病。亦將漠然置之。又烏能來。余不久死死後。彼將生若何之感。情余已不及問。以余料之。彼殆無餘淚。哭其未婚之妻矣。余不得已。竟長棄彼而逝。彼知之。彼當諒余。諒余之爲嫂而死也。

十三日、余病臥大暑中、乃不覺氣候之炎、蒸余素畏熱、今則厚擁重衾、猶嫌其冷、手撫胸頭、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繭之僵蠶矣、醫復來診視、畢面有難色、躊躇良久始成一方、竊矚婢媼不知作何語、然可決其非吉利語也、是日老父乃守余不去、含淚謂余曰、兒失形矣、何病至是、余無語、余淚自枕畔曲曲流出、濕老父之衣襟、痛哉、余心實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余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喉頭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寒、作吳牛之喘、若有人扼余吭者、其苦乃無其倫、老父已爲余致書夢霞、余深盼夢霞來而夢霞遲遲不來、余今不及待矣、余至死乃不能見余夫一面、余死何能瞑目、余死之後、余夫必來余之日、記必能入余夫之目、幸自珍重、勿痛余也、余書至此、已不能成字、此後將永無握管之期、

第三十章 憑弔

此篇日記筆跡與上半冊相符、係夢霞手鈔、非筠倩親筆、而日記之末、尙有夢霞附記數語、因并錄之、寥寥百餘字、亦以見夢霞固未嘗忘情於筠倩也、

此余妻之病中日記也、余妻年十八、沒於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記絕筆於十四、蓋其後三日、正病劇之時、不復能作書也、余聞病耗稍遲、比至已不及與余妻爲最後之訣別、聞余妻病中日望、余至死時尙呼余名、此日記則留以貽余者、余負余妻、余妻乃能曲諒余心、至死不作怨語、余生無以對之死、亦何以慰之耶、無才

薄命不祥身直遭凶災到玉人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余妻之死余死之也生前擔個虛名死後淪爲孤鬼一場慘劇遽爾告終余不能卽死以謝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謝余妻行矣行矣會有此日死而有知離恨天中爲余虛一席焉可也

轉纏綿淒涼悱惻余讀筠情之日記余爲筠情傷矣一枝木筆未受東風吹拂遽遭苦雨摧殘筠情之薄命與梨娘同筠情之遭際殆較梨娘而尤酷夢遺情種也亦情魔也因鍾情於一人復牽連及於一人顛倒情緣離奇因果以誤用其情之故卒使玉人雙殞好夢成空鐵血孤埋征魂不返茫茫萬古銷不盡者相思草草一坏填不平者長恨余亦傷心人寫此斷腸史事不相干情胡能已擲筆歎歎誠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余書今可與諸君告別矣然佳人才子結果固已如斯彼窮老孤兒近狀又復奚若是不可不窮其究竟以收拾此一局殘棋也梁谿琴水猶邾魯耳余何惜費幾日之工夫作一番之偵探意既決乃獨駕扁舟作菴糊之游余之此行擬先訪石癡因介紹見崔翁可得余意中所欲知者設石癡而不遇則余將失望余於崔氏素無瓜葛未便造廬而謁也比至則石癡負笈歸來尙未及旬日見余頗愕錯余與石癡別七年矣歲月漸增形容都改乍見幾不相識焉旣而開樽話舊倍極留連石癡因詢余來意余曰余此來爲君去歲一封書耳石癡初若不省憶者尋思半晌乃曰有之託君之事今若何矣能以全豹示我否余乃告以前此擱置之故石癡默然余卒然問曰今其人安在耶石癡曰武漢事起留學生紛紛歸國夢霞先余行半月臨別爲余言此行或不返里當效力於民軍

僕余素志。今別近匝。月尙未知其消息。君不來。余方擬買棹往伊家一探也。余曰。夢霞蹤跡。余頗知之。余尙欲請君觀一物也。探懷出小冊授石癡。石癡閱未數行。卽訝曰。此夢霞之袖中祕也。在東京時。彼曾以出示余。君於何處得之。余黯然曰。夢霞死矣。

石癡大驚。轉詰余君言云。何余乃以武昌歸友之言。詳爲石癡道。且曰。此一冊。經滄海。歷戰場。余友得之。於鎗林彈雨之中。卒輾轉而入於手。執牽引之。孰介紹之。此中或非無意。不然。武漢之役。少年仗義之徒。不著姓氏。輕擲頭顱者。衆矣。而夢霞獨藉一小冊子。留遺於世。其名遂不至湮歿而無聞。或者彼已死之梨娘。一縷芳魂。常繞情人左右。冥冥中陰爲布置。俾其所愛者之奇情偉績。得藉文士之筆墨。傳播於人間。事非偶然也。石癡聞言。慨焉歎息。曰。彼別余時。侃侃數言。余早知其必能實行其志。今果烈烈轟轟。流血而去。渠死可以無恨。而此小冊。旣入君手。則爲死者表揚。君不得辭其責。前函具在。事迹可稽。今有此一死。更足令全書生色。何以濡染大筆。踐余昔日之請矣。余應曰。唯唯。

旣而請於石癡曰。余尙有所詢。彼黃髮垂髻。無恙耶。石癡愀然曰。崔翁乎。骨已朽矣。言之殊惻人懷。自梨筠二人相繼殞謝後。彼豐鑠之老翁。乃若碩果之僅存。老境太覺不堪。未幾卽感疾死。渠家戚族無多。翁死遂無人主持。僅有外戚某氏。遠隔城鄉。聞訃奔至。後經衆提議。將鵬郎寄養於某氏。遺產亦委某氏代爲經理。俟成人授室後。再整舊日門庭。議旣決。某氏遂攜鵬郎去。其遺宅則由某氏僱僕媪二人以守之。幸未至鞠爲茂草。數年之間。一

家盡毀吾鄉中死亡之慘衰敗之速殆未有若彼家之甚者想君聞之亦當生一種滄桑之感也余喟然曰興廢不常盛衰有準循環往復理所必然積善之家餘慶未絕有佳兒在遲以十年夏少康中興之業成矣石癡頷余言復曰君既來此有意至夢霞葬花處一弔埋香遺跡乎余當導君往余曰甚願此去或拾得零香剩粉歸可爲余齎煞尾着一點江上青峯也

幾株敗柳一曲清溪老屋數椽重門深鎖時值孟冬百草皆死門以外一片荒蕪不堪入目境地至爲幽寂石癡語余曰此卽崔氏之舊居也夢霞寓此時余常來此今絕迹者已年餘矣此其後舍守者卽居於此前門則久爲鐵將軍所據無人問津門上恐已生莠草也且行且語已至門次石癡舉掌叩門作敗鼓聲良久有老嫗拔關出見余等注視不語若甚訝來客之突兀者旋問曰客來何事殆訪崔家舊主人乎惜來遲一年今渠家已無人矣石癡曰姥姥不識我耶嫗熟視石癡乃笑曰君非秦公子耶余老眼花矣石癡告以來意嫗卽導余等入內過一小圃晚菘盈畦青滑可搨曲折達一書舍室門上加以鎖積塵封焉前有庭庭廣不足一畝庭中景象絕類古剎牆階之上徧鋪苔衣不露一罅縫痕蓋絕人迹者久矣石癡引余至一處有土墳起巖然成小阜云卽夢霞葬花處欲尋碑石則已不見殆歷時既久爲地心吸力所吸入歟抑爲人攜去珍之爲秦磚漢瓦歟不可得而知塚上短草芄芃生意歇絕草根之下槁泥凝結成小塊無數彷彿猶有傷心人血淚痕也憑弔久之徬徨四顧余突謂石癡曰君誑我空庭如洗安有所謂梨花與辛夷耶石癡曰異哉是誠有之今何并枯枝敗葉亦俱杳然意者美

人○已○返○落○臺○而○此○美○人○之○靈○根○亦○爲○司○花○吏○拔○去○移○植○天○上○耶○因○呼○嫗○問○之○嫗○言○聞○前○庭○中○實○有○二○樹○梨○夫○人○死○後○春○來○梨○樹○卽○不○發○花○辛○夷○雖○吐○蕊○亦○不○能○如○往○年○之○盛○是○年○六○月○筇○姑○娘○又○死○二○樹○均○日○就○枯○萎○柔○條○曼○葉○失○盡○舊○觀○比○老○主○人○死○余○等○來○時○僅○見○枯○幹○兩○株○兀○然○直○立○枝○葉○皆○化○爲○烏○有○問○枯○幹○何○在○則○曰○已○斫○作○柴○燒○矣○余○曰○惜○哉○是○亦○焦○桐○之○類○也○草○木○無○知○乃○爲○人○殉○斯○真○所○謂○情○種○矣○子○然○一○枯○幹○大○足○以○供○後○人○之○憑○弔○何○物○老○嫗○大○煞○風○景○此○已○死○之○情○根○尙○不○能○久○留○於○世○彼○癡○男○怨○女○情○死○情○生○宜○其○一○霎○時○便○成○爲○情○史○上○之○人○物○也○與○石○癡○歎○息○者○久○之○

余○旋○指○書○舍○問○石○癡○曰○此○卽○夢○霞○寓○居○之○所○耶○石○癡○曰○然○余○昔○年○時○與○夢○霞○促○坐○閒○談○於○此○猶○憶○某○年○秋○余○訪○夢○霞○夢○霞○貰○酒○留○飲○半○酣○夢○霞○指○庭○畔○香○塚○語○余○曰○此○余○之○埋○愁○地○銷○魂○窟○也○余○死○苟○得○埋○骨○於○此○則○此○身○長○伴○花○魂○死○可○無○恨○又○指○庭○前○二○樹○謂○余○曰○此○余○之○膩○友○亦○余○之○愛○妻○也○林○和○靖○妻○葛○綠○華○爲○千○秋○佳○話○余○今○妻○此○二○花○和○靖○且○輸○余○豔○福○矣○言○已○大○笑○復○曰○明○年○此○花○開○時○君○能○歸○來○當○再○與○君○對○花○痛○飲○一○醉○以○餘○漉○澆○花○爲○二○花○壽○噫○孰○知○酒○杯○纔○冷○人○事○已○非○人○既○云○亡○花○亦○不○壽○徒○剩○傷○心○之○境○地○尙○入○余○之○眼○際○情○長○緣○短○室○邇○人○遙○既○含○宿○草○之○悲○再○下○哭○花○之○淚○余○獨○何○人○乃○能○堪○此○自○今○以○後○亦○不○能○再○至○是○間○矣○石○癡○言○時○淚○盈○襟○袖○余○至○此○亦○覺○觸○目○淒○涼○百○感○交○集○恨○無○以○塞○石○癡○之○悲○也○

石○癡○復○令○嫗○啓○書○室○門○與○余○俱○入○則○見○塵○埃○滿○地○桌○椅○俱○無○窗○上○玻○璃○碎○者○碎○不○碎○者○亦○爲○塵○所○蒙○非○復○光○明○本○

質石癡。一指示。余此夢。霞下榻處。此夢霞設案處。此余與夢霞對飲處。四顧壁立。空無一物。惟門側倚一敗字。紙充實其中。石癡就而翻檢焉。室中空氣惡濁。余不能耐。呼石癡曰。去休。是間不可以少駐矣。石癡忽檢得一紙。欣然向余曰。君試閱之。此情天劫後之餘灰也。余受而審視。上有秋詞二闋。詞曰。

秋光驚眼。將前塵後事。思量都遍。極目處。一片苔痕。記手折梨花。那時曾見。病葉西風。這六第光陰。輕變算相思。只有三寸瑤箋。與人方便。蓬萊水清且淺。只魂飛夢渡。來去無間。最難是。立盡黃昏。知對月長吁。一般難免。薄命牽連。真憐惜。空深依戀。還只恐。未償宿債。今生又欠。右調解連環。

舊恨猶長。新愁相接。眉頭心上。頻攢獨客。空齋孤枕。伴清寒。醉時解下青衫。看數淚點。曾無一處。乾道飄零。非計秋風。菰米強勤加餐。老去秋娘。還在總是一般淪落。薄命同看。憐我憐卿。相見太無端。癡情此日。渾難懺恁。一枕梨雲。夢易殘。算眼前無恙。夕陽樓閣。明月闌干。右調送入我門來。